

解註話白 · 照對文言



聊齋誌異之一

宮

天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9 2379B

聊齋誌異之一

天宮

許嘯天譯註

羣學書店出版

聊齋誌異之一
天官

每冊實價

版權所有 · 翻印必究

譯註者
出版者
發行者

許

嘯

天

羣

學

書

店

羣

學

書

店

總發行所
山東路中保坊
四馬路二七七號

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出版

白文對照
白話詳註
聊齋誌異之一

天宮

細柳

天宮

馬介甫

顏氏

菱角

邢子儀

陳錫九

崔猛

王桂菴

目次

..... 一〇二

..... 八八

..... 七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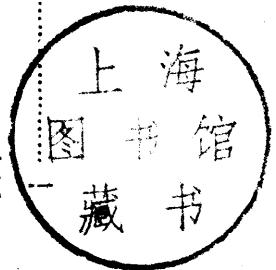
..... 六九

..... 六二

..... 五五

..... 二一

..... 一三



224776

420 藝文

目次

二

寄生 一一四

級鍼 一二六

段氏 一三六

白言文對照
話註解
聊齋誌異之一

天宮

原著者蒲留仙
譯註者許嘯天

細柳

細柳娘，中都之士女也；或以其腰嬈可愛，戲呼之細柳云。柳少慧，解文字，喜讀相人書，生平簡默，未嘗言人臧否。但有問名者，以求一親窺其人，閱人甚多，但言「未可」。——而年十九矣。父母怒之，曰：「天下迄無良匹，汝將以了角老耶？」女曰：「我實欲以人勝天，顧久而不就，亦吾命也！」今而後，請惟父母之命是聽。」時有高生者，世家名士，聞細柳之命，委禽焉。既醮，夫妻甚得，生前室有遺狐，小字長福，時五歲，女撫養周至。女或歸甯，福輒號啼從才，呵遺所不能止。年餘，女產一子，名之長怙，生間命名之義，答言：「無他，但望其長依膝下耳！」

女於女紅疎略，常不留意；而於畝之東南，務之多寡，按籍而問，惟恐不詳。久之，謂生曰：「家中事

請置無顧，待妾自爲之，不知可當家否？」生如言，半載而家無廢事，生亦賢之一日。生赴隣村飲，適有追逋賦者，打門而醉，遣奴慰之，弗去，乃趣僮召生歸。隸既去，生笑曰：「細柳，今始知慧女不若癡男耶？」女聞之，俯首而哭，生驚，挽而勸之，女終不樂。生不憚以家政累之，仍欲自任，女又不肯，晨興夜寐，經紀彌勤，每先一年，卽儲來歲之賦，以故終歲未嘗見催租者一至其門。又以此法計衣食，由此用度益紓，於是生乃大喜，嘗戲之曰：「細柳，何細哉？眉細腰細，凌波細，且喜心思更細！」女對曰：「高郎，誠高矣！品高，志高，文字高，但願壽數尤高！」村中有貨美材者，女不惜重直致之，價不能足，又多方乞貸於戚里，生以其不急之物，固止之，卒弗聽。蓄之年餘，里有喪者，以倍貨贖諸其門，生利而謀諸女，女不可，問其故，不語，再問之，熒熒欲涕，心異之，殊不忍重拂焉，乃罷。

又踰歲，生年二十有五，女禁不令遠遊，歸稍晚，童僕招請者，相屬於道，於是同人咸戲謗之。一日，生如友人飲，覺體不快而歸，至中途墮馬，遂卒。時方溽暑，幸衣衾皆所昔備，里中殆共服細娘智。

福年十歲，始學爲文，父既歿，嬌惰不肯讀，輒亡去，從牧兒遊，譙詈不改，繼以夏楚，而頑冥如故。母無奈之，因呼而諭之曰：「既不願讀，亦復何能相強？但貧家無冗人，可更若衣，便與僮僕共操作，不然，鞭打勿悔！」於是衣以敗絮，使牧豕，歸則自掇陶器，與諸奴啖餽粥。數日，苦之，泣跪庭下，願仍讀，母返

身向壁，置不聞。不得已，執鞭啜泣而去。殘秋向盡，體無衣，足無履，冷雨沾濡，縮頭如丐。里人見而憐之，納繼室者，皆引細娘爲戒，嘖有煩言。女亦稍稍聞之，而漠不爲意。福不堪其苦，棄豕逃去，女亦任之，殊不追問。積數月，丐食無所，憔悴自歸。不敢遽入，哀鄰嫗往白。母女曰：『若能受百杖，可來見。不然，早復去。』福聞之，驟入，痛哭願受杖。母問：『今知悔乎？』曰：『悔矣。』曰：『既知悔，無須撻楚，可安分牧豕，再犯不宥。』福大哭曰：『願受百杖，請復讀。』女不聽，鄰嫗憐之，始納焉。濯膚授衣，令與弟怙同師，勤身銳慮，大異往昔。三年遊泮，中丞楊公見其文而器之，日給常廩，以助燈火。

怙最鈍，讀數年，不能記姓名，母令棄卷而農。怙遊閒憚於作苦，母怒曰：『四民各有本業，旣不能讀，又不欲耕，甯不溝瘠死耶？』立杖之。由是率奴輩耕作，一朝晏起，則詬罵從之；而衣服飲食，母輒以美者歸兄。怙雖不敢言，而心竊不能平。農工旣畢，母出貲使學負販，怙淫賭，入手喪敗，詭託盜賊運數，以欺其母。母覺之，杖責頻死，福長跪哀乞，願以身代，怒始解。自是一出門，母輒深察之，怙行稍斂，而非其心之所得已也。

一日請母，將從諸賈入洛，實借遠遊，以快所欲，而中心惕，惟恐不遂所請。母聞之，殊無疑慮，卽出碎金三十兩，爲之具裝末，又以錠金一枚付之，曰：『此乃祖宦囊之遺，不可用去，聊以壓裝，備急可。』

耳。且汝初學跋涉，亦不敢望重息；只此三十金，得無虧負足矣。」臨行又囑之。怙諾而出，忻忻意自得。至洛，謝絕客侶，宿名娼李姬之家，凡十餘夕。散金漸盡，自以巨金在囊，初不以空匱爲慮；及取而斫之，則僞金耳。大駭失色。李姬見其狀，冰語侵客，怙心不自安，然囊空無所向往，猶冀姬念夙好，不卽絕之。俄有二人握索入，驟執項領，驚懼不知所爲，哀問其故，則姬已竊僞金去，首公庭矣。至官，不容置詞，梏掠幾死，收獄中，又無資斧，大爲獄吏所虐，乞食於囚，苟延餘息。

初：怙之行也，母謂福曰：「記取卅日後，當遣汝至洛，我事煩，恐忽忘之。」福請所謂，黯然欲悲，不敢復請而退。卅日而問之，歎曰：「汝弟今日之浮蕩，猶汝昔日之廢學也；我不冒惡名，汝何以有今日？人皆謂我忍，但淚浮枕簟，而人不知耳！」因泣下。福侍立敬聽，不敢研詰，泣已，乃曰：「汝弟蕩心不死，故授之僞金，以挫折之；今度已在縲纆矣。中丞待汝厚，汝往求焉，可以脫其死難，而生其愧悔也。」福立刻而發，比入洛，則弟被逮已三日矣。卽獄中而望之，怙奄然面目如鬼。見兄涕不敢仰，福亦哭。時福爲中丞所契異，故遐邇皆知其名，邑宰知爲怙兄，急釋怙。至家，猶恐母怒，膝行而前，母顧曰：「汝願遂耶？」怙零涕不敢復作聲，福亦同跪，母始叱之起。

由是痛自悔，家中諸務，經理惟勤；卽偶惰，母亦不呵問之。凡數月，並不與言商賈，意欲自請而不

敗；以意告兄，母聞而喜，并力質貸而付之，半載而息倍焉。是年，福秋捷，又三年登第，弟貨殖累巨萬矣。邑有客洛者，窺見太夫人，年四旬，猶若三十許人。而衣妝樸素，類常家云。

異史氏曰：「黑心符出，蘆花變生，古與今如一邱之貉，良可哀也！或有避其謗者，又每矯枉過正，至坐視兒女之放縱，而不一置問，其視虐遇者幾何哉？獨是日撻所生，而人不以為暴，施之異腹兒，則指摘叢之矣。夫細柳固非獨忍於前子也，然使所出而賢，亦何能出此心，以自白於天下，而乃不引嫌，不辭謗，卒使二子，一貴一富，表表於世，此無論閭閻，當亦丈夫之錚錚者矣！」

細柳姑娘，是京城裏讀書人的女兒；有人說他腰細得搖搖擺擺，叫人歡喜，玩兒着喚他細柳的。細柳年輕的時候，聰明，知道讀書識字，歡喜讀那着人相的書，平日脾氣不多說話，從來不說別人的好壞。祇是有人來說媒的，一定要親自看一看這個人，看得人很多了，祇說沒有合意的。他年紀到了十九歲了，父母生氣說他道：「天底下的人，到底沒有配得上你的了？你打算做姑娘到老嗎？」女兒說道：「我實在要用人力去勝過天力，現在許多日子不成功，也是我命裏生成的了！從今以後，便祇聽着爹娘的說話便了。」這時候有一個高秀才，是做官人家有名氣的讀書人，聽得細柳的名氣，去說定了親事，下了聘禮。待到娶來以後，夫妻十分要好，秀才第一個妻子，留下一個孤兒。

小名叫做長福。這時候年紀五歲，細柳看管他十分周到。細柳有時候回娘家去，福兒便喊着哭着跟他，罵他拉他回去，都是攔不住的。一年多，細柳養下一個兒子來，取名叫他做長怙。秀才問他取名字的意思，回答說道：『沒有別的意思，祇望他長長跟在父親身邊罷了。』

細柳對於女人活計的事體，不很用心；那田畝的在東面南面，租米的多少，拿着賬簿查問，祇怕不知道得仔細。日子多了，對秀才說道：『家裏的事體，你放手，不要來問我，待我自己來看管，不知道可不可以當得家呢？』秀才依了他的說話，半年工夫，家裏沒有攔起的事體，秀才也稱讚他能幹。有一天，秀才到鄰舍村坊人家去吃酒，恰巧有一個催欠租稅的人，打着門罵人，打發用人去對他說好話，不肯去，便打發書僮去把秀才喚回來。那差人走去以後，秀才笑着說道：『細柳現在可以知道聰明的女人，不及那癡呆的男人呢！』細柳聽了這個話，低着头哭，秀才詫異起來，拉住了他說好話勸他，細柳到底不快活。秀才不忍心因為家裏的事體拖累他，仍舊要自己管着，細柳又不肯。一早起來，夜深睡去，照料事體十分辛苦。常常第一年便先藏着明年的錢糧，因為這樣，一年到頭，從來不見催錢糧的人到他門口來一趟的；又拿這個法子算着穿的吃的，從此用度越發舒齊了。因此秀才便十分歡喜，常常和他玩兒着說道：『細柳爲什麼這樣仔細呢？眉細，腰細，腳兒細，

還喜心思更細。」細柳回對着說道：「高郎，實在是高了品高，志高，文字高，但願壽數尤高。」村坊裏有人賣好棺材的，細柳不賺價貴，拿錢買下來，價錢不夠，又再三想法子去，向親戚鄰舍借錢來湊着。秀才因爲他是不要緊的東西，再三攔住他，到底不聽，藏在家裏一年多。鄰舍人家有死人的，便拿了加倍的價錢，到他家裏來買，秀才貪他錢多，去和細柳商量，細柳不答應，問他：「什麼道理？」他不說話，再問他，便眼淚汪汪的要哭出來，心裏奇怪他，但是不肯硬拗他的意思呢，纔罷了。又過了一年，秀才年紀二十零五歲，細柳拉住他，不放他出遠門去游玩，回家來稍稍晚了一些，叫書僮用人去找他的，在路上接連不斷的了。因爲這個樣子，朋友們時常和他開玩笑。有一天，秀才到朋友家裏去吃酒，覺得身體不舒服，便回家去，走到半路上，吊下馬來，便死了。虧得衣服被褥都是前幾天預備好的，鄰舍人家纔大家佩服細柳姑娘聰明。

長福年紀十歲，纔學做文章，父親死過以後，嬌嫩懶惰，不肯讀書，常常逃出去跟着看牛的小孩兒游玩，罵着喝着，不肯改過。過了幾天，拿棍子打他，他依舊爛強糊塗，母親拿他沒有法子，便喚他到跟前來對他說道：「既然不願意讀書，也不能夠再硬你去讀書，祇是家裏窮，不可以有閒空不做事體他人，可以換去你的衣裳，便跟着書僮用人一塊兒做事體。不是這樣子，便拿鞭子打你，不要

懊悔！』因此便給他穿破棉花的衣裳，打發他去看豬；回家來，便自己去拿了碗盞，跟着許多用人吃薄粥。過了幾天，嫌他辛苦，哭着跪在廊簷下，情願仍舊讀書；母親旋轉身體去，對着牆壁，不去理他，好似不聽得。沒有法子，拿着一條鞭子，抹乾了眼淚，走出去。到秋天快過完了，身上沒有衣服，腳上沒有鞋子，冷冰冰的兩點兒，滴在身上，縮着頭，和化子一般；鄰舍人家看見了，可憐他。娶填房娘子的，都說着細娘勸戒着，噤噤喳喳有許多說話，細柳也稍稍聽得幾句，却聽他們說去，不在他心上。長福吃不起這個苦，開了豬逃出去，細柳也聽他去，一點兒不去查問他。過了幾個月，討飯沒有地方去，身體又瘦又醜，自己走回家來，不敢便走進家門去，求鄰舍的老太婆，走進去告訴他母親。細柳說道：『他若能夠吃得起一百下棍子，便許他來見面；不是這樣，趁早叫他再出去。』長福聽了這個話，立刻走進去，哭得十分淒涼，願意吃棍子打。母親問他：『現在可知道懊悔嗎？』他說道：『知道懊悔了。』說道：『既然知道懊悔，不用拿棍子打了，可耐着自己本分，看豬去，再犯了罪，便不饒放你。』長福大哭着說道：『願意吃一百下棍子，求再給我讀書。』細柳不答應，鄰舍老太婆在一傍邊勸着說着，纔收留下他，洗乾淨身體，給他穿衣服，叫他和弟弟長怙一塊兒跟着先生讀書。狼辛苦用心，十分和從前兩樣；三年工夫，去考中了秀才。撫臺楊先生，看見他做的文章，稱讚他好；

每月給他幾個錢，算幫帖他燈油錢。

長估頂笨，讀了幾年書，不能夠記得自己的姓數名字；母親叫他丟了書本兒去種田，長估游蕩着，惰懶去做苦工。哥親生氣說道：『四種百姓，都有自己的行業；既然不肯讀書，又不願意耕田，豈不要在陰溝裏餓死嗎？』立刻拿棍子打他，從此帶着人們耕田做事體。有一天，起身晚了，便追着罵他；那衣服茶飯，母親常常拿好的給哥哥。長估嘴裏雖然不敢說，他心裏却暗暗的不服氣；田裏的事體已經他完了，母親拿出錢來，叫他學着去做小買賣。長估很歡喜賭錢，一到手便輸；假推說是強盜搶去，命裏生成，去騙他的母親。母親知道了，拿棍子打他，快要死；長福直挺挺的跪着哭着求饒，願意拿自己的身子去代他受罪，他母親的氣纔出了。從此一走出門，母親便仔仔細細的去打聽他；長估的行爲，稍稍好了一點，卻不是他心裏自己要好的呢。

有一天，去求母親，打算跟着許多做買賣的人到洛陽地方去；實在要借這個出遠門去，如他的心願。他心裏常常害怕，祇怕不如他的心願；母親聽得了一點兒不疑心，他便拿出零碎金子三十兩來，替他收拾行李。到後來，又拿元寶一錠給他，說道：『這個是你祖宗做官袋子裏留下來的東西，不可以用去；拿這個裝點行李，防備有要緊事體纔可以用呢。況且你第一次學着出遠門，也不敢

望你得大利息；祇有這個三十兩金子，不要蝕本，已經夠了。」臨走的時候，又叮囑他，長怙答應着出去，笑嘻嘻的心裏自己很快活。到了洛陽，回絕了客人朋友，住在一家有名的妓女李姑娘的家裏；一共十多夜，零碎金子慢慢的用完了。自己心想，有一大錠金子在袋子裏，原不拿錢用完放在心裏；待到去拿來劈開一看，便是假金子呢。十分詫異，變了臉色；李老太婆看了他這個樣子，說着冷話得罪客人。長怙心裏不自己好意思，但是袋子裏空了，沒有地方可以去；還望那姑娘想他從前的交情，不立刻斷絕他。停了一回，有兩個人，拿着繩子走進來，立刻奪往他的頸子，害怕得不知道說什麼話好，求着問他：「犯了什麼罪？」原來那姑娘已經偷了假金子，告到衙門裏去了。到了官跟前，不許他說話，用刑罰打他快要死了；捉住在牢間裏，又沒有錢用，十分被牢頭禁子所虐待，向犯人討飯，暫時活着這一絲氣息。

當初長怙出門去以後，他母親對長福說道：「記牢了二十天以後，要打發你到洛陽去；我的事體太多，怕慌慌張張的要忘記他。」長福問他：「到洛陽去什麼意思？」他縐着眉心要哭出來，不敢再問他，便走出去。過了二十天，又問他，他嘆着氣說道：「你弟弟現在的不學好，好比如你從今的不願讀書一樣的！我不受着晚娘的壞名氣，你怎麼有今天這一日？別人都說我狠心，祇是眼淚淌

在枕頭席子上，別人不知道罷了。」說着便淌下眼淚來。長福一傍站着，恭恭敬敬的聽着，不敢去追問他；哭罷了，便說道：『你弟弟遊蕩的心，還不會死，所以給他假金子，拿這個去給他吃幾回苦。現在料他已經關在牢間裏了，撫臺待你交情很好，你跑去求他，可以救他的性命，又可以叫他知道慚愧懊悔呢。』長福立刻便動身，待到了洛陽，他弟弟被捉去，已經三四天了，便走到牢監裏去，看他。長福祇有一口氣，臉兒眼睛和鬼一般。看見哥哥，淌下眼淚來，不敢抬起頭來。長福也哭着。這時候長福是撫臺所看得起的人，所以遠近都知道他的名字。縣官知道是長福的哥哥，立刻放去了。長福到了家裏，還怕母親生氣，跪着走路，走上去，母親看着他說道：『你如了心意嗎？』長福流下眼淚來，不敢再說話。長福也一塊兒跪下，母親纔喝着起來。

從此自己十分改悔，家裏許多事體，看照得十分勤謹，便是偶然懶惰，母親也不喝問他。一共幾個月，一點兒不和他說起買賣的事，願心裏要自己去求，又是不敢，把這個意思去告訴哥哥。母親聽了歡喜，竭力押去了東西，向人借了錢，交給他半年工夫，那得到的利息，比本錢加倍了。這一年長福秋天中了舉人，又過了三年，中了狀元，弟弟做買賣發財到一萬多錢了。本地有到洛陽去靠客人的，看見他老太太，年紀四十歲，還好像三十多歲的人，他穿的衣服打扮，十分樸實素淨，和平

常人家一樣呢。

異史氏說道：「黑心的晚娘出來了，那給前娘生的兒子穿蘆花衣裳的事體也做出來了；古時和現在都是一樣的東西，實在叫人傷心呢！也有人要避開傍人的壞話的，又常常做好人做過頭；他在一傍看着兒女的放蕩，却不去查問一查問，這種人要比到那待前娘生的兒女兒的，差得多少呢！祇是天天打着他自己生的兒女，那傍人不說他是兇，拿這個去待那別個肚子裏生出來的兒子，便說話很多了。那細柳原不都祇要存很心待前娘生的兒子，但是若說他自己生的兒子是好的，也怎麼能夠拿他這個好心，給天下人大家知道呢？如今他不避嫌疑，不怕傍人說壞話，到底教養成兩個兒子，一個做官，一個有錢，出名氣在世界上；這個不要說是女人，便是男人，也算得男人淘裏的頂好的了！」

（註一）溝瘡 瘡，是骨頭說人死了，沒有用處，拿屍首丟在陰溝裏，爛去了肉，變成了枯骨。

（註二）黑心符 如今人把這「黃心符」三字，拿來做晚娘的別名，說做晚娘的大半是黑心的。

（註三）蘆花變生 古時有一個閔子騫，他的晚娘待他很惡；到冬天，給他穿蘆花的服，給他自己生的兩個兒子穿棉衣。後來他父親知道了，要把晚娘趕出，閔子騫勸住了。

天宮

郭生，京都人，年二十餘，儀容修美。一日薄暮，有老嫗貽尊酒，怪其無因，嫗笑曰：「無須問，但欲之，自有佳境。」遂逕去。揭尊微嗅，冽香四射，遂飲之。忽大醉，冥然罔覺。及醒，則與一人並枕臥，撫之，膚膩如脂，麝蘭噴溢，蓋女子也。問之不答，遂與交，交已，以手捫壁，壁皆石，陰陰有土氣，酷類墳冢。大驚，疑爲鬼迷，因問女子：「卿何神也？」女曰：「我非神，乃仙耳。此是洞府，與有夙緣，勿相訝，但耐居之；再入一重門，有漏光處，可以洩便。」旣而女起，閉戶而去。久之，腹餒，遂有女僮來，餉以麵餅鴨臠，使捫索而啖之。黑漆不知昏曉，無何，女子來寢，始知夜矣。郭曰：「晝無天日，夜無燈火，食炙不知口處，常常如此，則姮娥何殊於羅刹，天堂何別於地獄哉？」女笑曰：「爲爾俗中人，多言喜泄，故不欲形色相見；且暗摸索，妍媸亦常有別，何必燈燭？」

居數日，幽悶異常，屢請暫歸，女曰：「來夕與君一遊天宮，使卽爲別。」次日，忽有小鬟籠燈入曰：「娘子俟郎久矣！」從之出，星斗光中，但見樓閣無數，經幾曲畫廊，始至一處，堂上垂珠簾，燒巨燭如晝。入則美人華妝南向坐，——年約二十許，——錦袍眩目，頭上明珠，翹顛四垂，地下皆設短燭，裙底皆照，誠天人也。郭迷亂失次，不覺曲膝，女令婢扶曳入坐。俄頃八珍羅列，女行酒曰：「飲此以送君行。」

「郭鞠躬曰：『向覲面不識仙人，實所惶愧；如容自贖，願收爲沒齒不二之臣。』」女顧婢微笑，移命席臥室。室中流蘇繡帳，衾褥香軟，使郭就榻坐。飲次，女屢言：『君離家久，暫歸亦無所妨，更盡一籌。』郭不言別。女喚婢籠燭送之，郭不言，僞醉眠榻上，推之不動。女使婢扶柵之一婢，摸私處曰：『箇男子容貌溫雅，此物何不文也！』舉置牀上，大笑而去。

女亦寢。郭乃轉側女問：『醉乎？』曰：『小生何醉，甫見仙人，神志顛倒耳！』女曰：『此是天宮，未明宜早去；如嫌洞府快悶，不如早別。』郭曰：『今有人夜得花，聞香捫幹，而苦無燈燭，此情何以能堪？』女笑允給燈火。

漏下四點，呼婢燈燈，抱衣而送之。入洞，見丹堊精工，寢處褥革樓氈，尺許厚。郭解履擁衾，婢徘徊不去；郭凝視之，風致娟好。戲曰：『謂我不文者卿耶？』婢笑，以足蹴枕曰：『子宜僵矣！勿復多言。』視履端嵌珠如巨菽，捉而曳之，婢仆於懷，遂相狎，而呻楚不勝。郭問：『年幾何矣？』答云：『十七。』問：『處子亦知情乎？』曰：『妾非處子，然荒疏已三年矣。』郭研詰仙人姓氏，及其清貫尊行，婢曰：『勿問，卽非天上，亦異人間。若必知其確耗，恐無地矣！』郭遂不敢復問。次夕，女果以燭來，相就寢食，——以此爲常。一夜，女入曰：『期以永好，不意人情乖沮。今將糞除天宮，不能復相容矣。請以卮酒爲別。』郭

泣下請得脂澤爲愛；女不許，贈黃金一斤，珠百顆。三淺既盡，忽亦昏醉；既醒，覺四體如縛，糾纏甚密，股不得伸，首亦不得出。極力轉側，暈墮牀下；出手摸之，則錦被囊裏，細繩束焉。起坐凝思，略見牀櫺，始知爲已齋中。時離家已三月，家人謂其已死，郭初不敢明言，懼被仙譴，然心疑怪之，竊問以告知交，莫有知其故者。被置牀頭，香盈一室，折視，則湖綿雜香屑爲之，因珍藏焉。後某達官，聞而詰之，笑曰：『此賈后之故智也！仙人烏得如此？雖然，此事亦宜慎密，洩之族矣！』有巫嘗出入貴家，言其樓閣形狀，絕似嚴東樓家，郭聞之，大懼，攜家亡去，未幾，嚴伏誅，始歸。

異史氏曰：『高閣迷離，香盈繡帳，雖奴蹠躐，履綴明珠，非權奸之淫縱，豪勢之驕奢，烏有此哉？願淫籌一擲，金屋變爲長門，唾壺未乾，惜田翰爲茂草，空牀傷意，暗燭銷魂，含顰玉臺之前，癡眸寶幄之內，遂使糟邱臺上，路入天宮；溫柔鄉中，人疑仙子。僉楚之帷薄，固不足羞，而廣田自荒者，亦足戒已！』郭秀才是京城裏人，年紀二十多歲，面貌長得標緻。有一天，天色快晚，有一個老太婆，送一罈酒來，詫異他來得無緣無故，老太婆笑着說道：『不用查問我，祇吃下去，自然有好地方。』便頭也不回的去了。揭開酒罈來，稍稍開一聞，很利害的香氣，四面飛開來，梗吃下去了。忽然十分醉了，糊裏糊塗一點也不知道；待到醒來，便和一個人一個枕頭睡着。去摸摸他，皮膚滑得和油一般，麝香蘭花

香氣噴露出來，原來是女人呢。問他不說話，便和他交合起來；交合完了，拿手去摸着牆壁，牆壁全是石頭，暗暗的有泥土氣，很像是在坟堆裏。十分詫異，疑心被兔迷住了，便問那女人：『你是什麼菩薩些？』那女人說道：『我不是菩薩，是仙人呢。這地方是洞府，和你有前世的緣分，不要疑心我，祇耐着心住着；再走進一重門，有漏下亮光來的地方，可以去大小便。』停了一回，那女人起身關上房門去了。過了許多時候，肚子餓了，便有一個女孩兒走來，給道吃麵餅鴨肉乾，便伸手去摸着吃着，黑陣陣的不知道天早天晚。不多幾時，那女人來睡，纔知道天晚了。姓郭的說道：『白天看不見天和太陽，夜裏沒有燈火，吃飯菜不知道嘴長在什麼地方，永遠這個樣子，那嫦娥和鬼怪，有什麼分別？天堂和地獄，有什麼分別呢？』女人笑着說道：『因為你是世界上人，歡喜多說話，便去告訴給別人聽，所以不肯把模樣兒臉面給你看見；況且在暗地裏摸索着，臉兒長得好和長得壞，也可以分別得出來。爲什麼一定要點燈火蠟燭？』

往下幾天工夫，黑暗氣悶得十分利害，常常說：『要暫時回一趟到家裏去。』女人說道：『明天夜裏，和你去逛一逛天宮，便立刻和你分別。』到了第二天，忽然有一個小丫鬢，拿着燈籠走進來，說道：『娘子等着官人好半天了。』跟着他出去，在星點兒的亮光下出，祇看見樓屋子不少；走過幾

灣廊下纔走到一處地方，客堂上掛着珠簾子，點着大蠟燭，和白天一般。走進屋子去，那美人兒打扮得十分齊整，向南坐着，年紀大約二十多歲，穿着繡花的綢衣服，照得眼睛也花了；頭上插着亮晶晶的珠子，長釵兒搖動着，四面掛下來。地下都點着短蠟燭，裙子裏面都照到，真是天仙一般的美人兒呢。姓郭的心裏迷住了，手脚也亂了，不知道怎麼好，不知不覺彎下膝蓋頭來。女人喚了頭扶他起來，坐下，停了一回，許多好酒菜擺上桌來，女人篩着酒說道：「吃下這個酒，算送你的行。」姓郭的打着躬說道：「從前對面不認識仙人，實在叫我心裏又疑心，又慚愧，如肯許我自己改過從前的錯處，情願求你收我做一生一世不變心的臣子。」女人看着丫頭，微微的一笑，便吩咐：「搬酒席到睡房裏去。」房裏五色排鬚，繡花帳子，被褥都是又香又軟，喚姓郭的在牀上坐下。吃酒的時候，那女人說了幾遍：「你離開家裏日子多了，暫時回家去，也沒有什麼害事。」更打過了一回，姓郭的不起要去，那女人喚了頭，拿了燈籠火送他，姓郭的不說話，假裝吃醉睡在牀上，推推他不動。那女人喚了頭扶他起身，脫去他的衣服，精赤了身體，一個丫頭摸着他的私下地方，說道：「這個男人，面貌和氣文雅，這樣東西怎麼不文氣呢！」抬他起來，攔在牀上，放聲大笑着走出去。那女人也睡下了，姓郭的便翻着身體，女人問他：「酒吃醉了嗎？」他說道：「小生什麼是酒吃醉？」

纔看見仙人，魂靈和心裏顛倒罷了！」女人說道：「這地方是天宮裏，不待到天亮，要早早出去，若嫌洞府裏氣悶，不如早分別了。」姓郭的說道：「譬如現在有一個人，在夜裏得到一枝花朵兒，聞着香味，摸着他弄着他，卻是苦得沒有蠟燭火，這個情形，怎麼能夠受得住？」那女人笑着答應他給他蠟燭火。

更打過了四下，喚丫頭拿着燈籠，抱着衣包兒，便送他走進洞裏去；看見牆上粉飾得很精工，睡的地方，皮褥子樓樹氈毯，一尺多厚。姓郭的脫下鞋子，裹着被頭；丫頭在跟前走來走去，不出去。姓郭的細細的對他一看，神氣標緻，和他玩笑着說道：「說我不文氣的，便是你嗎？」丫頭笑着，伸着腳踢着枕頭說道：「你好挺屍了，不要再多說話！」看他的尖兒上掛着珍珠，莖大的似米粒兒一般；捏住了他的腳拖他，丫頭倒在懷裏，便和他尋開心。看他喚着痛，好似當不住的樣子。姓郭的問他：「年紀多少歲了？」他回答說道：「十七歲。」問他：「女孩子也知道這件事體的嗎？」他說道：「我不是女孩兒，但是離開男人已經三年了。」姓郭的細細的問他仙人的名姓，和他的地方，排行，丫頭說道：「不要問，就是說不是在天上，也和在人世上兩樣的。若一定要知道他的實在信息，怕沒有地方存身了。」姓郭的便不敢再問。

要他到了第二天夜裏，那女人果然點着蠟燭火走來，兩個人在一塊兒睡着吃着——照這個樣子做慣了。有一夜，那女人走進來說道：『原想和你永遠好的，不料有事體來攔住我們；現在要打掃天宮，不能夠再和你在一塊兒了。和你吃一杯酒，送你分別了。』姓郭的淌下眼淚來，要拿他一樣花粉衣飾去，看着心裏喜歡喜歡；那女人不肯，送他黃金一斤，珠子一百粒。三杯酒已經吃完，忽然也昏昏沉沉的醉倒了；等到醒來，覺得手脚好似網住一般，綁得很緊，腿也不能夠伸直來，頭也不能夠露出來。用盡氣力翻來覆去，昏昏沉沉的吊到牀底下去，伸出手來摸摸那東西，是一牀綢被袋裏裹着，細繩子綁住了。起來坐着，定神一想，稍稍看見牀上的花格子，纔知道是在自己的書房裏。

這時候他離開家裏已經有三個月了，家裏人認做他已經死了；姓郭的起初不敢老實說出來，怕被仙人知道了罰他，但他心裏暗暗的疑心詫異着，偷偷的覷着，沒有人在跟前的時候，去告訴他的要好朋友，沒有能夠知道他是什麼地方的人。那牀被擱在牀頭，香味塞滿了一屋子；拆開來看，便是湖州絲棉夾着香末兒做成的，便去狠寶貝的歲着。後來有一個做大官的，聽得了這一件事體，來問他，笑着說道：『這個是晉朝賈皇后偷漢子的老法子罷了！仙人怎麼能夠這個樣子說？』

雖這樣說，這件事體也應該小心守着秘密；說出去給人知道了，你一家人都要犯罪犯了！』有一個算命的，常常走出，在一家做官人家，說出他家裏的樓屋樣子來，狼像是嚴世蕃的家裏。姓郭的聽得了這個話，十分害怕，帶着家裏人逃出去；不多幾天，那嚴世蕃受了殺頭罪，纔回家去。異史氏說道：『高樓造得密密層層，香味塞滿了繡花帳子，小丫頭來來去去，鞋子上掛着亮晶晶的珠子；不是大官奸臣的淫放，有錢有勢力人家的驕傲奢華，什麼人家有這個樣子呢？但是他醜齷布一丟開，金屋子便變了冷清清的地方；那美人兒拿嘴接着吐沫不會乾，歡喜地方便長出狼長的草來。對着空牀傷心，沉沉的蠟燭光下面，滿肚子不高興，縳着眉心站在鏡架子的跟前，呆的的看着繡花帳子的裏面；暗叫那因為吃酒的事體，便走到天宮裏去，在溫軟有趣的地方裏，叫人疑心他是仙人。那粗賤的人的家裏事體，他原是不知知道害羞的；那家裏養着許多女人不去陪他睡覺的人，也可以拿這個看看榜樣了！』

（註一）賈后 晉朝惠帝的賈皇后，名南風，天性淫蕩。洛陽城南地方，有一個小官，面貌長得標緻；有一天，他忽然身上穿着十分漂亮的衣服，

大家疑心他是偷來的，捉到官裏去審問。他說道：『前幾天有一個老太婆對他說：「家裏有人害病，那起卦先生說的要喚那城南地方的

年輕男人去壓住邪氣。」便跟着他登上車子，拉下簾子，裝在箱子裏，走了十多里路，過了六七重門檻，打開箱子，放他走出來。看見很高大華麗的屋子，問他：「這個是什麼地方？」他說道：「是在天上。」便拿香水替他洗澡，穿着好衣服，吃着好東西，拉他走進去，看見一個女人，年紀大約三十五六歲，身裁短小，皮肉青黑色，眉心裏有一點痣，留他住下幾夜，送他這許多東西。」這個人原來是賈皇后，別人進去，都是死在裏面的；祇有這個小官，因為皇后歡他，纔得活着命出來。

馬介甫

楊萬石大名諸生也，生平有季常之懼；妻尹氏奇悍，少迂之，輒以鞭撻從事。楊父年六十餘而鰥，

(註二)淫譎。明朝嚴世蕃抄家的時去，在他牀

底下搜出許多新的白綾子的汗巾來；原來這個汗巾是男女尋歡時候揩抹下身用的。嚴世蕃每和女人尋歡一回，便拿一塊汗巾揩着丟在牀下，記着數兒，名喚淫譎。

(註三)長門。漢武帝皇后失寵了，關在長門宮裏；後人便拿他比方冷清清的地方。

(註四)唾壺。嚴世蕃吐痰，都喚標綴丫頭，拿嘴去接受，名喚香唾壺。

(註五)兪楚。蘇州人罵湖北人叫他兪，兪是賤人的意思。楚便是湖北地方的別名。

尹以齒奴隸數，楊與弟萬鍾常竊餌翁，不敢令婦知。頽然衣敗絮，恐貽訕笑，不令見客。萬石四十無子，納妾王氏，旦夕不敢通一語。兄弟候試郡中，是一少年，容服都雅，與語悅之，詢其姓字，自云介甫，姓馬。由此交日密，焚香爲昆季之盟。

既別，約半載。馬忽攜僮僕過楊，值楊翁在門外，曝陽捫虱，疑爲傭僕，通姓氏使達主人。翁披絮去，或告馬：「此卽其翁也。」馬方驚訝，楊兄弟岸幘出迎，登堂一揖，使請朝父。萬石辭以偶恙，捉坐笑語，不覺向夕。萬石屢言具食，而終不見至，兄弟迭互出入，始有瘦奴持壺酒來，俄頃引盡，坐伺良久。萬石頓起催呼，額頰間熱汗蒸騰，俄瘦奴以饌具出，脫粟失飪，殊不甘旨，食已，萬石草草便去。萬鍾襪被來伴客寢，馬責之曰：「曩以伯仲高義，遂同盟好，今老父實不溫飽，行道者羞之！」萬鍾泫然曰：「在心之情，卒難申致，家門不吉，蹇遭悍嫂，尊長細弱，橫被摧殘，非瀝血之好，此配不敢揚也。」馬駭嘆移時，曰：「我初欲早旦而行，今得此異聞，不可不一目見之，請假閒舍，就便自炊。」

萬鍾從其教，卽除室爲馬安頓，夜深竊蔬稻，惟恐婦知。馬會其意，力卻之，且請楊翁與同食寢，自詣城肆，市布帛爲易袍袴。父子兄弟皆感泣。萬鍾有子喜兒，方七歲，夜從翁眠，馬撫之曰：「此兒福壽過於其父，但少年孤苦耳。」婦聞老翁安飽，大怒，輒罵，謂馬強預人家事，初惡聲尙在閨闔，漸近馬居。

以示悲歌之意。楊兄弟汗體徘徊，不能制止，而馬若弗聞也者。

妾王體妊五月，婦始知之，褫衣慘掠已，乃喚萬石跪受巾幘，操鞭逐出。值馬在外，慚懷不前，又追逼之，始出。婦亦遂出，又手頓足，觀者填溢。馬指婦叱曰：『去去！』婦即反奔，若被鬼逐，袴履俱脫，足纏縈繞於道上，徒跌而歸，面色灰死。少定，婢進機履，著已，號啕大哭，家人無敢問者。馬曳萬石爲解巾幘，萬石聳身定息，如恐脫落。馬強脫之，而坐立不安，猶懼以私脫加罪，探婦哭已，乃敢入，趨起而前。婦殊不發一語，遽起，入房自癡。萬石意始舒，與弟竊奇焉。家人皆以爲異，相聚偶語。

婦微有聞，益羞怒，徧撻奴婢，呼妾，妾創劇不能起，婦以爲僞，就榻榜之，崩注墮胎。萬石於無人處，對馬哀啼，馬慰解之，呼僮具肴饌，更籌再唱，不放萬石歸。婦在閨房，恨夫不歸，方大悲忿，聞扉搖聲，急呼婢，則室門已闢，有巨人入，影蔽一室，猙獠如鬼。俄又有數人入，各執利刃，婦駭絕欲處，巨人以刃刺頸曰：『號便殺卻！』婦急以金帛贖命。巨人曰：『我冥曹使者，不要錢，但取悍婦心！』婦益懼，自投敗額，巨人乃以利刃割婦心，而數之曰：『如某事，謂可殺否？』卽一畫——凡一切凶悍之事，責數殆盡，刀畫膚革，不啻數十。末乃曰：『爾生子，亦爾宗緒，何忍打墮？此事必不可宥。』乃令數人反接其手，剖視悍婦心腸，婦叩頭乞命，但言知悔。俄聞中門啟閉，曰：『楊萬石來矣！既已悔過，姑留餘生。』紛然盡散。

無何，萬石入見，婦赤身綳繫，心頭刀痕，縱橫不可數。解笑問之，得其故，大駭，竊疑焉。明日，向馬言之，馬亦駭。由是婦威漸斂，經數月，不敢出一惡語。馬大喜，告萬石曰：『實告君，幸勿宣洩。前以小術懼之，既得合好，請暫別也。』遂去。婦每日暮，挽留萬石作侶，懽笑而承迎之。萬石生平不解此樂，遽遭之，覺坐立皆無所可。婦一夜憶人狀，瑟縮播戰，萬石思媚婦意，微露共假。婦遽起，苦致窮詰，萬石自覺失言，而不可悔，遂實告之。婦勃怒，大罵萬石懼，長跪牀下，婦不顧，哀懇至漏三下，婦曰：『欲得我，須以刀畫汝心頭如干數，此恨始消。』乃起提廚刀，萬石大懼而奔，婦遂之，犬吠雞騰，家人盡起。萬石不知何故，但以身左右翼兄。

婦方詬詈，忽見翁來，睹袍服，倍益烈怒。卽就翁身，條條割裂，批錢而摘翁髭。萬石見之怒，以石擊婦，中驢顛蹶而斃。萬鍾曰：『我死而父兄得生，何憾？』遂投井中，救之已死。移時，婦蘇，問萬鍾死，怨亦遂解。既殯，弟婦戀愛，矢不嫁，婦唾罵不與食，醮去之。遺孤兒，朝夕受鞭楚，候家人食訖，始與以冷塊。積半歲，兒尪羸，僅存氣息。

一日，馬忽至，萬石囑家人，勿以告婦。馬見翁檻縶如故，大駭，又問萬鍾殞謝，頓足悲哀。兒問馬至，便來依戀，前呼『馬叔』。馬不能識，審顧始辨，驚曰：『兒何憔悴至此？』翁乃囁嚅具道情事，馬忿然。

謂萬石曰：『我曩道兄非人，果不謬。兩人止此綫，殺之，將奈何？』萬石不言，惟伏首帖耳而泣。坐語數刻，婦已知之，不敢自出逐客，但呼萬石入，批使絕馬，含涕而出，批痕儼然。馬怒之曰：『兄不能威，獨不能斷出耶？』

萬石欠伸，似有動容。馬又激之曰：『如若不去，理須威劫，便殺卻勿懼。僕有二三知交，都居要地，必合極力保無虞也。』萬石諾，負氣疾行，奔而入，適與婦遇，叱問：『何爲？』萬石遑遽失色，以手據地，曰：『馬生教余出婦。』婦益恚，顧尋刀杖。萬石懼而卻走，馬唾之曰：『兄真不可教也！』已遂開篋，出刀圭藥，合水授萬石飲曰：『此「丈夫再造散」，所以不輕用者，以能病人故耳。今不得已，暫試之。』飲下少頃，萬石覺忿氣填胸，如烈燄中燒，刻不容忍，直抵閨闥，叫喊雷動。婦未及話，萬石以足起，婦顛去數尺有咫，卽復握石成拳，攆擊無算。婦體幾無完膚，嘲啗猶罵。萬石於腰中面佩刀，婦罵曰：『出刀子敢殺我耶？』萬石不語，割股上肉，大如掌，擲地上。方欲再割，婦哀鳴乞恕，萬石不得，又割之。家人見萬石兇狂相集，死力掖出，馬迎去，捉臂相用勞慰。萬石餘怒未息，屢欲奔尋馬止之。

少間，藥力漸消，嗒然若喪。馬囑曰：『兄勿餒，乾綱之振，在此一舉。夫人之所以懼者，非朝夕之故，其所由來者漸矣。譬昨死而今生，可從此滌故更新，再一餒，則不可爲矣。』遣萬石入探之，婦股慄心

嚮；倩婢扶起，將以膝行，止之，乃已。出語馬生，父子交賀。馬欲去，父子共挽之。馬曰：『我適有東海之行，故便道相過，還時可復會耳。』月餘，婦起，賓事良人，久覺黔驢無技，漸嬉，漸嘲，漸罵。居無何，舊態全作矣。翁不能堪，宵遁之。河南隸道士籍，萬石亦不敢尋。年餘，馬至，知其狀，怫然責數，立呼兒至，置驢上，騙策逕去。

由此鄉人皆不齒萬石。學使案臨，以劣黜名；又四五年，遭回祿，居室財物，悉爲灰燼，延燒鄰舍。村人執以告郡，罰鍰煩苛，於是家產漸盡，至無居。廬近村，戒無以舍舍。萬石尹氏兄弟怒婦所爲，亦絕拒之。萬石既窮，質妾於貴家，借妻南渡，至河南界，資斧已絕。婦不肯從，聒夫再嫁，適有屠而鰥老，以錢三百貨去。

萬石一身，丐食於遠坊近郭，至一朱門，關人呵拒，不聽前。少間，一官人出，萬石伏地啜泣。官人熟視久之，略詰姓名，驚曰：『是伯父也，何以貧至此？』萬石細審，矣爲喜，兒不覺大哭，從之入，見堂中金碧煥映。俄頃，父扶童子出，相對悲哽。萬石始述所遭。初，馬攜喜兒至此數日，卽出尋楊翁來，使祖孫同居，又延師教讀。十五歲入庠，次年領鄉荐，始爲完昏。乃別欲去，祖孫泣留之。馬曰：『我非人，實狐仙耳。道侶相候已久。』遂去。

孝廉言之，不覺惻楚，因念昔與庶伯母同受酷虐，倍益感傷，遂以輿馬齋金贖王氏歸。年餘，生子，因以爲嫡。尹從屠半載，狂悖猶昔，夫怒，以屠刀扎其股，穿以毛綆，懸梁上。荷竟肉出，號極聲嘶，鄰人始知，解縛抽綆，一抽則呼痛之聲，震動四鄰。以是見屠來，則骨毛皆緊，後脛創雖愈，而斷芒遺肉內，終不良於行。猶夙夜服役，無敢少懈。屠旣橫暴，每醉歸，則撻詈不情；至此，始悟昔之施於人者，亦猶是也。

一日，楊夫人及伯母燒香普陀寺近村農婦，並來參謁。尹在中，悵立不前。王氏故問：『此伊誰？』家人進曰：『張屠之妻。』使呵使前，與太夫人稽首。王笑曰：『此婦從屠，戶不乏肉食，何羸瘠乃爾？』尹愧恨，歸欲自經，綆弱不得死，屠益惡之。歲餘，屠死，途遇萬石遙望之，以膝行，淚下如磨。萬石礙僕，未通一言，歸告姪，欲謀珠還，姪固不肯。

婦爲里人所唾棄，久無所歸，依羣丐以生。萬石猶時就尹住寺中。姪以爲玷，陰教羣乞窘辱之，乃絕。——此事余不知其究竟，後數行，乃舉公權撰成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『天下之通病也。然不意天壤間，乃有楊郎，甯非變異？余嘗作妙音經之續言，謹附錄以博一噱，竊以天道化萬物，重賴坤成，男兒志在四方，尤須內助。同甘獨苦，勞爾十月呻吟，就溼推乾，苦矣三年嘯笑。此顧宗祧而動念，君子所以有伉儷之求；瞻井臼而懷思，古人所以有魚水之愛也。』

始而不遜之聲，或大施而小報，繼則如賓之敬，竟有往而無來。祇緣兒女深情，遂使英雄短氣。牀上夜叉坐，任金剛亦須低眉。釜底毒煙生，郎鐵漢無能強項。秋砧之杵可掬，不擣月夜之衣。麻姑之爪能搔，輕試蓮花之面。小受大走，直將代孟母投梭。婦唱夫隨，翻欲起周婆制禮。婆娑跳擲，停觀滿道行人。嘲啗鳴嘶，撲落一羣嬌鳥。惡乎哉，呼天籲地，忽爾披髮向銀牀醜矣。夫轉目搖頭，猥欲投繯延玉頸。當是時也，地下已多碎膽，天外更有驚魂。北宮黝未必不逃，孟施舍焉能無懼。將軍氣同雷電，一入中庭，頓歸無何有之鄉。大人面若冰霜，比到寢門，遂有不可問之處。豈果脂粉之氣，不勢而威。胡乃飢餓之身，不寒而慄。猶可解者，魔女翹鬢來月下，何妨俯伏皈依。最冤枉者，鳩盤蓬首到人間，也要香花供養。聞怒獅之吼，則雙孔撩天。聽牝雞之鳴，則五體投地。登徙子淫而忘醜，迴波詞憐而成嘲。設爲汾陽之壻，立致尊榮。媚卿卿良有故，若贅外黃之家，不免奴役。拜僕僕將何求，彼窮鬼自覺無顏。任其斫樹摧花，止求包荒於怨婦。如錢神可云有勢，乃亦櫻鱗犯制，不能借助於方兄。豈縛游子之心，惟茲烏道。抑消霸王之氣，恃此溝鴻。然死同穴，生同衾，何嘗教吟白首而朝行雲。暮行雨，輒欲獨占巫山。恨煞池水清空，按紅牙玉板。憐爾妾命薄，獨支永夜寒更。蟬殼鷺灘喜驪龍之方睡，犢車塵尾恨駑馬之不奔。榻上共臥之人，撻去方知爲舅。牀前久繫之客，牽來已化爲羊。需之殷者僅俄頃，毒之流者無盡藏。買笑

纏頭而或自作之孽。太甲必曰難違，俯首帖耳，而受無妄之刑。李楊亦謂不可。酸風凜冽，吹殘綺閣之春。醋海汪洋，淹斷藍橋之月。又或盛會然逢，良朋卽坐。斗酒藏而不設，且由房出逐客之書。故人疎而不來，寧自我廣絕交之論。甚而雁影分飛，涕空沾於荆樹。鸞膠再覓，變遂起於蘆花。故飲酒陽城一堂，中惟有兄弟吹竽商子七旬餘，並無室家。古人爲此，有隱痛矣。嗚呼！百年鴛偶，竟成附骨之疽。五兩鹿皮，或買剝牀之痛。髻如戟者如是，膽是斗人者何固不敢於馬棧下斷絕禍胎。又誰能向蠶室中斬除孽本？娘子軍肆其橫暴，苦療妒之無方。胭脂虎噉盡生靈，幸渡迷之有楫。天香夜墜，全澄湯鑊之波。花雨晨飛，盡滅劍輪之火。極樂之境，彩翼雙棲。長舌之端，青蓮並蒂。披苦惱於優婆之國，立道場於愛海之濱。嘆！願此幾章貝葉文，灑爲一滴楊枝水！

章邱李孝廉善遷少僮不羈，絲竹詞曲之屬，皆精之。兩兄皆登甲榜，而孝廉益佻脫。娶夫人謝稍稍禁制之，遂亡去。三年不返，循覓不得。後得之臨清勾欄中，家人入見，其南向坐，少姬十數，左右侍，蓋皆學音藝而拜門牆者也。臨行，積衣累笥，悉諸妓所貽。旣歸，夫人閉諸一室，投書滿案。以長繩繫榻足，引其端自櫺內出，貫以巨鈴，繫諸廚下。凡有需，則躡繩，繩動鈴響，則應之。夫人躬設肆典，垂簾納物，而估其值。左持籌，右握管，老僕供奔走而已。由此居積致富，每恥不及諸娼貴。錮閉三年，而孝廉捷喜。

曰：『三卯兩成，吾以汝爲癩矣！今亦爾耶？』

耿進士，崧生，亦章邱人。夫人每以積火佐讀，積者不輟，讀者不敢息也。或朋舊相詣，輒竊聽之。論文則淪茗作黍，若恣諧謔，則惡聲逐客矣。每試得平等，不敢入室門，超等始笑迎之。設帳得金，悉內獻絲，毫不敢隱匿。故東主餽遺，恆而較錙銖，人或非笑之，而不知銷算良難也。後爲婦翁延教內弟，是年游泮，翁謝儀十金，耿受榼返金。夫人知之曰：『彼雖周親然，舌耕謂阿也。』追之返而受之，耿不敢爭，而終心歉焉。思暗償之，於是每歲館金，皆短其數以報夫人。積二年，得如千數。忽夢一人告之曰：『明日登高，金數卽滿。』次日，試一臨眺，果拾遺金，怡符缺數。遂償岳。後成進士，夫人猶謫譴之。耿曰：『今一行作吏，何得復爾？』夫人曰：『諺云：「水長則船亦高。」卽爲宰相，甯便大耶？』

楊萬石是大名地方的秀才，一向有怕老婆的脾氣。他妻子姓尹，十分兇惡，稍稍得罪了他，便要拿鞭子打人。姓楊的父親，年紀六十多歲，却死了妻子，尹氏拿他當用人一般看待。姓楊的和他兄弟萬鍾，常常偷偷的拿飯給老頭子吃，不敢給媳婦知道，狠可憐的樣子。穿着破棉花的衣服，怕給人見了笑話，不給他出去見客人。萬石到了四十歲，沒有兒子，買一個小老婆，姓王的，從早到夜，不敢和他說一句話。他弟弟到府城裏去趕考，看見一個年紀輕的人，臉兒衣服都漂亮文雅，和他說話，

歡喜他。問他的姓名，自己說是介甫姓馬。從此交情一天一天的親熱起來，燒着香結拜了兄弟的約。

待到分別以後，大約半年工夫，姓馬的忽然帶了僮兒用八，到姓楊的家裏來；遇到楊老頭子在門外面，晒太陽捉蟲子。疑心他是用人，告訴他姓名，叫他去通報主人；老頭兒披上破棉衣走進去。有人告訴這姓馬的：「這個人便是他的老太爺呢。」姓馬的正驚慌詫異的時候，姓楊的兄弟，戴着露出額角的帽子走出來，迎接走上客廳去；作一個揖，便要拜見他父親。萬石推說是恰巧害了病，拉他坐下，說笑着，不知不覺到了晚上。萬石幾回說：「已經煮下飯了。」却到底不見拿飯來。兄弟兩個人，替換着跑進跑出；纔看見有一個枯瘦的用人，拿着酒壺走來，停了回酒，壺裏的酒倒完了，坐着守候了半天；萬石忽然站起來，常常去喚拿酒來，那額角頭上的熱汗淌出來，熱氣飛出來，隔了一回，那枯瘦的用人，拿出菜來；白米飯不會煮透，一點也不好。吃完了，萬石匆匆忙忙的又走進去，萬鍾抱着被頭來陪伴客人睡着。姓馬的埋怨他說道：「從前我看你們弟兄很有情義，便和你結拜；現在老太爺實在不曾穿暖吃飽，路上人看了也看你不起。」萬鍾吊着眼淚說道：「我心裏的事體，到底不能告訴你；家裏氣運不好，便遇到了一個兇嫂嫂，大大小小都被他欺侮；不是

結拜的交情，這個的事體我不敢說出來的。』姓馬的詫異嘆氣了好半天，說道：『我本來要想天一亮便去的，現在聽了這奇怪事體，不可以不親眼見他一見，求你借我一間空房子，便可以自己煮着飯。』

萬鍾依了他的話，便打掃房間給姓馬的住下。到夜深的時候，偷着菜米來給他，祇怕那女人知道，姓馬的明白他的意思，再三推却。他又喚姓楊的父親來和他一塊兒吃着睡着，自己走到城裏街上去買了布和綢緞來，替他換去袍子褲子，父子兄弟都道他好，淌下眼淚來。萬鍾有一個兒子，名喚喜兒，纔有七歲年紀，夜裏跟着老太爺睡的，姓馬的摸着他說道：『這個孩兒有福有壽，勝過他的父親。祇是年紀輕的時候孤苦罷了。』那女人聽說老頭兒住得安耽，吃得飽，十分生氣，常常罵他，說：『姓馬的硬要管別人家的閒事。』起初罵人的聲音，祇在那女人房裏，慢慢的罵到姓馬住的屋子外面來了，他要人家知道他是「指桑罵槐」的意思。姓楊的兄弟身上淌着汗，躡來躡去不能夠攔住他，那姓馬的好似不聽得一般。

小老婆姓王，肚子裏已經有了孩子，已經五個月了，那女人纔知道剝下衣服來，很很的打他。打過了，又喚萬石來跪着，給他戴來女人的帽子，拿着棍子趕他出去，遇到姓馬的在外面，紅着臉不好

意思走上前去。又趕着逼住他，纔走出去；那女人也走出來，兩隻手又在腰上，頓着脚。閒看的人塞滿了門口。姓馬的指着那女人喝着說道：「去去！」那女人便回轉身逃去，好似被鬼追着一般；鞋子統給脫下了，那脚帶解散落在路上，赤着脚走回去，臉上的顏色變做死灰。稍稍定了一定神，丫頭拿着襪子鞋子去給他；他穿好了，放聲大哭起來。家裏人沒有敢去問他的，姓馬的接着萬石替他除去了女人的帽子。萬石躲避着身體，不敢喘氣，好似怕帽子落下來一般。姓馬的硬替他拿去了，卻仍舊是坐立不安的，還怕因為私自除去了被女人埋怨；打聽得女人哭罷了，纔敢走進去，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到前去。那女人便不說一句話，立刻站起來，走進房裏去，自己睡下了。萬石心裏纔放心，和兄弟暗地裏詔異着；家裏人都說是奇怪，大家站在一塊兒，悄悄的說着。

那女人稍稍有一點聽得，越法害羞生氣；僮兒丫頭，一個一個的打着。喚小老婆，小老婆因為受傷重了，不能夠起身；那女人說他是假裝的，走到牀上去打他，下身淌出血來，落下胎兒來。萬石在沒有人的地方，對着姓馬的很傷心的哭；姓馬的勸解他，喚僮兒拿出酒菜來，打過了一更，又是一更，不放萬石回去。那女人在自己房裏，恨他丈夫不回房來，柴十分生氣的時候，聽得有挖門的聲音，急急喚着了頭，那房門已經打開了，有一個大人走進來，影子遮住了一間屋子，兇惡得和鬼一般。

停了一回，又有幾個人走進來，各人拿着快刀。那女人害怕得要死，要叫喊起來，那大人拿刀刺着他頸子說道：『你若叫喊，便殺死你！』那女人急急拿出金子綢緞來贖回性命，那大人說道：『我是陰世裏的差人，不要銀錢，祇要拿你兇惡女人的心肝！』那女人越發害怕，自己爬在地下連連磕頭。那大人便拿快刀劃着女人的胸口，又一樣一樣的說着道：『像那一件事體，你自己想想，應該殺死你嗎？』便拿刀一劃。凡是許多兇惡的事體，一樣一樣數着，一樣一樣說着，快說完了，刀劃着皮肉，差不多幾十條。末後便說道：『小老婆生下兒子來，也是你的後代子孫，怎麼狠心打下他的胎來？這一件事體，一定不可以饒放你。』便喚幾個人反綁起他的手來，說：『要破開他肚皮來，他看兇惡女人的心腸。』那女人磕頭求饒他的性命，祇說：『我知道懊悔了！』停了一回，聽得外面房門開關的聲音，說道：『楊萬石來了！』他已經懊悔從前錯了，暫時放他活幾天命。』一齊統統走散了。

不多時候，萬石走進來，看見女人精赤着身體，繩子綁住了。胸口的刀傷疤，橫一條豎一條，數也數不清。解去了繩子，問他：『什麼事體？』知道這情形，十分詫異，心裏暗暗的疑心，明天對姓馬的說起這件事體，姓馬的也詫異着。從此那女人的兇，慢慢的膽小了。過了幾個月，不敢說一句兇惡說

話姓馬的十分歡喜，對萬石說道：『老實告訴你，望你不要說出去給別人知道；從前做了一點小戲法，嚇嚇他。既然夫妻可以要好，便暫時和你分別了。』便去了。那女人每到天晚，拉住了萬石做伴，說說笑笑，跟定了他。萬石一生一世不會嘗過這個快活滋味，忽然嘗到了這個味兒，覺得坐着立着都沒有法子。那女人有一夜，想起這大人的樣子，身體縮做一堆，發抖萬石想討女人的好，稍稍說出那個鬼是假的。那女人急急站起來，再三追問着他。萬石自己知道話說錯了，卻不能夠瞞住了，便老老實實告訴他這情形。這女人立刻生氣大罵起來，萬石害怕，直挺挺的跪在牀前。那女人不去理他，苦苦的求他，打過三更，那女人說道：『要想我饒放你，要拿刀割着你的胸口多少條數，這個恨纔消滅了！』便起來拿着廚刀，萬石十分害怕，便逃走。那女人追着他，狗也叫起來，雞也飛起來，家裏的人統統走起來。萬石不知道什麼事體，祇把身體左面右面遮住了哥哥。那女人正叫罵着，忽然看見老頭子走來，看見他穿的袍子衣服，越發氣得利害，便走到老頭子身邊去，一條一條拉破了，打他的嘴巴，又拔老頭子的鬍鬚。萬石看了生氣，拿石頭去打那女人，打在腦袋上，倒在地下死了。萬石說道：『他死了，我父親哥哥有得活命，有什麼恨呢？』自己便投井尋死，等到自道救起，已經死了。停了一回，那女人醒轉來，聽道萬石死了，氣也使出了。待到落葬，弟媳

婦捨不得兒子，立定主意不肯嫁人；那女人推他罵他不給他吃飯，嫁去了。他留下一個孤兒，早早夜夜吃着鞭子打；等到一家人吃完了，纔給他吃冷飯塊兒。過了半年，孩兒枯瘦得利害，祇有一口氣息。

有一天，姓馬的忽然來了；萬石叮囑家裏人，不要去告訴那女人。姓馬的看見老頭子穿着破舊衣服，和從前一般，十分詫異；又說萬鍾死去了，跳着脚哭得很傷心。那孩兒聽說姓馬的來了，便走來跟着他，走上前來喚一聲：「馬叔叔……」姓馬的認不得了，仔細的一看，纔認得出來。詫異着說道：「孩兒怎麼枯瘦到這個樣子？」老頭子便吞吞吐吐的仔仔細細的說出這情形來。姓馬的氣哄哄的對萬石說道：「我從前說哥哥不是人，果然不錯；兩個人祇有這一個種，殺死了他，打算怎麼樣呢？」萬石不說話，祇是低着头貼着耳朵，便淌下眼淚來，坐着不說話。過了幾刻鐘時候，那女人已經知道了，不敢自己出來趕客人，祇喚着萬石走進去，打他的嘴巴，叫他和姓馬的斷絕。他掛着眼淚走出來，臉上打的疤，很清爽看得出來。姓馬的生氣，對他說道：「哥哥不能夠兇，難道不能夠休他回娘家的嗎？打父親害死兄弟，聽他胡行，耐着氣受着，怎麼可以做人？」

萬石站起身體來，好似有一點動了氣；姓馬的又激動他說道：「你若不趕出他，應該拿出威勢來

馬倒他，便是殺死了他，也不要害怕。我有兩三個知己朋友，都是做大官的，一定可以極力幫你，保沒有事的。」萬石答應了，氣憤憤的很快的走去，跑着走進去，恰巧和那女人碰着。喝着問他：「做什麼？」萬石慌慌張張的臉兒變了顏色，兩手抓在地下，說道：「馬秀才叫我趕出老婆。」那女人越發生氣，回過頭去找尋刀棍子，萬石害怕，逃了出來。姓馬的睜着他說道：「哥哥真是不能夠教訓的了！」說着便打開箱子，拿出一撮藥來，和着水給萬石吃下去，說道：「這個藥，名叫「丈夫再造散」，所以不肯輕易用他的道理，因為他要吃壞人的緣故罷了；暫時試試他，吃下去。」稍停了一回，萬石覺得氣惱塞滿了一肚子，好似狼旺的火在肚子裏燒着，一刻也不能夠耐得住；一直走到他女人房裏去，叫着罵着，和打雷一般響。他女人來不及說話，萬石拿一隻腳踢起來，那女人倒下地去，拋開去幾尺遠；便又拿着石塊，和拳頭不分上下，連連打着，記也記不清數目。那女人身上差不多沒有一塊好皮肉，他嘴裏噙噙的還罵着；萬石在腰上拔出掛着的刀來，那女人拿着說道：「拔出刀來敢殺死我嗎？」萬石也不說話，去割下他大腿上的肉來，大得和手心一般，丟在地上；正要再去割他，那女人哭着叫着討饒，萬石不理他，又割下他的肉來。家裏人看着，萬石兇得發狂，大家走上前去，用力拉他出去，姓馬的接着走去，拉住他的臂膀去勸他。萬石一口氣不會

消完，幾回要跑去，找他女人，姓馬的攔住他。

稍停了一回，藥的力量慢慢的沒有了，他呆呆的，出神，好似丟了魂靈。姓馬的叮囑他說道：『哥哥不要膽小，做丈夫的威風，全靠這一回；一個人的所以害怕人，不是一早一晚成功的，他的所由成功，是慢慢的來的。譬如你昨天活去，今天另外一個人活過來了；要從今以後改去舊時的脾氣，換了新的脾氣。再一害怕他，便沒有法子想了！』打發萬石走進去，打聽他那女人，兩條腿發抖，心裏害怕，喝丫頭扶他起來，要拿膝蓋走着路，拉住了他，纔停住了。走出去告訴馬秀才，父子兩人，大家道着喜，姓馬的要回去，父子兩人都拉住他。姓馬的說道：『我恰巧要到東海地方去，所以便路來看看你；回家去的時候，可以再見面的。』一個月多工夫，那女人起牀了，和客人一般看待丈夫；日子多了，他看丈夫好似貴州地方的驢子，沒有本領的，慢慢的和他開玩笑，慢慢的嘲笑他，慢慢的罵他。停了不多幾天，老脾氣完全發作了。老頭子不能夠受得住，連夜逃走；到了河南地方，歸了道士的教，萬石也不敢去尋他。一年多些，姓馬的來了，知道他的情寇，氣憤埋的族怨他；立刻喚孩兒出來，給他騎在驢子上面，拿鞭子打着跑着去了。

從此鄉下人都瞧不起萬石學臺來查考，因為他文章做得壞，除了他的名字，再隔了四五年工

夫被火燒了屋子，住着的屋子銀錢東西，統統變做了灰。延燒了隣舍人家的屋子，村坊裏人捉住了他，去告到府衙門裏，罰他的錢，罰得很多。從此家裏的銀錢越發沒有了。到得沒有屋子住的地步，左近村坊人家，大家叮囑着不要借屋子給萬石住。尹家的兄弟，恨那女人的脾氣不好，也推他出去，和他斷絕來往。萬石已經沒路可以走了，押去小者婆，在一家做官人家，和妻子坐着船到南邊地方去。走到河南地界，盤纏錢已經用完了，他女人不肯跟他走路，常常和他丈夫吵鬧，要再嫁男人；恰巧有一個殺豬的，沒有妻子，拿三百個錢買了他去。

萬石孤零零一個人，在遠村坊近處鄉下地方討飯；走到一來大戶人家門口，看門的人喝着趕他出去，不許他走上來。稍稍停了一回，一個做官的人走出來，萬石爬在地下，抹着眼淚；那做官的人細看了他半天，稍稍問他的名姓，詫異着說道：『是伯父呢！怎麼窮到這個樣子？』萬石細細的對他一看，知道是喜兒，耐不住大聲哭起來；跟着他走進去，看見客廳上金光閃亮。停了一回，那父親扶着童兒走出來；兩人見着面，傷心得大哭。萬石纔說出他所遭的事體。當初姓馬的帶着喜兒到這個地方，幾天工夫，便出去尋得楊老頭子來，叫他祖父孫子一塊兒住着；又請先生教他讀書，十五歲中了秀才，第二年中了舉人，纔給他娶了妻子。便分別着要走去，祖父和孫兒哭着拉住他，姓

馬的說道：『我不是人，實在是狐仙呢。我修道的朋友，候着我已經好半天了。』便走去。

這位舉人說起這情形，便忍不住傷心起來，便想到從前和庶伯母同吃着苦痛，加倍越發傷心；便打發轎馬，拿着銀錢去贖王氏回家來。一年多，生下一個兒子來，便陞他做大老婆。尹氏跟着那殺豬的，半年工夫，兇惡得和從前一樣；那丈夫生氣，拿殺豬刀在他腿上搨一個窟窿，穿一根粗繩子進去，掛在梁上，背着猪肉，自管自走出去。叫喊得狠利害，喉嚨也啞了；鄰舍人家纔知道，解開他的綁，抽出繩子來，抽一抽那喊痛的聲音，震動了四面鄰舍。從此以後，看見那殺豬的走來，便骨頭毫毛都豎起來；後來那腿上的傷，雖好了，那斷的刺在肉裏面，到底連走路也不方便。還是早早夜夜服侍他做事體，不敢稍稍懶一步。那殺豬的，脾氣又兇橫，常常酒吃醉回家來，便打着罵着不留情面；他到這個時候，纔明白從前自己的待別人，也是這個樣子的。

有一天，楊太太和伯母在普陀寺裏燒香，左近村坊上的種田女人，一塊兒走來拜見；尹氏在人堆裏，呆呆的站着，不敢走近身去。王氏故意問：『這個是什麼人？』家人走上去，說：『是姓張的殺豬的老婆。』便喝着他走上前去，對老太太磕頭；王氏笑着說道：『這個女人跟着殺豬的，應該不缺肉吃！怎麼枯瘦得這個樣子？』尹氏又慚愧又憤恨，回家去要自己吊死；繩子斷了，不能夠死。殺豬

的越發厭惡。他一年多，那殺豬的死了；在路上遇見萬石遠遠的，看着他來，便拿膝蓋走着路，眼淚吊下來，和線一般。萬石當着用人跟前，不好意思，不會和他說一句話；回家去告訴姪兒，要想法子收他回來，姪兒打定主意不肯。

那女人給鄰舍人家瞧不起，日子久了，沒有地方去，跟着一班化子討飯吃；萬石還常常去看那尹氏，走到廟裏去見面。他姪兒說是敗壞門風，暗暗的叮囑許多化子欺侮他，纔和他斷絕了。——這件事體，我不知道他到底怎麼樣；後面幾行字，是畢公權寫上去的。

異史氏說道：「這個是天底下人人要犯的毛病，但是不想天地中間便有這樣一個楊官人，豈不是奇怪事體？我從前做過妙音經接下去的文章，現在帶着寫在下面，叫你們看了笑一笑。我想：天上生出許許多多東西，都要靠着雌的生出來的；做男人的事體，在外面四方，格外要女人在家裏照料。一塊尋快活，卻叫他一個人吃着苦；要你十個月叫喊着痛苦，自己睡濕的地方，拿乾的地方推給別人，辛苦得很呢。三年工夫，管着孩兒，一哭一笑，這個想到子孫的事體，便動了做人家的心。明白道理的人，因為這個，便要做夫妻的事體；看着家裏煮飯洗衣服的事體，便想到他辛苦了。從古以來的人，因為這個，便有夫妻的交情了。起初有不客氣的聲音，有的時候大大的得罪了，他便

小小的怨恨幾句；後來便和客人一般的看待他，竟是有你敬重他的心，沒有他敬重你的心。祇因為男女的情分深，便叫那好男人短了氣；牀上有一個鬼怪坐着，任憑你是個大膽的人，見了也要害怕。鍋子底裏很利害的大旺起來，便是鐵打成的男人，也不能夠和他颯強；那秋天洗衣服石板上的棒錘，許許多多，可以棒成一大棒，卻不都去在月亮光的夜裏，樁衣服的。麻姑仙人的長指甲，能夠搔癢，使輕輕的在姣嫩的臉上試抓一抓，稍稍的打幾下，便聽他去；大大的打幾下，便逃走出去。真可以代得那孟子的娘，拋去兒子教訓兒子一般了。老婆在前面走着，丈夫在後面跟着，顛倒要去請周公的太太出來定規矩；跑來跑去跳來跳去，站滿了在路上走路的人，嘍嘍喳喳叫着喊着，好似樹上翻下來一班小雀兒。可厭得很呢，叫着天，喊着地，忽然披開了頭髮，走到井架子邊去跳井；可醜得很呢，翻轉眼珠，搖着腦袋，便要拿繩子套在頸子上。在這個時候，在地下的人看了，已經有許多人把膽子嚇碎了；任天外的神仙，也有嚇去了魂靈的。北宮黝未見得不要逃去，孟施舍怎麼能夠不害怕呢？做將官的威風，大得和雷響電閃一般，一走進房門，立刻便銷滅到不如什麼地方去了；做大官的人，臉上和結冰落霜一般兒，待到他走到臥房裏，便不能夠給外人知道的地方。難道真是女人的氣燄，不裝兇樣子也叫人害怕的呢？怎麼這樣大一個身體，天氣不冷，也發着

抖。還有一種，可以推說的，那仙女一般標緻的人，梳着高高的髻兒，從月光下走來，便是爬在地下，敬重他，也有什麼怪事呢？頂冤枉的，那怕鬼一般的人，蓬着頭到人世界上來，也要人拿香拿花供養他，聽得生氣，獅子的叫喊聲音，便兩個鼻子朝着天，聽得雌雞的啼聲，便把手脚爬在地下。好色的人，歡喜和女人玩兒，便忘了他的醜相；那唱迴波曲子的人，看他可憐，便拿說話來譏笑他。倘然做了郭子儀的女婿，立刻可以做了高官，怕老婆還算有知理。若說入贅在外黃地方的人家，便不能夠免去做奴才。連連的拜着，打算求什麼？他這個窮鬼，自己知道沒有臉兒，聽他斫去了樹杖，採去了花朵兒，祇求那怨恨的女人饒恕他。若說財神可以算得有勢力，便也可以剝去他的皮，收伏他的心，不能夠借力在銀錢身上了。難道吊住那遊蕩男人的，祇有這一條細路？還是消去霸王的威風，仗着這一線深溝？但是死去同葬在一個坟窟窿裏，活着同睡在一牀被窩裏，爲什麼要做那夫妻分別的詩？那早晨尋着快活，夜裏尋着歡樂，便一個人霸住了男人，恨煞你逛窰子唱池水清的曲子，白白的拍着板唱着；可憐你女人命苦，一個人打熬着很悶的夜裏，冷淒淒的燈火，好似知了一般脫着殼，和鷺鷥一般在水灘上走着，悄悄的去偷女人歡喜那自己的老婆正熟睡着。坐着車兒，拿拂塵柄兒趕着馬，去捉丈夫的姦，可恨那壞馬不能快跑，牀上一塊兒睡着的人，拿棍子打

去，纔知道是阿舅得他的用處，祇有一刻兒工夫，受他的壞處，卻沒有完的日子。拿銀錢綢緞去討他的好，却成了自己造的罪惡。太甲一定要說是不可以不聽他的，低着頭聽着話，又吃那冤枉的刑罰。李陽也說道不可以的。酸氣很利害的，吹去了繡房裏的暖氣，醋海很大的一片，沒往了藍橋的月色。有時候遇到狼熱鬧的事體，好朋友坐在一塊兒，有一斗酒藏着，不拿出來，還要在房裏拿出趕去客人的信來。老朋友隔了許多日子不來，便從我起頭，推廣斷絕朋友的說話；那兇得利害的，拿兄弟四面分開。那眼淚白白的吊在荊樹上，填房娘子再娶一個，便要做出穿蘆花衣上的兇事體來。所以在陽城地方吃酒，一家人家祇有弟兄們的，吹竽的那個商家兒子，丈十多歲還沒有老婆。古時的人做出這種事體來，原是有十分傷心的意思在裏面呢！唉，一百年的冤家夫妻，直變做了貼住骨頭的瘡；拿了五兩鹿皮，有的人便去買得剝去皮一般的苦痛。鬚子和槍頭兒一般的，也是這個樣子；那膽子和斗一般大的，還有什麼人？原不敢殺死他，埋在馬房裏，斷絕了禍根；還有什麼人肯受割去陽物的刑罰，斬去了造孽的根。女將軍拿出他的兇惡行爲來，苦得沒有醫治吃醋的藥方；擦粉抹脂的老虎，吃盡了人性命，還望那喚醒迷夢有法子。天上的香氣，夜裏散下來，統統停止；湯鍋裏的滾水，如花一般的雨，早晨飛散開來，統統澆滅了寶劍上輪子上的火，到十分快

活的地方。五色的雀兒，一雙一雙的飛着；在嘴兒的女人的舌尖上，青蓮花結在一個蒂兒上。救出苦惱的人，到佛國裏去；立一個功德，在歡喜河的傍邊。唉，祇願這幾張佛經文章，化做一滴楊柳枝兒上的甘露水。

章邱地方的李舉人，名善遷。年終的時候，漂亮，不守舊規矩，吹彈歌唱的事體，統統十分知道。兩個哥哥，都中了狀元；這個舉人，越發輕狂了。娶一位太太，姓謝，稍稍的勸住他，便逃了出去。三年工夫不回家來。到處去尋他，尋不着，後來在臨清地方審子裏找到了。來裏的人走進去，看見他朝南坐着，年輕的姑娘十多個，左面右面陪着，原來都是學彈唱拜他做先生的。臨走的時候，許多衣服堆滿了箱子，統統是那班妓女送他的。待到回家去，太太關住他在一個房間裏，堆着書本兒滿桌子。拿長蠅子吊住在牀脚上，拉着繩子的一頭，從窗格子裏穿出來，吊住一個大鈴子，綁住在廚房裏；每遇到要東西，便拿脚踢着繩子；繩子動了，鈴也響了，便有人去答應他。他太太親自開一個當舖，掛着籠子，收下東西來，便看東西估着價錢；左手拿着算盤，右手拿着筆，年老的用人聽他差喚便了。從此慢慢堆積起來，變了有錢人家；常常心裏慚愧，不及幾位嫂嫂的官太太大，鎖着關着三年，那舉人也中了狀元。笑着說道：『三個蛋，兩個出了小雞；我認做你這個

蛋是不用的了！如今卻也成了小雞嗎？」

耿進士名崧生，也是章邱地方人。他太太常常拿織布機傍邊的火照着他讀書，織布的不停手，他讀書的也不停住的。有幾個朋友去看他，他太太便去偷聽着。若講論文章，便燒茶煮飯，拿出去請客人。若隨意說笑着，便罵着人趕客人出去了。每逢去考，考在中等裏，便不敢走進房門去。考在超等裏，纔笑着去迎接他。教書拿來的錢，統統去送給他，一絲一毫不敢隱瞞。因此那請他教書的人家，送他銀錢東西，常常當面較量，一釐一毫不肯少的。有人去批評他笑他，卻不知道他的銷帳很不容易呢！後來被他丈人請去，教他妻子的弟弟讀書。這一年中了秀才，他丈人送他謝禮十塊錢。姓耿的收了錢盒子，還了他銀錢。他太太知道了，說道：『他雖說是至親，但是「舌頭耕田」這句話是說的什麼？』追他回轉來，便把錢拿下了。姓耿的不敢和他爭辯，但到底心裏是不舒服的，要想暗暗的去還他。從此每一年書館裏拿來的錢，統統少說幾個數目，去告訴他太太。過了兩年，有了多少數目，忽然做夢，看見一個人，告訴他說道：『明天到山上去，那銀錢的數目便滿了。』到了第二天，試試到山上去，一望果然拾得別人丟下的銀錢，恰恰合得上他差的數兒，便去還了丈人。後來中了進士，他太太還要喝罵他。姓耿的說道：『現在已經做了』

官怎麼可以再這個樣子？」他太太說道：「俗話說的：『水長便船也高了。』便是你做了宰相，怎麼便可以算得大了嗎？」

(註一) 季常 陳策，號季常，是古時一個怕老婆出名的人。

(註二) 岸幘 幘，是帽子；露出額角，喚做岸。岸幘，是露出額角的帽子。

(註三) 瀝血 舊時結拜弟兄，須在菩薩跟前燒香，拿刀割開皮肉，滴出血來，所以喚結拜弟兄，便稱爲瀝血之好。

(註四) 賓事 古時，梁冀在田裏耕種，他妻子送飯來給他吃，恭恭敬敬的服侍他，和看待客人一般，所以夫妻要好，便喚做賓事。賓，是客人，事，是侍奉。

(註五) 黔驢 黔，是貴州的別名；從前貴州地方，沒有驢子的，有一個人，拿船載一匹驢子，到貴州地方去。到了山裏，老虎看見了他很高大的身體，認做他是一樣兇惡的東西，便躲在樹林裏看他；驢子一聲叫喊，老嚇虎了一跳，很遠的逃了開去，認做他是要咬的。後來慢慢的在他身傍走來走去，留心看他，知道他沒有什麼本領，便去和他玩兒；兒驢子生氣，拿蹄子踢他，老虎笑着，心想他的本領祇有這一點點，便咬斷了他的喉管，吃了他的肉。後來人起大而無用的人，便稱他做黔驢。

(註六)夜叉 夜叉，是山裏的精怪。從前有一個

吳秀才，是江南地方人，到紹興地方去游玩，娶了一個姓劉的女人做妻子，後來隔了幾年，到雁門地方去做縣官，帶着妻子到衙門裏去。吳秀才到城外去打獵，捉了許多野獸回來，放在廚房裏，那劉氏走到廚房裏去，把那野獸連皮帶骨生吃下去。後來隔了十幾天，有一個差官，送一隻鹿來給吳秀才，吳秀才吩咐放在院子裏，自己推說出去了，躲在門背後看他。祇見他妻子披散了頭髮，擄起了臂膀，露出了胸口，抓住了鹿便吃。吳秀才忙喚兵拿了刀槍去打他。他妻子忽然把上上下的衣服脫得精光，變做了一個夜叉。後來說兇惡的妻子，便喚他夜

叉。

(註七)金剛低眉 古時有一個薛道衡去游玩

鍾山的開善寺，問一個小和尚道：『金剛為什麼要彈出了眼珠子？菩薩為什麼要垂下了眼皮？』那小和尚回答道：『彈出了眼珠，是要收伏魔鬼；垂下了眼皮，是在那裏可憐衆生。』低眉，是垂下了眉眼；金剛低眉，是說和金剛一般兇狠的男人，見了老婆也要害怕。

(註八)釜底毒煙 古時江北地方一個王秀才，

替一個做買賣的人張瞻，起一個夢；張瞻做了一個夢，在石搗臼裏煎飯。王秀才說道：『鍋子是妻子；沒有鍋子，在搗臼裏煎飯，是沒有妻子了。』張瞻回家去，果然妻子死了。釜，是鍋子；釜

底毒煙是說女人兇惡。

(註九)麻姑爪 古時有一個仙人王方平，在蔡經家裏，打發人去喚麻姑仙人來，是一個十八九歲的標緻女人，他兩隻手和雞爪一般。蔡經心想：背脊上十分癢的時候，有他這指爪來搔搔，豈不是很好方平已經知道了他心裏的意思，便拿鞭子打着蔡經說道：『麻姑是仙人，你怎麼想叫他替你搔背嗎？』後來人說女人的手，便稱他麻姑爪。

(註十)蓮花面 臉色白嫩，喚做蓮花面。唐朝的張昌宗，臉兒長得十分標緻，楊再思歡喜他說道：『人說：「六郎的面貌，好似一朵蓮花。」我看來是蓮花好似六郎的面貌呢。」六郎便是

張昌宗。

(註十一)小受大走 古時的舜皇，待父母孝順，父母拿小棍子打他，他便耐住受着，拿大棍子打他，他便走開，免得父母生氣生得利害。

(註十二)投梭 孟子年紀小的時候，在學堂裏放學回來，孟子的母親問他：『書讀得怎麼樣了？』孟子說道：『依舊和昨天一樣。』孟母生氣，便拿織布的梭子丟在地下，拿刀割斷了自己織的布，說道：『你讀書不長進，好似我割斷了這個布。』孟子聽了母親的教訓，從此使用功讀書。『投梭』兩字，是代教訓的意思用的。

(註十三)周婆 古時有一個姓謝的，官做到太傅，他夫人姓劉，不許他丈夫娶小老婆。姓謝的

要娶一個妓女做小老婆，他的弟兄外甥去勸劉氏，又說：『詩經裏的關雎螽斯兩首詩，都說女人不吃醋的好處。』劉氏說：『這兩首詩，是周公做的，周公是男人，自然幫着男人，若叫周婆做詩，便說女人吃醋是不好了。』

(註十四)銀牀 銀牀，是井上面掛吊桶的輪盤架子。古樂府裏有兩句：『後園鑿井銀作牀，金瓶素綆汲寒漿。』

(註十五)北宮黝孟施舍 北宮黝和孟施舍，是古時兩個大膽的人。

(註十六)骯髒 身體肥胖，喚做骯髒。

(註十七)怒獅吼 獅子叫喊，喚做吼。獅吼，是比方兇惡女人的叫喊聲。佛經裏說的：『佛生的

時候，一手指着天，一手指着地，和獅子一般喊着說道：『天上天下祇有我一個人頂貴哩！』後來有一個陳策，號季常，娶妻子姓柳，那柳氏十分兇惡，季常在客廳裏請客吃酒，喚窰姐兒來陪酒，那柳氏知道了，拿着棍子打着照壁大聲叫喊起來，客人被他嚇得都逃走。蘇東坡做兩句詩取笑他說道：『忽聞河東獅子吼，拄杖落手心茫然。』河東是姓柳的郡名，因為季常歡喜看佛經，東坡便拿佛經裏的典故「獅子吼」三字來取笑他。

(註十八)牝雞鳴 牝雞，便是雌雞；女人管男人的事體，好似雌雞啼。

(註十九)迴波詞 迴波，是曲子的名稱，唐朝的

御史大夫裴談，是怕老婆的；有一天在皇帝宮裏吃酒，有一個唱戲的，唱着迴波曲子說道：『迴波爾時，栲栳，怕婦也是大好，外邊祇有裴談，內裏無過李老。』李老是唐中宗，唐朝皇帝姓李，中宗也是怕韋皇后的，所以唱戲的唱着這個曲子取笑他君臣兩人。

(註二十) 汾陽 唐朝的郭子儀，封汾陽郡王；有七個兒子，八個女婿，都是做大官的。

(註二十一) 外黃 古時有一個張耳，是大梁地方人；他犯罪逃到外黃地方，外黃地方有一個有錢人的女兒，嫁給他，便做了他家的奴僕。

(註二十二) 斫樹摧花 古時有一個阮宣，娶武，歷陽的女兒做妻子；那武氏愛吃醋，阮家有桃

花樹一株開花的時候，阮宣說了一句：『好花。』武氏便把樹斫斷了，採去了花。

(註二十三) 方兄 晉時的魯褒，做一篇錢神論，有兩句說道：『親之如兄，字曰孔方。』孔是洞，說銅錢上有一個方洞，所以稱他是方兄。

(註二十四) 烏道鴻溝 烏道，是鴻溝都是拿他比方女人下身的那樣東西。

(註二十五) 白首 古時司馬相如，想娶茂陵地方一個女人做小老婆；他妻子卓文君知道了，做了一首白首吟，寄給司馬相如，他詩裏有兩句：『願得同心人，白頭不相離。』白首，是說夫妻恩愛，一塊兒住着到頭髮白的意思。

(註二十六) 池水清 古時有一個韓仲，是渠州

地方人，他在東川地方吃酒逛窯子；有一天夜裏，他正在妓女房裏吃酒，唱着池水清的曲子，他妻子從家裏帶着丫頭從背後走來，拿棍子打在他後腦，帽子也落下來，燈火也熄滅了。韓仲便去躲在牀底下。他的朋友都取他的綽號，喚也池水清。

（註二十七）紅牙 紅牙，是唱曲子的拍板。

（註二十八）蟬殼鷺灘 說男人瞞着老婆去偷別家女人的樣子。他趁老婆睡熟的時候，偷偷的攢出被來，好似金蟬脫殼，赤着腳，在地上輕輕的走着，好似鷺鷥鳥在水灘上走着一般。

（註二十九）犢車塵尾 古時的王導，他妻子曹夫人愛吃醋。王導怕他，便暗暗的在別處養着

許多小老婆。他夫人知道了，便坐着車子趕去。車子在路走着，曹氏心裏嫌他走得慢，便拿那拂塵帚的柄幫着車夫打馬。塵尾，便是拂塵帚。

（註三十）撻舅 古時有一個車武子，他的妻子愛吃醋。有一天，武子和他的舅兄同睡在一張牀上，拿一條紅裙掛在屏風上遮風，他老婆看見了，疑心他丈夫和女人睡着，便拿一把刀爬上牀去，揭開被頭來一看，原來是他自己的哥哥和他丈夫睡在一起。

（註三十一）化羊 從前京城裏有一個讀書人，名鞏，是一個怕老婆的。他老婆待他，輕則辱罵，重則拷打。平日拿一條長繩子吊住了丈夫的

脚不許他走開。有一天，他老婆睡熟了，鞏便和一個算命老太婆商量，拿一隻羊吊在繩子上。待到他老婆醒來，不見了丈夫，祇見一隻羊，十分詫異；那算命老太婆說他得罪了祖宗，所以罰他丈夫變一隻羊。他老婆聽了，抱住了羊，放聲大哭；算命老太婆叫你家裏人一齊走出去，在空房子裏做七天法事，他丈夫便偷偷的回，他老婆見了，十分歡喜；過了幾天，他又打丈夫，他丈夫爬在地下，裝羊叫，他老婆害怕起來，喊着祖宗求饒。

(註三十二) 李陽 古時王夷夫的老婆，郭泰甯的女兒，歡喜收藏銀錢；當時京城裏有一個大強盜，名叫李陽，人人聽了他的名兒害怕。王夷

夫對他妻子說道：『你搜括銀錢，不單是我，不許你，連李陽也說不許。』郭氏聽了，纔害怕，不敢收藏銀錢了。

(註三十三) 荆樹 古時京城地方有田真，田慶，田廣三兄弟，一塊兒商量分家；院子裏一株荆樹，也要鋸做三段分着。到了第二天，那荆樹忽然枯焦死了，好似火燒一般。田真說道：『樹聽說要分開了，他便枯死了，我們人還不及樹呢！』弟兄三人聽了哥哥的話，便不願意分家；那荆立樹刻長出葉來，又活過來了。

(註三十四) 惟有兄弟 宋朝一個亢宗，中了進士，和弟弟一塊兒隱居在中條山裏，不肯娶妻子；他說道：『我弟兄倆親親蜜蜜在一塊兒住

着，若娶了妻子，便有外姓人夾在裏面。」他弟弟聽了，也終身不娶妻子。

(註三十五)吹竿商子 古時有一個仙人，名商邱子，胥高邑地方人，一天到晚看着豬，歡喜吹竿；年紀七十歲，不娶妻子，臉色也不老。

(註三十六)五兩鹿皮 古時嫁女兒娶媳婦，拿鹿皮做聘禮，最重不過五兩。

(註三十七)馬棧 馬棧，便是馬房；古時匡章的母親，得罪了他的父親，匡章便把母親殺死了，屍身埋在馬房下面。

(註三十八)蠶室 古時有割去男人陽物的刑罰，名叫宮刑；受宮刑的人，怕風，要關在一間不通風的牢監裏。屋子裏燒着火，好似養蠶的煖

房；所以喚做蠶室。

(註三十九)療妬方 療，是治病；妬，是女人吃醋。療妬方，便是醫治女人吃醋的藥方。古時梁武帝打破了齊，捉來十幾個姑娘，梁武帝一天到晚和姑娘玩兒，皇后鄒氏知道了，氣得害病。有人對皇帝說：「山海經裏說的，『拿倉庚鳥的肉做了菜吃下去，可以醫治這吃醋的病。』」皇后吃下了，果然病好了，也不吃醋了。

(註四十)長舌 女人多說話，搬弄是非，喚做長舌婦。

(註四十一)優婆 佛經裏說的和尙，和信佛的男人，都喚做優婆塞；尼姑，和信佛的女人，都喚做優婆夷。

(註四十二) 鴨 鷄蛋不能變成雞，鳥蛋不能變成鳥，都喚做鴨。

(註四十三) 舌耕 教人讀書的行業，喚做舌耕。說他是拿舌頭換飯吃的。

顏氏

順天某生，家貧。值歲饑，從父之洛，性鈍，年十七，裁能成幅，而丰儀秀美，能雅諳，善尺牘，見者不知其中之無有也。無何，父母繼歿，子然一身，授童蒙於洛。

時村中顏氏有孤女，名士裔也，少慧，父在時，嘗教之讀，一過輒記不忘。十數歲，學父吟詠。父曰：「吾家有女學士，惜不弁耳！」鍾愛之，期擇貴婿。父卒，母執此志，三年不遂，而母又卒，或勸適佳士，女然之而未就也。適鄰婦踰垣來，就與攀談，一字紙裏繡綫，女啟視，則某手翰，寄鄰生者，反復之而好焉。鄰婦窺其意，私語曰：「此翩翩一美少年，孤與卿等，年相若也，倘能垂意，妾嚙渠儂脰合之。」女脈脈不語。

婦歸，以意授夫，鄰生故與生善，告之大悅。有母遺金鴉環，託委致焉，刻日成禮，魚水甚懽。及睹生文，笑曰：「文與卿似是兩人，如此何日可成？」朝夕勸生研讀，嚴如師友，斂昏，先挑燭據案自哦，爲丈

夫率聽漏三下，乃已。如是年餘，生制藝頗通，而再試再黜，身名蹇落，饜餽不給，撫情寂漠，嗷嗷悲泣。女誦之曰：『君非丈夫，負此弁耳！使我易髻而冠，青紫直芥視之。』生方懊喪，聞妻言，睽陽而怒曰：『閨中人，身不到場屋，便以功名富貴似汝，在廚下汲水炊白粥，若冠加於頂，恐亦猶人耳！』女笑曰：『君勿怒，俟試期，妾請易裝相代，倘落拓如君，當不敢復藐天下士矣！』生亦笑曰：『卿自不知藁苦，請嘗試之，但恐綻露，爲鄉鄰笑耳！』女曰：『非戲語。君嘗言燕有故盧，請男裝從君歸，僞爲弟，君以極裸出，誰得辨其非？』生從之。

女入房，巾服而出，曰：『視妾可作男兒否？』生覩之，儼然一顧影少年也。生喜，徧辭里社，交好者薄有餽遺，買一羸蹇，御妻而歸。生叔兄尙在，見兩弟如冠玉，甚喜，晨夕恤顧之；又見宵旰攻苦，倍益愛敬，僱一翦髮雛奴，爲供給使，暮後輒遣去之。鄉中弔慶，兄自出周旋，弟惟下帷讀，居半年，罕有視其面者。客或請見，兄輒代辭，讀其文，矚然異，或排闥而迫之，一揖便亡去。客覩丰采，又俱傾慕，由此名大謨，世家爭願贅焉。叔兄商之，惟蹶然笑，再強之，則言矢志青雲，不及第，不昏也。

會學使案臨，兩人並出，兄又落，弟以冠軍應試，中順天第四，明年成進士，授桐城，命有吏治，尋遷河南道，掌印御史，富埒王侯，至託疾乞骸骨，賜歸田里，賓客填門，迄謝不納。又自諸生以及顯貴，並不

言娶人無不怪之者。歸後，漸置婢，或疑其私，嫂察之，殊無苟且。

無何，明鼎革，天下大亂，乃謂嫂曰：『實相告，我小郎婦也，以男子翦茸，不能自立，負氣自爲之，深恐播揚，致天子召問，貽笑海內耳。』嫂不信，脫鞵而示之足，始愕，視鞵中，則敗絮滿焉。於是使生承其銜，仍閉門而雌伏矣。而生平不孕，遂出貲贖妾，謂生曰：『凡人置身通顯，則買姬媵以白奉，我宦迹十年，猶一身耳。君何福澤，坐享佳麗？』生曰：『面首^五三十人，請卿自置耳！』相傳爲笑。

是時生父母，屢受覃恩矣，搢紳拜往，尊生以侍御禮。生羞襲閭銜，惟以諸生自安，終身未嘗輿蓋云。

異史氏曰：『翁姑受封於新婦，可謂奇矣！然侍御而夫人也者，何時無之？但夫人侍御者少耳！天下冠儒冠，稱丈夫者，皆愧死矣！』

順天地方，有一個秀才，家裏窮苦，遇見荒年，跟着父親到洛陽地方。性格粗笨，年紀十七歲，纔能夠做成功一篇文章，那相貌長得十分標緻，會說笑話，會寫信。看見他的人，不知道他肚子裏沒有學問的。不多幾天，爹娘跟着死了，孤零零一個人，教小孩子讀書，在洛汭地方。這時候村坊裏姓顏的，有一個死了爹娘的姑娘，——是讀書人家的後代，——年輕的時候，生得聰明，他父親在世的時

候，常常教他讀書，讀過一遍，便記在肚子裏，不忘記。到了十幾歲，學着父親做詩；他父親說道：『我家有一個女學士了！可惜不是男人呢！』十分歡喜。他存心想替他挑選一個做官的女婿。父親死了，他母親打定這個主意，三年工夫，檢不到好女婿；他母親又死了，有人勸他嫁一個好好的讀書人。那姑娘心裏也願意，但是也沒有這樣一個人可以嫁他。恰巧是隔壁一個女人，爬着牆頭過來，和他說笑。有一張字紙，包着繡花線；那姑娘打開來一看，便是這秀才寫的信，是寄給隔壁這個秀才的。他拿了這一封信，翻來覆去看着，心裏歡喜他信上面的文章做得好，字也寫得好；這鄰舍女人看出他的心事來，悄悄的對他說道：『這個人是一個很漂亮的人，標緻小夥子死了爹娘，也和妹妹一樣，年紀兩個人也差不多；倘然你歡喜他，我便叮囑我丈夫替你做媒，說成了這頭親事。』這姑娘靜悄悄的不說一句話。

那女人回家去，把這個意思叮囑他的丈夫；鄰舍那個秀才，原是和這個秀才，是好朋友，去告訴他，十分歡喜。他有母親留下來的，一隻金鴉，託他轉送去，算是聘禮呢。檢定了日子，做了親，夫妻兩人十分要好；待到看見秀才做的文章，笑着說道：『文章和你，好似兩個人做的；這樣子幾時可以考得功名？』早早夜夜勸秀才用功讀書，嚴緊得和做先生一般；快到天晚，先點着燈，伏在桌子上。

自己讀書給丈夫做一個榜樣；聽得更打了三下，纔不讀。——這樣子一年多工夫，這秀才文章做得十分通順，卻去考了幾回，不中幾回；名氣很壞，連飯也沒得吃。心裏淒涼冷靜，喊着肚子餓，又傷心，吊下眼淚來；他女人喝着說道：『你不是好漢子，枉算是一個男人呢！倘叫我做了男人，看着考功取名，好似拾芥菜子一般容易呢。』這秀才正在肚子裏不高興的時候，聽了老婆的話，瞪着眼睛生氣說道：『躲在房裏的女人，自己不會到考場裏去過，便認做這功名富貴，好似你在廚房裏吊一桶井水煮白粥一般容易嗎？若男人的帽子一擱在頭頂上，怕也和我一樣了。』他女人笑着說道：『你不要生氣，待到考的日子到了，我便改了打扮去替你考；倘然考不中，和你一樣，便不敢再看輕天底下的讀書人了。』秀才也笑着他說道：『你不嘗過黃木的苦味，請你去嘗一嘗；看祇怕露出破綻來，給鄰舍人家笑話罷了。』他女人說道：『這個不是笑說，你從前說起順天地方有老家在那裏，便改了男人打扮，跟着你回去，假說是你的兄弟；你是包在抱裙裏的時候出來的，什麼人能夠認出你是假的呢？』那秀才依了他的話。

這女人走進房裏去，戴着方巾，穿着男人的衣服走出來，說道：『你看看我可以做得男人嗎？』秀才看看他，活像一個狠漂亮的年輕男人呢。秀才心裏歡喜，一個一個的去告辭了鄰舍人家，和他

要好的朋友，都送一點點禮物；買了一匹瘦驢子，叫妻子騎着回家去。秀才叔叔家裏的哥哥還活着，看見兩個弟弟，面貌長得和帽子下面蓋着一片白玉一般，十分歡喜，早早夜夜看顧他，又看見他日日夜夜用功讀書，加倍越發歡喜敬重他。僱一個短頭髮的小僮兒，替他做事體；到夜晚以後，打發他回去。遇到隣舍人家有喪事喜事，哥哥一個人出去應酬，弟弟祇是關上房門讀書。住了半年，很少有人見他的面的。有客人要喚他出來見一見面，他哥哥便代他推辭，讀他做的文章，便睜大了眼睛很詫異。有人推進房門去，逼着見他，作一個揖，便逃了去。那客人見了他的面貌神氣，又大家稱讚他。從此名氣十分大，做官人家搶着要招贅他去，做女婿；那叔叔家的哥哥，和他商量，量祇是嘻嘻着嘴笑着。再三逼着他，是說：「立定主意，要得功名，不中狀元，不取妻子的。」

遇到學臺來招考，兩個人一塊兒去考，哥哥又不取，弟弟考中了第一名，去考鄉場，中了順天府第四名舉人，第二年中了進士，給他做桐城縣知縣，有好官的名氣。過了幾天，陞做河南道掌印御史，錢多得和封王封侯的人家差不多，便推說害病，求放他回去，皇帝許他回家去。客人塞滿了門了，到底回絕出去，不收留他。又從中秀才起，直到做大官，從來不說起娶親的事體，傍人沒有一個不說他奇怪的。回家以後，慢慢的買了頭，有人疑心他和了頭私通，他嫂嫂留心看他，一點沒有偷

偷摸摸的事體。

不多幾天，明朝滅亡了，天底下十分反亂，便對嫂嫂說道：『老實告訴你，我是小叔的老婆呢。因為丈夫沒用，不能夠自己立功名；我生氣，自己做出這個事體來的。深怕傳說出去，被皇帝喚去查問，給四處地方的人笑話呢。』嫂嫂不信他的話，脫下靴子來，給他一隻小腳看看，纔詫異起來，看看靴子裏面，便是破棉花塞滿了。從此便叫秀才接下他的功名去，仍舊關着房門做女人，躲起來了。但是一生一世不會生過孩子，便拿出錢來買一個小老婆，對秀才說道：『大概一個人，自己做到大官，便買姑娘小老婆拿來自己尋快活；我在外面做官做了十年，還是孤零零一個人。你怎麼這樣大的福氣，坐着享用美人兒？』秀才說道：『小白臉三十個人，請你自己去喚來享用便了。』大家說出去當做笑話。

到這個時候，秀才的父母已經親幾次受着誥封了；和紳士人家來往着，敬重秀才，拿看待御史官的禮節看待他。秀才不好意思，冒用老婆的官銜，祇守着秀才的本分，到老不會用過轎馬扇繖呢。異史氏說道：『做公婆的受誥封在新娘手裏，可算得奇怪事體了！但是做御史官太太的，什麼時候沒有這種人？祇是太太做御史官的人，很少呢。天底下戴讀書人帽子，自稱男子漢的人，都要慚。

愧死了！

(註一)渠儂 渠儂便是他；女人不好意思對人稱自己的丈夫，便拿他字做替代。

(註二)睽睽 睽大了眼珠生氣的神氣，喚做睽睽。

(註三)藥苦 藥是黃木樣子和石榴皮差不多，黃色味苦。藥苦是比方人吃苦。

(註四)瞞然 睜大了眼珠詫異的樣子。

菱角

胡大成楚人，其母素奉佛，成從塾師讀，道由觀音祠，母囑過必入叩。一日至祠，有少女挽兒遊戲，其中髮掩頸而風致娟然。時成年十四，心好之，問其姓氏，女笑云：『我祠西焦畫工女菱角也。問將何爲？』成又問：『有婿家無？』女醜然曰：『無也。』成言：『我爲若婿好否？』女慚云：『我不能自主。』

(註五)面首 宋武帝的女兒山陰公主，是廢帝的妹妹，嫁給何戡做妻子，常常和他哥哥同坐一輛車子，在宮裏走進走出。公主對廢帝說道：『哥哥有許多宮娥妃子，怎麼做妹子的祇有一個丈夫？』廢帝便喚三十個標緻男人陪伴他，和他玩兒，名叫面首。是說那班男子打扮得頭光面滑的意思，便是如今的小白臉。

而眉目澄澄，上下睨成，意似欣屬焉。成乃出，女追而遙告曰：「崔爾成吾父所善，用爲媒，無不諧。」成曰：「諾。」因念其慧而多情，益傾慕之。

歸向母，實白心願。母止此兒，常恐拂之，卽浼崔作冰。焦責聘財，奢事已不就。崔極言成清族美才，焦始許之。

成有伯父，老而無子，授教職於湖北，妻卒任所，母遣成往奔其喪，數月將歸，伯父亦病卒，淹留既久，適大寇據湖南，家耗遂隔，成竄民戶，吊影孤惶而已。

一日，有媪年四十八九，縈迴村中，日昃不去，自言離亂罔歸，將以自鬻。或問其價，言：「不屑爲人奴，亦不願爲人婦；但有母我者，則從之，不較直。」聞者皆笑。成住視之，而日間有二三頗肖其母，觸於懷而大悲。自念隻身，無縫紉者，遂迎歸，執子禮焉。媪喜，便爲炊飯織履，劬勞若母，拂意輒譴之，而少有疾苦，則濡煦過於所生。忽謂曰：「此處太平，幸無可虞，然兒長矣，雖在羈旅，天倫不可廢。三兩日，當爲兒娶婦。」成泣曰：「兒自有婦，但間阻南北耳。」媪曰：「大亂時，人事翻覆，何可株待？」成又泣曰：「無論結髮之盟不可背，且誰以嬌女付萍梗人？」

媪不答，但爲治簾幌衾枕，甚周備，亦不識所自來。一日，日旣夕，戒成曰：「燭坐勿寐，我往視新婦。」

來也未。』遂出門去。三更既盡，媼不返，心大疑。俄聞門外譁，出視，則一女子坐庭中，蓬首啜泣。驚問：『何人？』亦不語。良久，乃言曰：『娶我來，卽亦非福，但有死耳。』成大驚，不知其故。女曰：『我少受聘於胡大成，不意湖北去，音信斷絕。父母強以我歸汝家，身可致，志不可奪也。』成謝而哭曰：『卽我是胡某，卿菱角耶？』女收涕而駭，不信。相將入室，卽燈審，顧曰：『得無夢耶？』于是轉悲爲喜，相道離苦。

先是亂後，湖南百里，滌地無類。焦攜家，竄長沙之東，又受周生聘，亂中不能成禮，期是夕送至其家。女泣不置，家人強置車中，至途次，女顛墜車，遂有四人荷肩輿至，云：『是周家迎女者。』卽扶升輿，疾行若飛，至是始停。一老姥曳入，曰：『此汝夫家，但入勿哭。汝家婆婆，旦晚將至矣。』乃去。

成詰知情事，始悟媼神人也。夫妻焚香共禱，願得母子復聚。母自戎馬戒嚴，同儕人婦，奔伏澗谷。一夜，姥言寇至，卽並張皇四匿。有童子以騎授母，母急不暇問，扶肩而上。輕迅剽遒，瞬息至湖上，馬踏水奔騰，蹄下不波，無何，扶下，指一戶云：『此中可居。』母將啓謝，回視其馬，化爲金毛犴，高丈餘，童子超乘而去。

母以手搥門，豁然啟扉，有人出問，怪其音熟，視之，成也。母子抱哭，婦亦驚起，一門歡慰。疑媼爲大士現身，由此持觀音經咒益虔，遂流寓湖北治田廬焉。

胡大成是湖北地方人，他的母親一向敬重菩薩，大成到書房裏去讀書，路上走過觀音廟門口，母親叮囑他：『走過一定要走進去磕頭。』有一天，走進廟去，有一個年輕的姑娘，拉着一個孩兒，在裏面玩兒，那頭髮蓋在頸子上面，他的神氣很標緻。這時候大成年紀十四歲，心裏歡喜他，問他的名姓，那姑娘笑着說道：『我是廟西面焦畫師的女兒，名喚菱角的便是，你問我有什麼事體？』大成又問他：『可有女婿了沒有？』姑娘紅着臉說道：『沒有呢！』大成說：『我做你的女婿，可好不好？』姑娘害羞說道：『我不能夠自己做主。』他眼睛烏溜溜的上上下下看着大成，神氣好似歡喜嫁他的。大成便走出去，姑娘追上去，站得遠遠的對他說道：『崔爾成是我父親的要好朋友，請他來說媒沒有不成功的。』大成說道：『知道了。』便想他聰明又多情，越發歡喜他。

回家去，對着他母親，老老實實說出他心裏願意的事體來，母親祇有這一個兒子，常常怕不如他的心意，便去託那姓崔的做媒。那姓焦的要聘禮要得很多，事體已經不成功了，姓崔的再三說：『大成是清白人家，又是好才學。』姓焦的纔答應他。

大成有一個伯父，年紀老了，沒有兒子，做教官在湖北地方，妻子死在衙門裏，母親打發大成去吊他的孝，幾個月工夫，打算要回家去，伯父又害病死了，住下了日子長久了，遇到一羣大強盜，霸住

了湖南地方，家裏的信息便斷了。大成躲在百姓家裏，自己看看，一個人，心裏很淒涼罷了。

有一天，有一個老太婆，年紀四十八九歲，在村坊裏跑來跑去；到太陽落下去的時候，他還是不回去。他自己說：『強盜造反，一家人分離開了，沒有地方可以回去，打算自己賣去自己。』有人去問他：『要賣多少錢？』他自己說道：『不肯做人家的奴才，也不願意做人家的老婆，祇叫有人要我去做母親的，便跟他去，不較量價錢的。』聽得他的話的人，都笑他。大成走去看看他，臉兒眼睛上面，有兩三處地方很像他的母親。想起了心事，便十分傷心，自己想：單身一個人，沒有替他縫補衣裳的人，便迎接他回家去，盡做兒子的規矩。老太婆歡喜，便替他煮飯做鞋子，辛苦得好似做娘一樣。不聽他的話，便要罵他；他稍稍有一點疾病痛苦，便看管他，照料他，勝過他自己親生的。忽然對他說道：『這個地方太平，可以不用耽憂；但是孩兒年紀大了，雖說在客邊，做人家的道理是不能夠不做的。過三兩天，便替孩兒娶一個媳婦。』大成哭着說道：『孩兒本來有一個媳婦，祇因為分開在南北兩處地方罷了。』老太婆說道：『世界大亂的時候，人家裏的事體顛顛倒倒，怎麼可以呆等着？』大成哭着說道：『不要說夫妻說定了，不能夠翻悔；還有什麼人肯把他心愛的女兒，嫁給我這個飄來飄去的人？』

老太婆不回答他，祇是替他做門簾帳子被褥枕頭，十分完備——也不知他是從什麼地方來的，——有一天，天已經晚了，叮囑大成說道：『點着蠟燭坐着，不要睡，我去看看新娘娘來了沒有。』便走出門去。三更天已經打過，老太婆不回來，心裏十分詫異，停了一回，聽得門外面吵鬧的聲音，走出去一看，便有一個女人，坐在院子裏，披着头髮在那裏哭。詫異起來，問他：『是什麼人？』也不說話。好半天，纔說道：『娶我來也不是好事體，祇有尋死罷了！』大成十分詫異，不知道他什麼事體。那女人說道：『我年紀小的時候，許給了胡大成，不料他到湖北地方去，信息斷絕了。爹娘硬拿我許給你家裏；我的身體，可以拿來，我的心願是不能夠捨去的！』大成聽了他哭，連忙說道：『現在我便是那姓胡的，你可是菱角嗎？』那女人住了哭，便詫異起來，不相信；他兩個人拉着手走進房裏去，燈光下細細的一看，說道：『不知道是不是做夢呢！』從此便把傷心丟開，變做歡喜，兩個人說分別以後想得苦。

從前反亂以後，湖南一百里地方，逃得和洗過的一般，沒有人姓焦的；帶着家裏人，逃到長沙的東面去，又收了周秀才的聘禮。在亂世的時候，不能夠結親，說定了在這一天夜裏，送到他家裏去。那女兒哭着，不洗臉不梳頭，家裏的人硬推他坐在車子裏，到了路上，女兒翻下車來，便有四個人抬

着轎子走來，說是：『周家來迎娶的。』便扶他坐上轎子，很快的走着，好似飛的一般；到了這個地方，纔停下。一個老太婆拉他走進去，說道：『這裏是你丈夫家裏，祇管進去，不要哭，你家裏的婆婆早晚快要來了。』說着便去了。

大成問明白了這一番情形，纔明白這個老太婆是菩薩呢；夫妻點着香，一塊兒拜着，禱告着，願意叫娘兒子再在一塊兒。母親自從兵馬反亂起來，跟了同伴的女人跑去，躲在山溪邊的洞裏，一夜，有一個老太婆喊着說道：『強盜來了！』便一齊慌慌張張的四面逃開，躲着。有一個兒童拉一匹馬來，給他母親，母親慌慌張張的也沒有工夫問他，扶着他肩膀，騎上去，又輕又快，跑着。一轉眼跑到洞庭湖上面，馬踏着水面跑去，馬蹄下面的水一點不動；不多時候，扶他走下馬來，拿手指着一扇門，說道：『這個裏面，可以住下。』他母親正要說話謝他，回轉臉去看那匹馬，變做了金毛的犼，一丈多高，那童兒騎在上面便去了。

母親拿手去打門，很快的自己開着門，有一個人走出來問：『是什麼人？』奇怪他的聲音狠熟，一看，他是大成呢。娘兒子抱住了哭，那媳婦也詫異起來，走攏來；一家人又歡喜，又放了心。疑心那老太婆是觀音菩薩現身的，從此念着觀音的經咒，越發誠心，便寄住在湖北地方，買下田地房子了。

(註一)株待 株，便是樹；待，是守候的意思。古時有一個種田人，田邊有一株樹，有一隻兔子，跑得很快，撞樹上死了；那種田人便天天在樹傍呆守着「株待」二字，是死守的意思。

(註二)萍梗 是比方人和浮萍一般飄來飄去，沒有一定的地方。

(註三)金毛狍 北邊有一種野獸，名叫狍，樣子好似狗一般，要吃人的。

邢子儀

滕有楊某，從白蓮教黨，得左道之術。徐鴻儒誅後，楊幸漏脫，遂挾術以邀家。中田園樓閣，頗稱富有。至泗上某紳家，幻法爲戲。婦女出窺，楊睨其女美，旣歸，謀攝取之。其繼室朱氏亦風韻，飾以華妝，僞作仙姬。又授木鳥，教之作用，乃自樓頭推墮之。朱覺身輕如葉，飄然凌雲而行，無何至一處，雲止不前，知己至矣。是夜明月清潔，俯視甚了，取木鳥投之。鳥振翼飛去，直達女室。女見采禽翔入，喚婢撲之，鳥已冲簾出。女追之，鳥墮地作鼓翼聲。近逼之，撲入裙底，展轉間，負女飛騰，直冲霄漢。婢大號，朱在雲中言曰：「下界人勿須驚怖，我月府姮娥也。渠是王母第九女，偶謫塵世。王母日切懷思，暫招去，一相聚會，卽送還耳。」遂與結襟而行。方及泗水之界，適有放飛爆者，斜觸鳥翼，鳥驚墮，牽朱亦墮，落一秀才

家秀才邢子儀家赤貧，而性方鯁。曾有鄰婦夜奔，拒不納，婦銜憤去，譖諸其夫，誣其挑引。夫固無賴，晨夕登門詬辱之。邢因貨產，僦居別村。聞相者顧某，善決人福壽，踵門叩之。顧望見笑曰：「君富足千鍾，何著敗絮見人，豈謂某無瞳耶？」邢嗤妄之。顧細審曰：「是矣！雖固蕭索，然金穴不遠矣。」邢又妄之。顧曰：「不惟暴富，且得麗人。」邢終不以爲信。顧推之出，曰：「且去！且去！驗後方索謝耳。」是夜獨坐月下，忽二女自天降，視之皆麗姝，詔爲妖，因致詰問。初不肯言，邢將號召鄉里，朱懼，始以實告。且囑勿洩，願終從焉。邢思世家女，不與妖人婦等，遂遣人告諸其家。其父母自女飛升，零涕惶惑，勿得報書，驚喜過望。立刻命輿馬星馳而去，報邢百金，攜女歸。邢得豔妻，方爨四壁，得金甚慰，往謝顧。顧又審曰：「尙來尙未！泰運已交，百金何足言？」遂不受謝。先是，紳歸請于上官捕楊，預遁，不知所之，遂籍其家，發牒追朱。朱懼，牽邢飲泣。邢亦計窮，姑賂承牒者，賃車騎，攜朱詣紳，哀求解脫。紳感其義，爲極力營謀，得贖免。留夫妻於別館，懽如戚好。紳女幼受劉聘，劉一時顯秩也。聞女寄邢家信宿，以爲辱，反姻書與女絕婚。紳將議姻他族，女告父母，誓從邢。邢聞之喜，朱亦喜，自願下之。紳憂邢無家，時楊居宅從官貨，因購之。夫妻遂歸，出囊金，粗治器具，蓄婢僕。旬日間，耗費已盡，但薰女來，當復得其資助。一夕，朱謂邢曰：「孽夫楊某，曾以千金埋樓下，惟妾知之，適視其處，磚石依然，或窖藏無恙，未可知。」往共發之，果得

金因信願術之神，厚報之。後女子歸，妝貲豐盈，不數年富甲一郡矣。

異史氏曰：「蓮殲滅而楊獨不死，又附益之，幾疑恢恢者，疎而近於漏矣；而孰知天之留之，蓋爲那也不然，那雖否極而泰，亦烏能倉卒起樓閣，累巨金哉？不愛一色，而天輒報之以兩。嗚呼，造物無言，而意可知矣！」

滕縣地方，有一個姓楊的，入了「白蓮教」的黨，有邪法子；白蓮教頭兒徐鴻儒，殺了頭以後，姓楊的幸得逃出來，便靠着他的本領，到四處去游玩；家裏田地園子樓房屋子，很算得有錢。他到泗水地方，一家紳士人家，做着邪法玩兒；姑娘媳婦們走出來看他，姓楊的看見他女兒長得標緻，待回到家去，商量去搶他來。他的塾房老婆，姓朱的，也長得好模樣兒，打扮得十分標緻；假裝做仙女，又給他一隻木頭鳥，教他使用的法子，便從樓上推他下去。那朱氏覺得身子輕得和樹葉兒一般，飄蕩蕩的架着雲走去；不多幾時，走到一處地方，雲停止了，不向前去，知道已經到了。這一天夜裏，月光兒很乾淨清爽；低下頭去，看得十分明白，拿了木頭鳥丟下去。那鳥張着翼膀飛去，一直飛到那女兒的屋子裏；那女兒看見五色的鳥飛進來，喚丫頭去捉他，那鳥已經飛到門簾外面去了。女兒去追他，那鳥落在地上，做出拍着翼膀的聲音來；走上去捉他，他攢到裙子底下去。一轉身的

時候他背着女兒飛上去，一直衝上雲裏去。丫頭大聲叫喊起來，那朱氏在雲裏面說道：『下面世界上人不要驚慌，我是月宮裏的嫦娥呢。他是王母第九個女兒，偶然罰落在世界上，王母娘娘天天十分想着他，暫時喚他去見一見面，便送他回來的。』便和他拉着衣襟走去。

正走到泗水的邊界上，恰巧有人放流星的斜飛過來，打在鳥翼膀上，鳥受驚落下地來，拉着朱氏一塊兒落下來，落在一個秀才家裏。秀才名喚邢子儀，家裏十分窮苦，他脾氣正派，曾經有一個鄰舍女人，夜裏跑來尋他，他推出去不收留他。那女人肚子裏生氣，走去對他丈夫說邢子儀的壞話，造謊說他來調戲；他丈夫原是一個無賴，早夜夜走上門去罵他。邢子儀便賣去了田產，寄住在別個村坊裏。聽說有一個看相的姓顧的，狠能夠看得出人的好處長命，便走到他家裏去問他，姓顧的看見他來，笑着說道：『你是有錢有一千鍾的人，怎麼穿了破棉衣走出來見人？難道說我是沒有眼珠的嗎？』邢子儀冷笑着說他錯了。姓顧的，細細的一看，說道：『不錯了！雖說依舊是窮苦，但是得到金洞的日子也不遠了。』邢子儀又不相信他，姓顧的說道：『不但是忽然有錢，還得到美人兒。』邢子儀到底是不相信他，姓顧的推他出去，說道：『暫時回去，暫時回去！我的說話驗了以後，再向你要謝禮呢。』

這一夜，一個人坐在月光下面，忽然兩個女人從天上落下來；一看他，都是標緻女人。詫異着認做他是妖怪，便去查問他；起初不肯說出來，邢子儀要去喚鄰舍人家走來，朱氏害怕，纔把實在情形告訴他，又叮囑他不要說出去，情願到老跟着他呢。邢子儀想想，做官人家的女兒，不能夠和邪法的女人一樣看待，便打發人去告訴他的家裏。他的爹娘自從女兒飛上天去以後，吊着眼淚，又詫異着；忽然接到來通報的信，詫異歡喜得過了他的想望。立刻僱着轎馬，連夜跑着去，給邢子儀一百塊錢，帶着女兒回家去。邢子儀得到了標緻的老婆，正憂愁家裏窮得利害；拿了他的錢，心裏十分歡喜，跑去謝那姓顧的。姓顧的又看着他的臉，說道：「還不會到！還不會到！好運氣已經交上了，一百塊錢算得什麼事？」不收他的謝禮。

從前那紳士回家去，去告到官裏去捉姓楊的，姓楊的早逃走了，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。便抄沒他的家財，發出牌票去捉朱氏，朱氏害怕，拉住了邢子儀，吊着眼淚。邢子儀也沒有法子，暫時送錢給那拿牌票的人，僱着車馬，帶着朱氏，到紳士家裏去，苦求他想法子，免了罪。紳士感激他的義氣，替他竭力想法子，得拿錢去贖了罪，留他夫妻住在別處屋子裏，要好得和親戚至好一般。那紳士的女兒，年紀小的時候，受了劉家的聘禮，——姓劉的是當時做大官的，——聽說女兒寄

住在邢家過夜，認做是丟臉的事體，還了婚書，和女家斷了婚姻。紳士打算到別家去說媒，女兒對爹娘說：『立定主意要嫁邢子儀。』邢子儀聽得了歡喜，朱氏也歡喜，自己願意在他下面做小老婆；紳士憂愁，姓邢的沒有家裏，這時候那姓楊的住宅，由官出賣，便去買下來，夫妻便回家去，拿出從前的錢來，稍稍買幾樣傢伙，養着了頭用人。十天工夫，錢已經用完了，祇望那女兒來，還可以得到他拿錢來相助。有一天夜裏，朱氏對邢子儀說道：『作孽的丈夫，那姓楊的，曾經拿一千塊錢埋在樓下，祇有我知道的；方纔我去看那地方，磚頭石塊照舊鋪着，說不定地洞裏藏着不會動，也是不知道的。』去一塊兒掘開來一看，果然得了錢，便相信那姓顧的本領不錯，重重的謝他。後來女兒嫁來，嫁裝錢很多，不多幾年，有錢算府城裏第一家了。

異史氏說道：『白蓮教的人，統統殺完了，祇有那姓楊的不死，又給他格外得意。幾乎要疑心那做天的疎忽了，要漏去這個人了。又有什麼人知道，天的留下他，原來爲這個姓邢的；若不是這樣，姓邢的雖說是壞，運過了好運來，也怎麼能夠立刻造起樓房，積起許多錢來呢？不收留一個女人，那天便給他兩個。唉，那天雖不說話，他的意思可以明白了。』

陳錫九，邳人。父子言爲邑名士，富室周某仰其聲望，訂爲婚姻。陳累舉不第，而家蕭索，游學于秦，數年無耗，陰有悔心。以少女適王孝廉爲繼室。王聘儀豐盈，僕馬甚都，以此益憎錫九貧，堅意絕婚。問女，女不從，怒以惡服飾遣歸。錫九日不舉火，周亦不甚顧恤。一日，使傭媼以饘榼餉女，入門，向母曰：「主人使某視小姑姑餓死否！」女恐母慚，強笑以亂其詞，因出榼中肴餌，列母前。媼止之曰：「無須爾。自小姑入人家，何曾交換出一杯溫涼水？吾家物料，姥姥亦無顏啗噉得。」母大悲，聲色俱變，媼不服惡語相侵，紛紜間錫九自外入，訊知大怒，撮毛批頰，趕逐出門而去。

次日，周來迎女，女不肯歸，明日復來，增其人數，衆口叟叟，如將尋鬪。母強勸女去，女潛然拜母，登車而去。過數日，又使人來，逼索離昏書，母強錫九與之，惟望子言歸，以圖別處。周家有人自西安來，久知子言已死，陳母哀憤成病，尋卒，哀迫之中，猶冀妻臨，久之渺然，悲憤益切。薄田數畝，鬻治葬具，葬已，乞食赴秦，以尋父骨。

至西安，徧訪居人，或言：「數年前有書生死於逆旅，葬之東郊，今冢已沒。」錫九無策，惟朝丐市廛，暮宿野寺，冀有知者，會晚經叢葬處，有數人遮道，逼索飯價。錫九曰：「我異鄉人，乞食城郭，何處少人飯價？」共怒，摔之仆地，以埋兒敗絮塞其口，力盡聲微，漸就危殆。忽共驚曰：「何處官府至矣！」釋

手寂然。俄有車馬至，便問：『臥者何人？』卽有數人扶至車下，車中人曰：『是吾兒也！孽鬼何敢爾？可悉縛來，勿致漏脫！』錫九覺有人去其塞，少定，細認，真其父也。大哭曰：『我爲父骨良苦，今固尙在人間耶？』父曰：『我非人，太行總管也，此來亦爲吾兒。』錫九哭益哀，父稍稍慰諭之。錫九泣述岳家離昏，父曰：『無憂，今新婦亦在母所，母念兒甚，可暫一往。』遂與同車，馳如風雨。

移時，至一官署，下車，入重門，則母在焉。錫九啜泣聽命，見妻在母側，問母曰：『兒婦在此，得無泉下物耶？』母曰：『非也。有汝父接將來，待汝歸後，當便送去。』錫九曰：『兒侍父母，不願歸矣。』母曰：『辛苦跋涉而來，爲父骨耳，汝不歸，初志云何也？且汝孝行，已達天帝，賜汝金萬觔，夫妻享受正遠，何言不歸？』錫九垂泣，父數數促行。錫九哭失聲，父怒曰：『汝不行耶！』錫九懼，收聲，始詢葬所，父挽之曰：『子行，我告之。去叢葬處百餘步，有子母白榆，是也。』挽之甚急，竟不遑別母。門外有健僕，捉馬待之。既超乘，父囑曰：『日所宿處，有少資斧，可速辦裝歸，向岳索婦，不得婦，勿休也。』錫九諾而行。

馬絕駛，雞鳴至西安，僕扶下，方將拜致父母，而人馬已杳。尋至舊宿處，倚壁假寐，以待天明，坐處有拳石礙股，曉而視之，白金也。市棺賃輿，尋雙榆下，得父骨而歸。合厝既畢，家徒四壁，幸里中憐其孝，共飯之。將往索婦，自度不能武，與族兄十九往，及門，門者絕之。十九素無賴，出詞穢褻，周使人勸錫九

歸願卽送女去。錫九乃還。

初女之歸也，周對之罵堵及母，女不語，但向壁零涕。陳母死，亦不逆聞，得離書，擲向女曰：『陳家出汝矣。』女曰：『我不曾悍逆，出我爲何也？』欲歸質其故，又禁閉之。後錫九如西安，遂造凶計，以絕女志。此事一播，遂有杜中翰來議姻，竟許之。親迎有日，女始知，遂泣不食，以被掩面，氣如游絲。周正無所方計，忽聞錫九至，發語不遜，意料女必死，遂昇歸錫九，意將待女死，以洩其憤。錫九歸而送女者已至，猶恐錫九見其病而不內，甫入門，委之而去。鄰里代憂，共謀昇還錫九，不聽，扶至榻上，而氣已絕，始大恐。正皇迫問，周子率數人持械入門，窗盡毀，錫九逃匿，苦搜之，鄉人盡爲不平。十九糾十餘人，銳身急難，周子兄弟皆被夷傷，始鼠竄而去。

周益怒，訟於官，捕錫九十九……等。錫九將行，以女尸囑鄰嫗，忽聞榻上若息，近視之，秋波微動矣。少時，已能轉側，大喜，詣官自陳，宰怒周誣，訟周懼，略以重賂，始得免。錫九歸，夫妻相見，悲喜交并。先是，女絕食奄臥，自矢必死，忽有人捉起，曰：『我陳家人也。』速從余去，夫妻可以相見，不然無及矣。『不覺身已出門，兩人扶登肩輿，頃刻至官廳，見公姑具在，問：『此何所？』母言：『不必問，容當送汝歸。』一日，見錫九至，竊喜，一見遽別，心頗疑怪。公不知何事，恆數日不歸，昨夕忽歸，曰：『我在武夷，』

遲歸二日，難爲保兒矣！可速送兒婦去！遂以輿馬送女，忽見家門，遂如夢醒。女與錫九共述曩事，相與驚喜。

由此夫妻相聚，但朝夕無以自給。錫九於村中設童蒙帳，兼自攻苦。每私語曰：「父言『天賜黃金』，今四堵空空，豈訓讀所能發跡耶？」一日，自塾中歸，遇二人，問之曰：「君陳某耶？」錫九然之。二人卽出鐵索繫之，錫九不解其故。少間，村人畢集，共詰之，始知郡盜所牽，衆憐其冤，醜錢賂役，以是途中得無苦。至郡見太守，歷述家世。太守愕然曰：「此名士之子，溫文爾雅，烏能作賊？」命脫繯，取盜嚴梏之。始供爲周某，賄錫九，又訴翁壻反面之由。太守益怒，立刻拘提。卽延錫九至署，與論世好。蓋太守舊邳宰韓公之子，故子言受業門人也。贈燈火之費百金，並以二騾代步，使不時趨郡，以課文藝。轉於各上官游揚其孝，自總制而下，皆有餽遺。錫九裘馬而歸，夫妻慰甚。

一日，妻母哭至，見女伏地不起，女駭問之，始知周已被械在獄矣。女哀哭自咎，但欲覓死。錫九不得已，詣郡爲之緩頰。太守釋令自贖，罰穀一百石，批賜孝子陳錫九。旣歸，出倉粟，雜糠粃而輦運之。錫九謂女曰：「而翁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矣！烏知我必受之，而瑣瑣雜糠覈耶？」因笑却之。

錫九家雖小有，而垣牆陋敝。一夜羣盜入，僕覺大號，止竊兩騾而去。後半年餘，錫九夜讀，聞搗門

聲問之，寂然。呼僕起，共視之。門一啓，兩騾躍入，則向所亡也。直奔櫪下，咻咻汗喘，燭之，各負革囊，解視則白鏹滿中。大異，不知所自來。後聞是夜，大寇劫周益裝出，適防兵追急，委其捆載而去。騾認故主，遂奔至也。周自獄中歸，刑創猶劇，又遭盜劫，大病尋卒。女夜夢父囚繫而至，曰：「吾生平所爲，悔之不及。今受冥譴，非若翁無以解脫，爲我代求塔，致一函焉。」醒而鳴泣，詰之，具以告。錫九久欲一詣太行，卽日遂發。既至，備牲物酬祝之，卽露宿其處。冀有所見，終夜無異，遂歸。

周死，母子益貧，仰給於次塔。王孝廉考補縣尹，以墨敗，舉家徙瀋陽，益無所歸。錫九時顧卹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善莫大於孝。」鬼神通之，理當宜然，使尙德之達人也者，卽終貧，猶將取之。烏論後此之必昌哉？或以膝下之嬌女，付諸頽白之叟，而揚揚曰：「某貴官，吾東牀也！」嗚呼，宛宛嬰嬰者，如故，而金龜塔以諭葬歸，其慘已甚矣。而况以少婦從軍者乎？」

陳錫九，下邳地方人，父親名喚子言，是木城一個有學問的讀書人。有一家有錢人家姓周的，敬重他的名氣大，和他結做親眷。那陳錫九連考了幾回，不中，他家裏窮苦，出門去讀書，到陝西地方幾年工夫，沒有信息，暗暗的有賴婚的意思。把一個小女兒嫁給王舉人做填房娘子，王家送來的聘禮很多，用人馬匹十分熱鬧。因爲這樣，越發厭惡錫九家裏窮，打定主意，和他離婚，問他女兒，他女

兒不答應，他父母生氣，拿壞的衣服首飾給他，打發他去嫁給錫九。一天到夜，不曾煮飯吃；姓周的也不十分照看他。有一天，打發他催用的老太婆，拿飯菜盒子送去，給他女兒吃；一走進門，對錫九的母親說道：『東家打發我來看看小姑娘，餓死了沒有！』他女兒怕他婆婆聽得了不好意思，勉強說笑着去，遮住他說話的聲音，便拿出盒子裏的飯菜點心來，擺在婆婆跟前。那老太婆攔住他說道：『不用這樣子，自從小姑娘到了他家裏來，何曾交換出一杯溫涼水來？我家裏的東西，想來這老媽媽也沒有這張臉兒吃得下去！』他母親十分不好意思，說話臉色都改變了；那老太婆不服氣，說着壞話去衝撞他。正吵鬧的時候，錫九從外面走進來，問了知道這件事體，十分生氣，拉住頭髮打他的嘴巴，趕着走出門去了。

到了第二天，姓周的來接他的女兒，他女兒不肯回去；明天，又來接，加多了人的數目，許多人的嘴說話，嘖嘖嘖的好似要尋鬧。他婆婆硬勸着女兒回去，女兒淌着眼淚，拜着婆婆，坐上車子去了。過了幾天，又打發人來逼着要他的離婚信，他母親逼着錫九寫給他拿去；祇望那子言回家來，可以想法子到別家去結親。周家有一個人，從陝西西安地方來，早已知道子言已經死了；陳家的老太太又傷心又生氣，成了病，過了幾天，死了。在傷心慌亂的時候，還望他老婆來看望他，日子多了。

一點；沒有信息，傷心生氣，越發利害。有荒田幾畝，賣去了，料理埋葬的事體，葬下了，討飯到陝西地方去，去找尋父親的屍骨。

到了陝西地方，到處去打聽住在這地方的人，有人說：『幾年前有一個讀書人，死在客店裏，葬在東門外面，現在墳墩已經荒沒了。』錫九沒有法子，祇有早晨起來，在街上討飯；夜裏睡在城外廟裏，望有人知道他父親埋葬地方的人。過到夜裏，走過許多墳堆地方，有幾個人攔住他的路，逼着他，要他飯錢。錫九說道：『我是別地方的人，在城裏城外討飯，什麼地方欠了別人的飯錢？』大家聽了生氣，打他倒在地下，拿包葬孩兒的齷齪棉花，塞住他的嘴。氣力也沒有了，喉嚨也喊啞了，慢慢的快要死去；忽然大家驚慌着說道：『什麼地方的官府來了！』放了手走去，靜悄悄的沒有人聲了。停了一回，有坐車騎馬的人走來，便問：『倒在地下什麼人？』便有幾個人扶他走到車子跟前來，車子裏的人說道：『是我的兒子呢！惡鬼怎麼敢這樣子？可以統統去綁來，不要給他們逃去！』錫九覺得有人拿他嘴裏塞住的東西，稍停了一回，細細的一看，真是他的父親呢！大聲哭着說道：『我爲父親的屍骨，真吃了不少苦！現在原來還在人世上嗎？』他父親說道：『不用耽憂，現在新媳婦也在母親身邊，母親想兒子想得利害，可以暫時去一趟。』便和他同坐車子，跑得和

發風下雨一般快。

隔了一回，到了一座衙門裏，走下車子，走進幾重門去，那母親在裏面呢。錫九抹着眼淚，聽母親說話；看見他老婆在母親身傍，問着母親道：『兒子媳婦在這地方，可不是變了陰世裏的人了嗎？』他母親說道：『不是的，是你的父親接他來的；等你回家去以後，打算立刻送他回去。』錫九說道：『孩兒伴着爹娘，不願意回家去了。』母親說道：『辛辛苦苦出門走到這地方來，是爲父親的屍骨呢；你不回家去，富初的主意怎麼說法呢？況且你的孝順的事體，已經傳到上帝這裏，賞你金子一萬斤，夫妻享用的日子正長，怎麼說不回家去？』錫九吊着眼淚，父親連連的催他走；錫九哭着，放出聲音來。他父親生氣說道：『你不走嗎？』錫九害怕，住了哭聲，纔問：『埋葬在什麼地方？』父親拉住他說道：『你走去，我告訴你地方。離開許多坟堆地方一百多步遠，有大小白榆樹的地方，便是的。』拉住他走得很快，竟來不及和母親告別；門外有一個身材高大的用人，拉住馬等他。待他騎上馬去，父親叮囑他說道：『你天天睡的地方，有一點點盤船錢，可以趕快打點行李回家去；向丈人去要回媳婦來，不要到媳婦，不要罷休呢！』錫九答應着走去。

馬很快的跑，雞啼的時候，跑到西安地方；用人扶他下馬，正要託他去對父母說一聲，那人和馬已

經不見了。尋到舊時睡的地方，靠着牆壁閉着眼睛假睡着；要候着天亮，坐的地方，有一塊石頭攔住大腿，到天亮去一看，是銀子呢。去買了棺材，僱了車子，尋到兩株榆樹下面，尋得了父親的屍骨，便回家去，在一塊兒埋葬好了。家裏窮得祇有四面牆壁，幸得鄰舍人家可憐他孝順，大家給他飯吃，打算去要回媳婦來；自己想想，沒有氣力，和一個堂房哥哥名喚十九的同去。走到門口，那看門的攔住他；十九一向是一個無賴，說出話來不規矩，得罪人。姓周的託人勸錫九回家去，願意立刻送女兒去，錫九纔肯回去。

當初他女兒的回娘家去，姓周的對着女兒罵女婿和他婆婆；他女兒不說話，祇是對着牆吊眼淚。陳老太太死了，也不給他知道，拿到了離婚的信，丟給他女兒說道：『陳家休出你了！』女兒說道：『我不會做兇惡忤逆的事體，趕出我是什麼意思？』要回家去問明他的原因，又關起來看住他。後來錫九到西安去，便造出死的信息，要斷了女兒的指望；這件事體一說出去，便有一個杜中翰來說媒，竟答應了他，娶親說定了日子了，女兒纔知道。便哭着不吃飯，拿被頭遮住了臉，喉嚨裏氣和一條絲一般，在那裏動。姓周的正沒有法子，忽然聽說：『錫九來了！』說出說話來不規矩。心想女兒一定是要死的，便抬去還了錫九；心裏想，等女兒死了，拿來出出他的氣。錫九回家去，那送女

兒來的人已經來了，還怕錫九看見他害病，不肯收下；纔走進門，丟了便走去。鄰舍人家替他耽憂，大家商量抬他去還周家。錫九不聽他們的話，扶他到牀上去，他氣已經斷了，纔十分害怕起來。正周家的兒子，帶了幾個人，拿着傢伙進來，門窗統統打壞，錫九逃去躲着，到處去搜尋他。鄰舍人家統統替他打抱不平，十九帶了十多個人，當先第一個跑去救他的急；周家的兒子弟兄們，都被他打壞，纔和老鼠一般抱住頭逃去。

姓周的越發生氣，告到衙門裏，捉錫九十九這一班人。錫九正要去聽審，把他女人的屍體，託鄰舍的老太婆看着。忽然聽得牀上好似人喘氣的聲音，走近去一看，眼珠子慢慢的動起來了，稍稍停了一回，已經能夠翻身，十分歡喜，到官跟前去，自己說出這情形來。那縣官生氣，說姓周的誑告，姓周的害怕，給他許多錢，纔可以免罪。錫九回家去，夫妻兩人見了面，又傷心又歡喜，併在一塊兒。

從前他女人不吃飯，祇有一口氣，睡在牀上，自己打定主意一定要死；忽然有人拉他走起來，說道：『我是陳家裏的人呢，快快跟了我去，夫妻可以兩個人見面，不是這樣子，不能夠來得及了。』不知不覺身體已經走出了大門，兩個人扶着地，坐上肩轎去；一刻兒工夫到了衙裏，看見公婆都在那裏問他：『這個是什麼地方？』他婆婆說：『不用問，停一回便要送你回家去。——』有一天，

看見錫九來了，暗暗的歡喜；一見面便走開，心裏十分疑心詫異。他公公不知道什麼事體，常常幾天不回來；昨天夜裏忽然回來，說道：『我在武夷地方遲回家來兩天，吃虧了保兒了。可以快快送兒子媳婦回家去！』便打發車馬，送女人去；忽然看見了家裏的大門，便好似做夢醒來一般。他女

人和錫九大家說起從前的事體，兩人又詫異又歡喜。

從此夫妻在一塊兒，祇是早晚不能夠自己過日子；錫九在村坊裏開了一個教孩兒讀書的書館，帶便自己用心讀書。常常一個人自己說着道：『父親說的：「天賞我黃金。」現在家裏四壁牆頭光滑滑，難道教人讀書可以發財的嗎？』有一天，從書房裏回家，遇見兩個人，問他說道：『你是姓陳的嗎？』錫九答應說：『是的。』兩個人便拿出鐵練條來吊住他；錫九不明白他什麼意思，稍停了一回，村坊裏的人統統走攏來，大家問他纔知道是府城裏的強盜攀害他的。大家可憐他冤枉，湊了錢送給那差人；因為這樣，路上可以不曾吃苦。到了府城裏，見了知府官仔仔細細的說出他上代的情形來；那知府詫異着說道：『這個是有學問的讀書人的兒子，溫柔文氣，又有學問，怎麼能夠做強盜？』吩咐解去了鐵鍊子，拉出強盜來，用兇刑審問他，纔說：『是那姓周的拿了錢去給他，指使他說的。』錫九告訴他丈人女婿結讎的原因，知府越發生氣，立刻去捉來，便拉錫九到

衙門裏去，和他說明，是上代的朋友。原來：知府是舊時下邳縣官韓先生的兒子，原是子言教他讀書的學生子呢；送燈油的錢一百塊錢，又給他兩匹驢子，代着走路。吩咐他常常到府城裏來，可以查考考他的文章；又在許多上司跟前傳說他的孝順，自總制官以下，都有銀錢東西送他。錫九穿着皮衣，騎着馬回家去，夫妻兩人快活得利害。

有一天，他妻子的母親哭着走來，看見了女兒，爬在地下不站起來；女回詫異着問他，纔知道那姓周的已經被害鎖起來，在牢監裏了。女兒很傷心的哭着，說自己不好，祇是要尋死。錫九沒有法子，到府城裏去替他說情。知府饒放了他，叫他自己拿出錢來贖罪，罰他殺子一百石，掛出牌來，寫明給孝子陳錫九。待到回家去，拿出倉裏的米來，和着糠粃拿去給他。錫九對女人說道：『你的父親，拿小人的心腸來推想君子了；他怎麼知道我一定拿他的，卻零零碎碎和着糟粃呢？』便笑着不收他的。

錫九家裏雖說稍稍有幾個錢，那牆頭壁子又破又舊；有一夜，許多強盜走進來，那用人知道了，大聲叫喊起來，祇偷着兩匹驢子便去了。後來半年多，錫九夜裏讀着書，聽得有打門的聲音，問他，沒有人聲。賊用人走起來，大家去一看，門一開，兩匹驢子跳進來了，——便是從前不見的驢子呢。——

——直跑到馬棚下面，氣喘噓噓的淌着汗，喘着氣，拿蠟燭火一照，每一匹背着一個皮袋，打開來一看，便是銀子，裝滿了，在裏面十分詫異，不知道他從什麼地方來的。後來聽得這一夜，一班大強盜去搶周家，滿裝着走出來，遇到看守的兵追上來，追得利害，丟下了他細着裝着的東西，逃去。那騾子認識舊主人家裏的，便跑回來了。姓周的從牢監裏放回家來，那受刑罰傷的地方，還痛得利害，又被強盜搶了，害了一場大病，過幾天，死了。他女兒夜裏做夢，看見他父親坐在囚籠裏，綁住了，抬來說道：『我一生一世做的事體，懊悔也來不及！現在受着陰世裏的刑罰，不是你的公公，不能救我出罪，替我去求女壻，送一封信去呢。』醒過來，嗚嗚咽咽的哭着，問他，他統統把這情形說出來。錫九早想到太行山去一過，當日便動身，待到了那地方，拿了三牲祭物，供着禱告着，便在空中地裏睡在那地方，想有什麼東西看見。一夜到天亮，沒有什麼兩樣，便回家來。姓周的死了，娘兒子越發窮了，靠着第二個女壻。王舉人考上了，補做縣尹官，因為貪贓革了官，全家搬到瀋陽地方去，越發沒有地方靠榜。錫九常常照看照看他。

異史氏說道：『好事沒有再大過孝順的了！鬼神都知道他，在理上講來，是應該這樣子的；若說換了一個懂規矩的明白道理的人，便是到老窮苦，還要看重他，怎麼可以說定他後來一定要發達。

的呢？沒一種人，拿自己膝下的嬌女，嫁給頭髮花白的老頭兒，卻揚揚得意的說道：『什麼人做了大官，是我的女婿呢！』唉！那年輕的女兒依舊是年輕，這個做大官的女婿，便得了聖旨給他若葬，棺材抬回家裏來了；他的傷心，已經亂利害了，何況拿年輕的女人嫁給出去打仗的人呢？

（註一）金龜婿 做大官的女婿，名喚金龜，唐乾
做官的，身傍都掛一個魚樣子的袋袋，到天授
二年，改用一個龜樣子的袋袋。三品以上，用金

龜，四品官用銀的，五品官用銅的。到中宗皇帝
時候，又改過來用魚袋。稱「金龜婿」，一決是
官做到三品以上的女婿。

崔猛

崔猛，字勿猛，建昌世家子，性剛毅，幼在塾中，諸童蒙稍有所犯，輒奮拳毆擊，師屢戒不悛，名字皆先生所賜也。至十六七，強武絕倫，又能持長竿躍登夏屋，喜雪不平，以是鄉人共服之，求訴稟白者盈階滿室。崔抑強扶弱，不避怨嫌，稍逆之，石杖交加，支體爲殘，每盛怒，無敢勸者，惟事母孝，母至則解，母譴責備至，崔唯唯聽命，出門輒忘。

比鄰有悍婦，日虐其姑姑，餓瀕死，子竊啖之，婦知，訴厲萬端，聲聞四院。崔怒，踰垣而過，鼻耳唇舌

盡割之，立斃。母聞之，大駭，呼鄰子極意溫卹，配以少婢，事乃寢。母憤泣不食，崔懼跪請受杖，且告以悔。母泣不顧。崔妻周亦與並跪，母乃杖子，而又以鐵刺其臂，作十字紋，朱塗之，俾勿滅。崔並受之，母乃食。

母喜飯僧道，往往饜飽之。適一道士在門，崔過之，道士目之曰：『郎君多凶橫之氣，恐難保其令終；積善之家，不宜有此。』崔新受母戒，聞之，起敬曰：『某亦自念之，但一見不平，若不自禁，力改之可免否？』道士笑曰：『姑勿問，可免不可免，請先自問能改不能改？但當痛自抑，如有萬分之一，我告君一解死之術。』崔生素不喜厭禳，但笑不言。道士曰：『我固知君不信，但我所言，不賴巫覡行之有盛德，卽其不效，亦不至有所妨。』崔請之，乃曰：『適門外一後生，宜厚結之，既犯死罪，此子能活之也。』呼崔出，指示其人，蓋趙氏兒，名僧哥，趙南昌人以歲褻饑僑寓建昌。

崔由是深相結，請趙館於其家，供給優厚。僧哥年十二，登堂拜母，約爲昆弟，踰歲東作。趙攜家去，音問遂絕。崔母自鄰婦死，戒子益切，有赴訴者，輒擯斥之一日。崔母弟卒，從母往弔，途遇數人，繫一男子呵罵，促步加以捶扑，觀者塞途，輿不得進。崔問之，識崔者，競相擁告。先是有互紳子某甲者，豪橫一鄉，窺李申妻有色，欲奪之道無由，因命家人誘與博賭，貸以貲而重其息，要使署妻於券，貲盡復給，終夜負責數千，積半年計子母三十餘千，申不能償，強以多人篡取其妻，申哭諸其門，某怒拉繫樹上，榜

答刺剗，逼立無悔狀。崔聞之，氣涌如山，鞭馬向前，意將用武；母寧簾而呼曰：「啗又欲爾耶？」崔乃止。

既弔而歸，不語亦不食，兀坐直視，若有所瞋。妻詰之，不答。至夜，合衣臥榻上，輾轉達旦。次夜復然。啓戶出，輒又還臥。如此三四，妻不敢詰，惟懼以聽之。既而遲久，乃反掩扉熟寢矣。是夜，有人殺某甲於牀上，刳腹流腸，申妻亦裸尸牀下；官疑申，捕治之，橫被殘楛，踝骨皆見，卒無詞。積年餘不能堪，誣服論辟。會崔母死，既殯，告妻曰：「殺甲者實我也，徒以有老母故，不敢泄。今大事已了，奈何以一身之罪，殃他人？我將赴有司死耳！」妻驚挽之，絕裾而去，自首於庭。官愕然，械送獄釋申，申不可，堅以自承。官不能決，兩收之。戚屬皆諂讓申，申曰：「公子所爲，是我欲爲而不能者也；代彼我爲之，而忍坐視其死乎？今日卽謂公子未出也可。」執不異詞，固與崔爭久之，衙門皆知其故，強出之，以崔抵罪。

濱就決矣，會卹刑官趙部郎，案臨閱囚，至崔名，屏人而喚之。崔入，仰視堂上，僧哥也。悲喜實訴，趙徘徊良久，仍令下獄，囑獄卒善視之，尋以自首減罪，充雲南軍，申爲服役而去。未期年，援而赦歸，皆趙力也。既歸，申終從不去，代爲紀理生業，予之貲不受。緣幢技擊之術，頗以關懷。崔厚遇之，買婦授田焉。崔由此力改前行，每撫臂上刺痕，泫然流涕，以故鄉隣有鬪，申輒矯命排解，不相承稟。

有王監生者，家豪富，四方無賴不仁之輩，出入其門，邑中殷實者多被劫掠，或連，輒道遺盜殺。

諸途子亦淫暴，王有寡婦，父子俱蒸之，妻仇氏屢沮王，王縊殺之。仇兄弟贊諸官，王賅囑以告者坐誣，兄弟冤憤莫伸，詣崔求訴，申絕之使去。過數日，客至，適無僕，使申淪茗，申默而出，告人曰：「我與崔猛朋友耳，從徙萬里，不可謂不至矣，曾無廩給，而役同廝養，所不甘也。」遂忿而去。或以告崔，崔訝其改節，而亦未之奇也。申勿訟於公堂，謂崔三年不給傭價，崔大異之，親與口對狀，申忿相爭，官不直之，責逐而去。

又數日，申忽夜入王家，將其父子婦婦並殺之，黏紙於壁，自書名姓，及追捕之，則亡命無蹟。王家疑崔主使，官不信，崔始悟前此之訟，蓋恐殺人之累已也。關行附近州邑，追捕甚急，會闖賊犯順，其事遂寢。

無何，明鼎革，申攜家歸，復與崔善如初。時士寇嘯聚，王有從子得仁，集叔所招無賴，據山爲盜，焚掠村疇，一夜傾巢而至，以復讎爲名，崔適他出，申破扉始覺，越牆伏暗中，賊搜崔不得，攜崔妻括財物而去，申歸，止有一僕，忿急不能爲地，方斷繩數十段，以短者付僕，長者自懷之，囑僕：「越賊巢，登半山，以火爇繩，散挂諸荆棘，卽返勿顧。」僕諾而去。

申窺賊皆腰束紅帶，帽繫紅絹，遂倣其裝，有老牝馬，初生駒，賊繫諸門外，申乃縛駒跨馬，銜枚而

出，直至賊穴。賊據一大村，申熟馬村外，踰垣入，見賊衆紛紜，操戈未釋。申竊問諸賊，知崔妻在王某所。俄聞傳令，俾各休息，轟然噉應。忽一人報東山有火，衆賊共望之，初猶一二點，既而多類星宿。申喘息急呼：『東營有警！』王大驚，束裝率衆而出。申乘間漏出其後，反身入內，見兩賊守帳，給之曰：『王將軍遺佩刀。』兩賊競覓，申自後砍之，一賊踣，其一回顧，申又斬之。竟負崔妻越垣而出，解馬授轡曰：『娘子不知途，縱馬可也。』馬戀駒奔駛，申從之，出一隘口，申灼火於繩，徧懸之，乃歸。

次日，崔還，以爲大辱，形神跳躁，欲單騎往平賊。申諫止之，集村人而謀之，衆恇怯，莫敢應。解諭再四，得敢往二十餘人。又苦無兵，適於得仁族姓家，獲奸細二，崔欲殺之，申不可，命二十人各持白挺，具列於前，乃割其耳而縱之。衆怒曰：『此等兵旅，方懼賊知，而反示之，脫其傾隊而來，闔村不保矣！』申曰：『吾正欲其來也。』執匿盜者誅之，遣人四出，各假弓矢火銃，又詣邑借巨砲二。日暮，率壯士至隘口，置砲當其衝，使二人匿火而伏，囑見賊乃發。又至谷口東，伐樹置崖上，已而與崔各率十餘人，分崖伏之。

一更向盡，遙聞馬嘶，暗覘之，賊果大至，繼屬不絕；俟盡入谷，乃推墮樹木，以斷歸途。俄而砲發，喧騰號叫之聲，震動山谷，賊驟退，自相踐踏，至東口，不得出，集無隙地。兩岸銃矢夾攻，勢如風雨，斷頭折

足者枕藉溝中，遺二十餘人，長跪乞命，乃遣人繫送以歸。乘勝直抵其巢，守巢者聞風奔竄，搜其輜重而還。

崔大喜，問其設火之謀，曰：「設火於東，恐其西追也；短欲其速盡，恐偵知其無人也。既而設於谷口，口甚隘，一夫可以斷之，彼即追來，見火必懼——皆一時犯險之下策也。」取賊鞠之，果追入谷，見火驚退，二十餘賊，盡剽而放之。由此威聲大震，遠近避亂者，從之如市，得士團三百餘人，各處強寇無敢犯，一方賴之以安。

異史氏曰：「快牛必能破車。」崔之謂哉！志意忼慨，蓋鮮儷矣！然欲使天下無不平之事，甯非意過其通者與？李申一介細民，遂能濟美；緣飛撞入，翦禽獸於深閨，斷路夾攻，蕩么麼於隘谷，使得假五丈之旗，爲國效命，烏在不南面而王哉！」

崔猛號勿猛，是建昌地方做官人家的子孫，脾氣倔強，年紀小的時候，在書房裏讀書，許多讀書孩子稍稍得罪了他，便擊着拳頭打人。師父幾次勸戒他，他終不肯改，名和號都是先生給他取的。到了十六七歲，氣力大得沒有打人得他過，又能夠拿一條長竹竿，跳在高大的屋子上面，歡喜打抱不平，因爲這個，鄰舍人大家都敬重他，去求他，告訴他的人，站滿了階沿，擠滿了屋子。崔猛打倒那

兇惡的，保護那良善的，不怕別人怨恨他。稍稍不聽他的話，便石頭棍子一齊打下來，手脚身體被他打壞了。遇到他十分生氣的時候，沒有人敢去勸他的；祇是看待他母親很孝順，母親來了，他氣便沒有了。母親埋怨他許多說話，崔猛祇是是是的是的答應，聽着話，一走出門便忘記了。

隔壁鄰舍人家，有一個兇女人，天天虐待他的婆婆；他婆婆肚子餓得快要死了，他兒子偷偷的送飯給他吃。媳婦知道了罵他，罵不住嘴，聲音響得四面鄰舍人家都聽得；崔猛聽了生氣，跳過牆去，鼻子耳朵嘴巴舌頭，統統割下來，立刻死了。母親聽了這件事體，十分驚慌，喚了鄰舍的兒子來，再三和他說好話，拿一個年輕的丫頭嫁給他，這件事體纔了局。母親生氣哭，不吃飯；崔猛害怕起來，跪着求母親打他，又告訴他懊悔的意思。母親淌着眼淚不去理他，崔猛的老婆姓周也和他一塊兒跪着；母親便拿棍子打兒子，又拿針刺他的臂膀，刺成一個十字的花紋。用紅硃塗在上面，叫他不要滅去。崔猛一齊依着，母親纔肯吃飯。

母親喜歡佈施和尚道士，常常給他許多飯米銀錢，滿他的心願；恰巧有一個道士在門口，崔猛走過他跟前，道士拿眼睛看着他說道：『官人臉上許多兇橫的氣色，怕不容易保得住好好的，死多年做好事的人家，不應該有這一種人。』崔猛新近聽了母親的勸戒，聽了這個話，便恭恭敬敬的

對他說道：『我也自己想到了。但是一看見不平的事體，好似自己耐不住氣，用心改過了，可以免得這禍嗎？』道士笑着說道：『暫時不要問，可以免得不可以免得，請你先自己問問自己，能夠改過不能夠改過，祇叫你竭力自己耐住氣，如有萬分裏一分的改過了，我便告訴你一個免死的法子。』崔猛一生一世不相信做法事解救的法子，祇是笑笑不說話。道士說道：『我原是知道你不相信的，但是我所說的話，不是和那做法事的男女一樣，做了也有極大的好處，便是不靈，也不到得有損害你的地方。』崔猛便問他：『什麼法子？』他便說道：『方纔門外面有一個年輕的男人，應該好好的看待他，待你到犯了死罪以後，這個人能夠救你的性命的呢。』喚崔猛走出去，指給他這個人看，原來是趙家的兒子，名叫僧哥，姓趙的是南昌地方人，因為荒年，便寄住在建昌地方。

崔猛從此便十分和他要好，喚姓趙的住在他家裏，看待他十分好。僧哥年紀十二歲，走進裏屋去拜見他的母親，兩人說定了結拜做了弟兄。隔了一年，他到東面去有事體，姓趙的帶了家裏人去了，信息便斷了。崔猛的母親自從鄰舍女人死了以後，管教兒子越發利害，有人來告訴他的，便推出去回絕他。有一天崔猛母親的兄弟死了，跟着母親去弔孝，在路上遇到幾個人，綁住一個男人，

喝着罵着，逼着他走路，又拿鞭子打他。閒看的人，塞滿了在路上，車子也不能夠走上前去。崔猛問他：『什麼事體？』那認識崔猛的人，搶着去圍住他，車子告訴他：前幾天有一個大紳士的兒子某人在這一處地方強兇霸道，看見一個李中的妻子，臉兒長得標緻，要去搶他來，卻沒有法子，便吩咐家人騙他來賭錢，借錢給他，錢輸完了，又借給他，又拿他很大的利錢，逼着寫一張借票，拿他妻子做抵押；一夜工夫欠債幾千塊錢，過了半年，算一算本利共有三十多千。李申沒有力量還他，硬打發了許多人搶了他的妻子來。李申到他門口去哭着，那有生氣，拉去綁在樹上，打他鞭他，拿針刺他，逼着他寫一張押去，妻子不懊悔的憑據。崔猛聽得了這個話，氣塞住了胸口，好似一座山，打着馬跑上前去，心想去打他，他母親揭開車簾，便喚着他說道：『哼！又要這樣子了嗎！』崔猛纔站住。

待到弔過孝回家來，不說話，也不吃飯，直挺挺的坐着，眼光也直射着，好似肚子裏有氣惱的事體，妻子問他，也不說話，到了夜裏，拿衣服罩住頭，睡在牀上，翻來覆去到天亮。到了第二夜，又是這個樣子，開着門走出去，便又走回來睡下。這樣子三四回，妻子不敢去查問他，祇是靜悄悄的，看着他，停了一回，延挨了好半天，便反關上了門，睡熟了。這一夜，有一個人，殺死那紳士的兒子，在牀上破

開了肚子，淌出肚腸來。李申的妻子，也精赤了身體，死在牀底下。官疑心是李申做的，捉他去辦。官立刻用極兇的刑罰，脚骨都露出來，到底不肯招認。過了一年多，吃不住這個苦，冤枉招認了，定了殺頭罪。恰巧崔猛的母亲死了，待到落葬以後，對他妻子說道：『殺死那個人，實在是我做的事體，祇因為有年老的母親在，所以不敢說出來。現在大事體已經過了，怎麼可以拿我自己犯的罪，去害別人呢？』我打算要到衙門裏去受死罪。』妻子驚慌起來，拉住他，他拉斷了衣角走去，自己到衙門裏去認罪。官聽了，狠詫異，給他帶了枷，送到牢監裏，放去了李申。李申不肯出來，再三自認罪。官不能夠定罪，把兩個人都關在牢監裏。親戚朋友都說笑李申、李申說道：『公子所做的事體，是我要做，卻不能夠做的呢；他替我去做了，又怎麼可以狠心坐着看他死呢？現在我便認定，和公子不會自己認罪的時候一樣。』他打定了主意，不肯換口供，再三和崔猛搶着認罪。日子多了，衙門裏的人，都知道他們的事體，硬放他出來，拿崔猛去抵罪。

快要到殺頭的日子了，遇到做卹刑官的趙部郎，到這地方來查看犯人，查到崔猛的名字，打發傍人走開，便喚他來。崔猛走進去，抬起頭來，看見大堂上坐着的是僧哥呢；又傷心又歡喜，老實告訴他。姓趙的肚子裏想了好半天，仍舊叫他到牢監裏去，叮囑牢頭禁子好好的看待他；後來因為他

自己來認罪的，減輕了罪名，充軍到雲南去。李申服侍他，跟着他去；不會滿一年，照大赦的規矩，放他回來。——都是姓趙的力量呢。——待到回家以後，那李申到底跟着他不去，替他料理買賣產業的事體，給他錢也不肯收；爬竿子打拳的本領，十分去留心學習。崔猛好好的看待他，替他買一個女人，給他幾畝田過活；崔猛從此用心改去了以前的行爲，每一回摸着手臂上針刺的疤，便水汪汪的吊下眼淚來。因爲這個情形，鄰舍人家有人打架的，李申便假說是崔猛的說話，去勸解他們，也不去告訴他。

有一個姓王做監生的人，家裏十分有錢；四處地方無賴，不做好事體的人，在他家裏走進走出。本城有幾家有錢的人家，一大半被他搶了銀錢去；有人得罪了他，便打發強盜去殺死他在路上，他兒子也姦淫兇惡。王家有一個守寡的婦娘，父子兩人都和他私通的；姓王的妻子姓仇的，去攔住勸那姓王的，姓王的把他吊死了。仇家的兄弟去告到衙門裏，姓王的送錢給官，把那告狀的反得了誑造的罪；兄弟兩人一肚子冤枉，氣惱沒有地方去說，到崔猛跟前來求他告訴他。李申回絕他們，推他們出去；過了幾天，有客人走來，恰巧沒有用人，喚李申送茶出來。李申不做聲，便退出去對榜人說道：『我和崔猛是朋友罷了，跟着他充軍出去，到一萬里路外面，不能夠說我是不好的了；』

從來也不拿他的薪水工錢，又呼喚着我和用人一般，是我心裏不願意的呢。」便氣哄哄的出去了。有人去告訴崔猛，崔猛聽了詫異，他改了脾氣，但是也不去稀奇他。李申忽然告到公堂裏說：「崔猛三年不給他工錢了。」崔猛十分詫異起來，親自和他去對話，李申氣哄哄的和他爭辯，官說他的道理錯，打他趕他出去。

又過了幾天，李申忽然夜裏走到姓王的家裏去，拿他的父親兒子婦娘一齊殺死了，黏一張紙在牆上，自己寫着名姓在上面，待到追上去捉他，便已經逃走，沒有影兒。姓王的家裏疑心崔猛打發他來的，官不相信。崔猛纔明白前幾天的打官司，原來怕他殺了人，延害自己呢。發文書到左近的州縣地方追尋他，捉拿他十分利害，遇到李闖強盜造反，這件事體纔不說起。

不多幾時，明朝滅亡了，李申帶了家眷回來，又和崔猛要好，得和從前一般。這時候土匪來了許多，王家有一個姪兒名喚得仁，喚齊了他叔叔手下招呼來的一班強盜，霸住了山頭做強盜，在村坊裏放火搶東西。有一夜，他一窠裏的強盜，統統走來，借着報讎的名兒，崔猛恰巧到別地方去了，李申待到打開了大門，纔知道跳過牆去，躲在黑地裏。那強盜尋覓崔猛不着，拉了崔猛的妻子，搶了銀錢東西便去了。李申回家來，祇有一個用人，又氣又心急，不能夠替他想法子，便割斷了繩子，分

做幾十段，把短的繩子交給用人，長的繩子自己藏在懷裏，吩咐那用人：『爬過強盜窠去，走上了半山地方，拿火燒着了繩子，四面散開掛在亂草堆裏，便回身走去，不要去看他。』那用人答應着去了。

李申看那強盜都是腰裏綁着紅綢帶子，便學着他的打扮，有一隻老雌馬纔生下小馬，強盜吊在他門外，李申便綁住了小馬，騎着大馬，塞住了馬嘴便出去，一直跑到強盜窠裏，強盜竊住了一座大村坊，李申吊住馬在村坊外面，跳着牆進去，看見強盜許多跑來跑去，手裏拿着刀，不曾放手。李申悄悄的問許多強盜，知道崔猛的老婆在姓王的家裏，停了一回，聽得裏面傳出話來，叫各人息力，大家齊聲答應，忽然有一個人來說：『東面山上有火！』許多強盜一齊出去一望，起初還祇有一兩點，停了一回，多得和天上的星點兒一般。李申氣喘噓噓的連連喊着，喊着：『東面營裏有火！』姓王的十分驚慌，穿紮起來，帶着許多人便走出去，李申觀人堆裏雜亂的時候，退在他後面，回轉身走到裏面去，看見兩個強盜看守住帳篷，哄着他說道：『王將軍丟下了一把掛在身上的刀。』兩個強盜搶着去找尋，李申從後面殺了一個，還有一個，聽得聲音回過頭來看他，李申又是一刀殺死了他。一直進去，背了崔猛的妻子，跳過牆便逃出去，解下一匹馬來，拿馬韁繩交給他說

道：「娘子不認識路，聽着馬走去便了。」那馬捨不得小馬從別路裏跑去，李申跟着他走出一處山脚口，李申拿火燒着繩子到處去掛着，便回去。

到了第二天，崔猛回家來，認做十分丟臉的事體，他樣子神氣跳着嚷着要一個人騎着馬去打強盜，李申勸住了他，叫了許多村坊裏人來商量着，大家膽小得不敢答應。他再三勸他們，得到大膽願意去的人二十多個，又苦沒有刀鎗傢伙，恰巧在得仁的同族家裏捉住好細兩個人，崔猛要殺死他，李申不肯。喚二十個人，每人拿着木棍子，一齊站着在跟前，便割去了他的耳朵，放他回去。大家生氣說道：「這樣子的兵器，正怕被強盜知道，卻反給他看看，若說他統帶了強盜打來，圈一圍村坊保不住了。」李申說道：「我正要他來呢，誰敢收留強盜的便殺死他。」打發人到四處地方，各人去借了弓箭火銃，又到縣城裏去借了大砲兩座，到天晚快的時候，帶着有力氣的人走到山脚口，擺一座砲對着當路，喚兩個人拿着火去躲着。叮囑他：「看見強盜來了便放砲。」又走到山洞口的東面，斫下樹枝兒來，攔在山頂上，停了一回，和崔猛各人帶了十多個人，分開在兩邊山上躲起來。

到一更快完了，遠遠的聽得馬叫的聲音，在暗地裏一看，強盜果然許多跑來了，和線一般接住了，

走來不斷。等他走到山脚口，便推着樹木落下去，拏這個攔住他回去的路；停了一回，砲放出來，嚷着跳着叫喊的聲音震動了山谷，強盜立刻逃回去，自己和自己人推着踏着。走到東面山脚口，不能夠出去；要喚許多人走攏來，又沒有空地地方。兩面山上箭射下來，兩面打着，他來勢和發風落雨一般；斷頭斷脚的人，疊起來倒滿在山溝裏。祇剩下二十多個人，直挺挺的跪着求饒放他的性命，便打發人綁着，送他回去。趁打勝的勢力，一直衝進強盜窠裏。那把守強盜窠的人，聽得了聲音，逃開去躲着；擄得了他的銀錢衣服，便回來。

崔猛十分歡喜，問他：『燒火是什麼計策？』他說道：『燒火在東面，怕他向西追來呢；繩子短的是要他快快燒完，怕他看出來是沒有人的。後來燒火在山脚口，口裏十分狹小，一個人可以攔住他；他便是追來，看見火一定是害怕的。都是一時裏冒險的下等計策呢。』拉了強盜來問他，果然是追進山脚口裏來，看見火嚇退出去的。二十多個強盜，統統割去了鼻子，割去了耳朵，放去了他。從此威風名氣十分大，遠遠近近逃難的人，統統搬來，熱鬧得和大街上一般；招得了本地的兵三百多人，各處地方兇的強盜，沒有敢來搶劫他的。這一處地方的人，靠着他都過太平日子。

異史氏說道：『快牛一定能夠打破車子，是崔猛這一種人呢。解氣直爽，原是沒有第二個人趕得

上他的；但是要叫天底下沒有不平的事體，豈不是主意想過頭了嗎？李申是一個小百姓，便能夠幫他做成功好事體，爬着棍兒飛也似的跳進去，趕去了禽獸一般的人，在房裏斷路夾攻，打去小強盜在山脚口；若說給他一面五丈大的旗，替國家做事體，怎麼不可以做到封王的地位呢？」

(註一)巫覡 女人做法事的，喚做巫。男人做法事的，喚做覡。凡是看香頭，關肚仙，做道場，都叫做法事。

(註二)啗 大聲喝住人的口氣，喚做啗。

(註三)緣撞 緣是爬撞，是竿兒。爬竿兒是武藝裏的一種。

王桂菴

王稗字桂菴，大名世家子，適南游，泊舟江岸。鄰舟有榜人女，繡履其中，風姿韻絕。王窺瞻既久，女

(註四)銜枚 銜和含字是一樣的。枚是馬嘴裏含着的一條鐵，橫擱在馬嘴裏，和筷子一般。馬銜枚走着，便不能叫喊了。

(註五)輜重 兵營裏的兵隊分步馬砲丁輜重五隊。輜重兵，專管衣服糧食的。

若不覺。王朗吟『洛陽女兒對門居』，故使女聞。女似解其爲己者，略舉首以斜瞬之，俛首繡如故。王神志益馳，以金錠一枚遙投之，墮襟上。女拾棄之，若不知爲金也者。金落岸邊，王拾歸，已又以金釧擲之，墮足下。女操業不顧。無何，榜人自他歸，王恐其見釧研詰，心甚急。女從容以雙鈎覆蔽之，榜人解纜，順流逕去。王心情喪惘，癡坐凝思。時王方娶而喪其偶，悔不卽媒定之，乃詢諸舟人，並不識其何姓。乃返舟急追之，目力旣窮，杳不知其何往，不得已返舟而南。務畢，北旋，又沿江細訪，並無音耗，至家寢食皆縈念之。

踰年復南，買舟江際，若家焉。日日細數行舟，往來者帆楫皆熟，而曩舟殊渺。居半年，貲罄而歸，行思坐想，不能少置。一夜夢至江村，過數門，見一家柴扉南向，門內疏竹爲籬，意是亭園，逕入之。有夜合一株，紅絲滿樹，隱念詩中『門前一樹馬櫻花』，此其是矣！遇數武，葦笳光潔，又入，見北舍三楹，雙扉闔焉。南有小舍，紅蕉蔽窗，探身一窺，則橈架當窗，罨畫裙其上。知爲女子閨闈，愕然卻退，而內已覺之。有奔出瞰客者，粉黛微呈，則舟中人也。喜出非望，曰：『亦有相逢之期乎？』方將狎就，女父適歸，倏然驚覺，始知爲夢。景物歷歷，如在目前，祕之，恐與人言，破此佳夢。

後年餘，再適鎮江郡南，有徐太僕，與有世誼，招之飲，信馬而去。誤入小村，道途景色，髣髴平生所

歷一門內，馬纓一樹，景象宛然。駭極，投鞭逕入，種種物色，與夢無別。再入，則房舍一如其數。夢既驗，不復疑慮，直趨南舍，舟中人果在其中。遙見王驚起，以扉自障。叱問：「何處男子？」王逡巡間，猶疑是夢。女見步履漸近，闌然扇戶。王曰：「卿不憶擲劍者耶？」備述相思之苦，且言夢徵。女隔扉審其家世，王具道之。女曰：「既屬宦袋，中饋必有佳人，焉用妾？」王曰：「非以卿故，婚娶固已久矣。」女曰：「果如所云，足知君心。妾此情難告父，每然亦方命而絕數家。金釧猶在，料鍾情者必有耗問耳。父母偶適外戚，行且至。君姑退，倩冰委禽，計無不遂。若望以非禮成耦，則用心左矣。」王倉卒欲出，女遙呼：「王郎！妾芸娘，姓孟氏，父字江離。」

王諾記而出。罷筵早返，謁江離翁，逆入，設坐離下。王自道家閥，卽致來意，兼納百金爲聘。翁曰：「息女已字矣。」王曰：「訊之甚確，固待聘耳。何見絕之深？」翁曰：「適間所諾，不敢爲誑。」王神情俱失，拱別而返，不知其信否。當夜輾轉，無人可以媒之。向欲以情告太僕，恐娶榜人女爲先生笑。今情急無可爲媒，質明詣太僕，實告之。太僕曰：「此翁致有瓜葛，是祖母嫡孫，何不早言？」王始吐隱情。太僕疑曰：「江離固貧，素不以操舟爲業，得毋誤乎？」乃遣子大郎詣孟。孟曰：「僕雖空置，非賣婚者。曩公子以金自媒，諒僕必爲利動，故不敢附爲婚姻。既承先生命，必無錯謬。但頑女頗恃嬌愛，好門戶，輒便

拘卻，不得不與商榷，免他日怨遠婚也。」遂起，少入而返，拱手一如尊命，約期乃別。大郎復命。

王乃盛備禽妝，納采於孟假館太僕之家，親迎成禮。居三日，辭岳北歸，夜宿舟中，問芸娘曰：「向於此處遇卿，固疑不類舟人子，當日泛舟何之？」答曰：「妾叔家江北，偶借扁舟一省視耳。妾家僅可自給，然儻來物，頗不貴視之。笑君雙瞳如豆，屢以金貲動人，初聞音聲，知爲風雅士，又疑爲儂薄子，作蕩婦挑之也。使父見金釧，君死無地矣。妾憐才心切否？」王笑曰：「卿固黠甚，然亦墮吾術矣。」問：「何事？」王止而不言。又固詰之，乃曰：「家門日近，此亦不能終祕，實告卿，我家中固有妻在，吳尙書女也。」芸娘不信，王故莊其詞以實之。芸娘色變，默移時，遽起奔出。王躡履追之，則已投江中矣。王大呼，諸船驚鬧，夜色昏濛，惟有滿江星點而已。王悼痛終夜，沿江而下，以重價覓其骸骨，亦無見者。邑邑而歸，憂慟交集，又恐翁來視女，無詞可對。

有姊婿宦河南，遂命駕造之，年餘始歸。途中遇雨，休裝民舍，見房廊清潔，有老嫗弄兒，廈間兒睹王入，卽求援抱。王怪之，又視兒秀婉可愛，攬置膝頭，嫗喚之不去。少頃，雨霽，王舉兒付嫗，下堂趣裝。兒涕曰：「阿爹去矣！」嫗恥之，呵之不止，強抱而去。王坐待治任，忽有麗者自屏後抱兒出，則芸娘也。方詫異間，芸娘罵曰：「負心郎！遺此一塊肉，焉置之？」王乃知去己子，酸乃刺心，不暇問其往迹。先以前

言之戲，矢日自白。芸娘始反怒爲悲，相向涕零。

先是第主莫翁，六旬無子，攜媪往朝南海歸途泊江際，芸娘隨波下，適觸翁舟。翁命從人拯出之，療救終夜，始漸蘇。翁媪視之是好女子，甚喜，以爲己女，攜之而歸。居數月，欲爲擇壻，女不可。踰十月，舉一子名之寄生，王避雨其家，寄生方周歲也。王於是解裝，入拜翁媪，遂爲至岳壻。居數日，始舉家歸。則孟翁坐待已兩月矣。翁初至，見僕輩情詞恍惚，心頗疑怪。既見，始共歡慰。歷述所遭，乃知其枝梧者有由也。

王樨號叫桂巷，大名地方做官人家的子孫。這時候在南邊地方游玩，停船在江邊上。隔壁船上有一個搖船的女兒，在船裏坐着繡鞋兒，那神氣模樣兒，都是很好的。姓王的，看着他好半天，女兒好似不會知道。姓王的提高了嗓子，讀那『洛陽女兒對門居』這一句詩，故意叫那女人聽到。那女人好似懂得爲自己讀這句詩的，稍稍抬起頭來，拿眼睛斜看着他，低着頭依舊繡花朵兒。姓王的心裏越發動了，拿金元寶一隻遠遠的丟過去，落在他衣襟上。那女人拾着丟出去，好似不知道他是金子做成的，那金元寶丟在岸上，姓王的去拾着回來。又拿金鐲子丟過去，落在他腳邊。那女人繡着花兒不睬他，不多時候，那搖船的從別地方回來，姓王的怕他看見了手鐲，要追問，心裏十

分着急。那女人不慌不忙的伸過兩隻小脚去遮住了，那搖船之人解去了纜繩，趁着順水，一直搖着船去了；姓王的心裏慌慌張張的捨不下，呆呆的坐着，癡癡的想着。這時候姓王的纔娶了親，便死了老婆，懊悔不立刻託人去說媒說定了，便去問他自己搖船的人，一點不知道他姓什麼，便回轉船頭急急追上去，眼睛也不見了，糊糊塗塗，不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；沒有法子，回轉船頭回到南邊去。事體做完了回到北邊去，又跟着江邊細細的去打聽，一點也沒有什麼信息；到了家裏，睡覺吃飯，都想着他。

過了一年，又到南邊去僱着船住在江邊上，好似住在家裏一般；一天一天細細的數着走過的船隻，來來去去的風篷，船身都看熟了，那從前的這一隻船，竟不見了。住下了半年工夫，盤船錢用完了，纔回家去；走着路也想着，坐在屋子裏也想着，不能夠一刻工夫去開他。有一夜，做夢，走到那江邊的村坊上，走過了幾家門口；看見有一家人家，那柴門朝南開着，門裏疎疎的竹片攔着籬笆。心想是別人的花園，一直走那去，有一株夜合花，一株紅色的花，一絲一絲的掛滿一樹；肚子裏暗暗的想：詩裏有一句『門前一樹馬櫻花』。這地方是很像了。走進去幾步，一排蘆草籬笆很乾淨；又走進去看見北面一座三椽屋子，兩扇門關上了，南面有一間小屋子，美人蕉遮住了窗檻。伸進頭去，張

望一張望，便看見一座衣架，擺在窗口，掛着繡花裙子在上面；知道是女人的繡房，心裏很詫異的退出身子去。那屋子裏已經有人知道了，有一個人跑出來看客人，那張粉臉兒稍稍露出一點，一看便是船裏那個人呢。歡喜得出於不是他心裏想得到的，說道：『也有和你見面的日子嗎？』正要走上去和他親熱，那姑娘的父親恰巧回家來；一刻工夫驚慌着醒過來，纔知道是做夢。便地方樣子，一樣一樣的好似在眼前，記在肚子裏不說出去，怕和人說了，便說破了這個好夢。

後來一年多，再到鎮江地方去；那府城南有一個姓徐的做太僕官的，和他家是幾代的朋友，請他去吃酒。他放着馬走去，錯走到一座小村坊裏；路上的樣子，鬚鬚是從前自己走過的一座門裏面，馬纓花滿樹地方樣子十分像；詫異得利害，停了馬一直走進去，樣樣東西樣子和夢裏沒有分別。再走進去，那房子一樣和從前的數目一般，夢裏的樣子，既然對了，不再疑心；一直跑到南面的屋子裏。那船裏的人果在屋子裏，遠遠的看見這姓徐的，慌慌張張站起來，拿門自己遮住了，喝着問：『什麼地方的男人？』姓徐的站住了，又走上去，還疑心是在夢裏；那姑娘見他走得慢慢的近了，碎的一聲鎖上了門。姓徐的說道：『姑娘不記得那丟手鐲的人嗎？』便再三說出他想他的苦楚，又說夢裏的情形；那姑娘隔着門盤問他家裏的情形，姓徐的統統說出來。那姑娘說道：『既然是

做官人家的子孫，家裏一定有美人兒做妻子，爲什麼要用着我呢？」姓王的說道：「不是因爲你的緣故，娶妻子原是已經早已娶了。」那姑娘說道：「若真的照你的話說來，可以知道你的存心；我這個心不可以告訴父母，但是也不聽父母的勸，便回絕了幾家人家了。金鐲子還在這裏，想來你有情的人，一定有信息來的呢。父母偶然到外婆家去，快要回來了，你暫時回去，託媒人來下聘禮，想來沒有不成功的。若說想不行禮，便做成夫妻，便是你的主意打錯了。」姓王的慌慌張張要回出去，那姑娘遠遠的喚着王官人說道：「我名字喚做芸娘，姓孟，父親號叫江離。」

姓王的答應着，記住在肚子裏，便走出來，吃完了酒，早早的回去，去見那孟江離老頭兒，迎接他進去，擺着坐位在籬笆下面，姓王的自己說出家裏的情形，便說出自己來的意思，又送上一百塊錢，算是聘禮。老頭兒說道：「小女已經許給別人了。」姓王的說道：「我打聽得很清楚，原是等人來聘娶呢，怎麼你回絕我這樣利害？」老頭兒說道：「方纔答應許配給人了，不敢來哄騙你。」姓王的神氣模樣兒都變了，拱一拱手分別着出來，不知道那老頭兒的是話不是真的一上夜睡在牀上翻來覆去，沒有人可以替他做媒；從前想把這情形去告訴太僕官，怕因爲娶一個搖船的女兒，被先生笑話。現在心裏急得沒有人可以替他去說媒，到天明去看那徐太僕，老實把這情形告訴

他；太僕說道：『這個老頭子我和他有親戚的名分，是祖母的嫡親的孫子，怎麼不早說出來？』姓王的纔說出肚子裏的主意來，太僕疑心起來說道：『江離原是窮苦，一向不是做搖船的行業，可不行弄錯了嗎？』便打發兒子大郎到孟家去，姓孟的說道：『我家裏雖說是窮，不是那賣女兒給人做老婆的；從前那公子拿銀錢來，自己做媒，想我自己不是銀錢可以哄得動的，所以不肯和他結這個親事。既然承先生來說了，一定是沒有錯的。祇是我這個倔強的女兒，十分嬌養寵愛的好的人家，給他去說媒，便要倔強不答應。不能夠不和他去商量，免得過幾天怨恨我，給他嫁在遠地裏呢。』便站起身來稍稍進去轉了一轉，便回出來拱一拱說道：『統統依了你的話說。』定了日子，便分別了大郎回家去回話。

姓王的，便備了許多定親的禮物，到孟家去定了這一頭親事，借住在徐太僕的家裏，親自去迎接來拜了堂，住下三天，辭別丈人向北回去。夜裏住在船裏，問着芸娘道：『從前在這個地方遇見了你，原疑心你不像搖船人的女兒；那時候坐着船到什麼地方去？』他回答說道：『我叔叔家住在江北地方，偶然去借了一條船來，坐着去看望叔叔罷了；我家裏勉強可以自己養活自己，但是那憑空裏來的銀錢，很不着重他的笑，你兩隻眼睛和豆一般小，常常拿了銀錢來哄人。起初聽得你

讀詩的聲音，知道你是風流的讀書人；後來又疑心是輕薄的人，認做我是蕩婦來調戲我的。若給父親看見了，那隻金鑊，你死也沒有地方了；我可憐才子的心，可算得利害嗎？」姓王的笑着說道：「你原是刁滑得利害，但也上了我的當了。」問他：「什麼事體？」姓王的停住了話頭不說，又再三追問他，便說道：「離開家裏一天一天的近了，這個也不能夠到底瞞着你的；老實告訴你，我家裏原有妻子在的，是吳尙書的女兒呢。」芸娘不相信他的話，姓王的故意正經着臉色說話，說：「是真的。」芸娘顏色變了不說話。停了一回，便立刻站起來跑出去；姓王的拖着鞋子追出去，便已經跳在江裏了。姓王的大聲叫喊起來，許多船裏人都受着驚嚇起來；夜裏的亮光，糊裏糊塗，祇有滿江面照着星點罷了。姓王的十分傷心了一夜，跟着江面上尋下去，出很大的價錢去尋他的屍骨，也沒有看見的人；肚子裏傷心回家去，憂愁淒涼，並在一塊兒。又怕他丈人來看望女兒，沒有說話可以回答他。

他一個姊夫在河南地方做官，便僱了車子跑去，一年多纔回家來；在路上遇到天下雨，把行李搬下來寄住在百姓家裏。看見他房屋打掃得狠乾淨，有一個老太婆在廊簷下和一個孩兒玩兒；那孩兒看見姓王的走進來，便走近去拉着要他抱。姓王的看了奇怪，又看那孩子長得秀氣標緻，叫

人歡喜抱着他坐在膝蓋上面，老太婆喚着他，他不肯下去。稍停了一回，雨點兒住了，姓王的抱着孩兒交給那老太婆，走出客廳去收拾行李。那孩兒哭着說道：『阿爹去了！』老太婆聽了不好意思，喝着他，他哭不住嘴，硬抱着他走進去。姓王的坐着等收拾行李，忽然有一個標緻女人，從屏風後面抱着孩兒走出來，便是芸娘呢。正詫異的時候，芸娘罵着說道：『沒有良心的男人！剩下這一塊肉，怎麼安排他？』姓王的纔知道是自己的兒子，一陣酸氣衝到心裏，來不及問他從前的事體，先把從前說的玩兒話，對着太陽罰咒，自己分辯明白。芸娘纔把一肚子氣變做傷心，兩個人對面淌着眼淚。

從前這屋子的主人莫老頭子，六十歲沒有兒子，帶着他老太婆到南海去燒香，回家來路上停在江邊上。芸娘跟着波浪滾下來，恰巧撞住了老頭兒的船，老頭兒吩咐跟人救他出水來，醫着救着一夜工夫，纔慢慢的醒過來。老頭子和老太婆一看，是一個標緻女人，十分歡喜，認他做女兒，帶他回家去。住下了幾個月，要替他配女婿，這女人不肯，過了十個月，生下一個兒子來，取他名字喚作寄生。姓王的躲雨在他家裏，寄生纔過一歲呢，姓王的便搬下行行李來，走進去拜見老頭兒、老太婆，便認做丈人女婿。住下幾天，纔帶着全得人回去，到了家裏，那姓孟的老頭兒已經在他家裏坐等。

着兩個月了；那丈人纔到的時候，看見用人們說話神氣吞吞吐吐，心裏十分疑惑奇怪；待到見面以後，纔大家歡喜放心。一樣一樣說出他過來的事體，纔知道他耽擱着日子，原是有事體的呢。

寄生

寄生字王孫，郡中名士。父母以其樞襮認父，謂有夙慧，鍾愛之。長益秀美，八九歲能文，十四入郡庠。每自擇偶。父桂菴有妹二娘，適鄭秀才子儵。生女閨秀，慧豔絕倫。王孫見之，心竊愛好，思慕良切。積久寢食俱廢。父母大憂，苦研詰之，遂以實告。父遣冰於鄭，鄭性方謹，以中表爲嫌，卻之。而王孫益病。母計無所出，陰婉致二娘，但求閨秀一臨存之。鄭聞益怒，出惡聲焉。父母旣絕望，聽之而已。

郡有大姓張氏，五女皆美。幼者小名五可，尤冠諸姊。擇婿未字。一日上墓，途遇王孫，自輿中窺見之。歸以白母，母探知其意，見媒媪于氏，微示之。媪遂詣王所，時王孫方病，訊知之，笑曰：『此病老身能醫之。』芸娘問故，媪述張氏意，並道五可之美。芸娘喜，即使往候。王孫媪入，撫王孫而告之。王孫搖首曰：『醫不對症，奈何？』媪笑曰：『但問醫良否耳，其良也，召和而緩，至可矣；執其人以求之，守死而待之，不已癡乎？』王孫歛歔曰：『但天下之醫，無逾和者。』媪曰：『何見之不廣也？』遂以五可之容貌

髮膚神情態度口寫而手狀之。王孫又搖首曰：「媼休矣！此余願所不及也。」反身向壁，不復聽矣。媼見其志不移，遂去。

一日，王孫沈痾中，忽一婢入曰：「所思之人至矣！」喜極躍然能起，急出舍，則麗人已到庭中。細認之，卻非閨秀，着松黃袍，細褶繡裙，雙鉤微露，神仙不啻也。拜問姓名，答曰：「妾五可也。君深於情者，而獨鍾閨秀，使人不平！」王孫謝曰：「生平未見顏色，故目中止一閨秀，今知罪矣。」遂與要誓。方握手殷殷，適母來撫摩，遽然而覺，則一夢也。回首聲容笑貌，宛在目中。陰念五可果如所夢，何必求所難遵？因而以夢告母，母喜其念少奪，急欲媒之。王孫恐夢見不得真，託隣媼素識張氏者，僞以託故諧之，而囑潛相五可。

媼至其家，五可方病，靠枕支頤，婀娜之態，傾絕一世。近問：「何恙？」女默然弄帶，不作一語。母代答曰：「非病也，連朝與爹娘負氣耳！」媼問故，曰：「諸家問名皆不願，必如王家寄生者，方嫁；是爲母者勸之急，遂作意不食數日矣。」媼笑曰：「姑姑若配王郎，真是玉人成雙也。渠若見五可者，恐又憔悴死矣！我歸卽令倩冰如何？」五可止之曰：「姥勿爾，恐其不諧，益增笑耳！」媼銳然以必成自任。五可方微笑。媼歸復命，一如媒媼言。王孫詳問衣履，無不與夢適合。大悅，意稍舒，然終不敢以人言爲信。

過數日，漸瘳，祕招于媪來，謀一親見。五可媪難之，姑應而去。

久之不至，方欲覓之，媪忽忻然而入曰：『機幸可圖。五可向有小恙，日令婢僕相扶，一過對院，公子往伏伺之，娘行緩蹀，委曲可盡略。』王孫喜如其教。明日，命駕早往，媪先在焉，即令繫馬村樹，導入臨路舍，設坐掩扉乃去。少間，五可果扶婢出，王孫自門隙目注之，女經門外過，媪故指揮雲樹，以遲纖步。王孫窺覘盡悉，髣髴又入夢中，喜顛不能自持，未幾媪至，曰：『可以代閨秀否？』王孫申謝而返。始告父母，遣妯要盟，乃媒往，則五可已別字矣。王孫失意，悔悶欲死，即刻復病，父母憂甚，責其自誤。王孫無詞，惟日飲米汁一合，積數月，雞骨支牀，較前又甚。

媪忽至，驚曰：『何憊之甚！』王孫涕下，以情告，媪笑曰：『癡公子！前日人趁汝來而故卻之，今日汝求人而能必遂耶？雖然，尙可爲力，早與老身謀者，即許京都皇子，我能奪之使還。』王孫大悅，求策。媪命函啟遣伴，約次日候於張所。桂菴恐以唐突見拒，媪曰：『前日張公業有成言，延數而遽悔之，且彼字他家，尙無函信。』諺云：『先炊者先餐。』何疑也？桂菴從之。次日，二僕往，並無異詞，厚犒而歸。王孫悅，病復起，由此閨秀之想始絕。

初，鄭子僑郤聘，閨秀頗不懌，既聞張氏姻成，心益抑鬱，恍惚若病，日就支離。父母詰之，不敢言，婢

窺其意隱以告母，鄭聞之怒不醫，以聽其死。二娘懟曰：『吾姪亦殊不惡，何守頭巾誠，殺吾嬌女？』鄭悲曰：『若所生女，不如早亡，免貽笑柄。』以此夫妻反目。二娘故與女言，將使仍歸王孫，若爲媵；女俯首不言，若甚願之。二娘商鄭，鄭益怒，一付二娘，置女若已死，不復預聞。二娘愛女切，欲實其言，女乃喜，病始漸瘳。

竊探王孫親迎有日矣。屆期以姪完姻，僞欲歸甯，昧旦使人求僕輿於兄，兄最友愛，又以居村鄰邇，卽以所備親迎輿馬，先迎二娘。旣至，則妝女入車，使兩僕兩媼護送而去，到門以氈貼地而入。時鼓樂已集，從僕叱令吹播，一時人聲沸聒。王孫奔視，則女子以紅帕蒙首，駭極欲奔，鄭僕來扶，便令交拜。王孫不知何由，卽亦拜訖。二媼扶女，逕坐青廬，始知其閨秀也。舉家皇亂，莫知所爲，時漸濱暮，王孫不復敢行親迎之禮。桂菴遣僕以情告，張張怒欲遂斷絕，五可不肯，曰：『彼雖先至，未受雁采，不如仍使親迎，父納其言，以對來使，使歸。』桂菴終不敢從，相對籌思，喜怒俱無所施。

張待之旣久，知其不行，遂亦以輿馬送五可至。因另設青帳於別室，而王孫周旋中間，躑躅無以自處。母乃調停於中，使序行以齒，二女皆諾。及五可聞閨秀差長，稱姊有難色，母甚慮之比三朝，同會母所見，閨秀風致宜人，右之，自是始定。然父母皆恐其積久不相能，而二女更無間言，衣履易著相愛。

如姊妹焉。王孫始問五可卻媒之故，笑曰：「無他，聊報君之卻于媪耳！向未見妾，意中止一閨秀，既見妾，亦略靳之。以覘君之視妾，較閨秀何如也？使君爲人病，而不能爲妾病，則亦不必強求容矣。」王孫笑曰：「報亦慘矣；然非于媪，何得一覲芳容？」五可曰：「是妾自欲見君，媪何能爲過舍門時，豈不知耽耽者在內也？夢中業相要，何尙未之信也？」王孫驚問：「何知？」曰：「妾病中夢至君家，以爲妄，後聞君亦夢，妾乃知魂魄直到此也。」王孫異之，遂述所夢，時日悉符。——父子之良緣，皆以夢成，亦奇情也，故並存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父癡於情，子遂幾爲情死，所謂情種，其王孫之謂與？不有善夢之父，何生離魂之子？」

寄生號王孫是府城裏有名氣的讀書人，爹娘因爲他在抱裙裏的時候，便認識父親，說他有前世的聰明，十分歡喜他。年紀大起來，越發長得秀氣標緻，八九歲便能夠做文章，十四歲中了府裏的秀才。常常自己挑選老婆，他父親桂菴有一個妹子，名喚二娘，嫁給鄭秀才子，僑生下一個女兒，名喚閨秀，又聰明，又標緻，沒有人比得上。王孫見了他，心裏暗暗的歡喜他，想他實在利害。過了日子，長久睡覺吃飯統統都忘記了；父母十分憂愁，再三盤問他，便把實在情形告訴出來。他父親打發媒人到鄭家去，那姓鄭的脾氣古板，說是表親要避着嫌疑，回絕了他；那王孫越發病得利害，他

母親想不出什麼法子來，暗地裏好好的對二娘說，祇求閨秀來看他，一過姓鄭的聽得了，越發生氣，說出罵人的話來；父母已經斷了希望，聽他去罷了。

府城裏有一家大戶人家姓張的，五個女人都長得標緻，年紀小的這個小名喚五可，格外比他幾個姊妹標緻，挑選着女婿，還不會說定人家。有一天，上坟去，路上遇到王孫從車子裏望出去見了他，回家去對母親說。母親知道了他的意思，看見一個媒婆姓于的，稍稍告訴他這個意思，那媒婆便到姓王的家裏去；這時候王孫正害着病，問他知道了，笑着說道：「這個病老身能夠醫他！」芸娘問他：「什麼道理？」媒婆便說出張家的意思來，又說五可的標緻，芸娘聽了歡喜，便立刻叫他去問王孫自己。那媒婆走進屋子去，勸着王孫把這事體告訴他；王孫搖着頭說道：「這味藥不對我的病，可怎麼好呢？」媒婆笑着說道：「祇問這個醫生好不好便了，若說是好的，喚了這個那個來了，也是一樣的，一定要這個人去求他，等到老也等着他，豈不是太癡心了嗎？」王孫嘆着氣說道：「祇因為統天底下的醫生，沒有比這個好的了！」那媒婆說道：「怎麼你的見識這樣不大呢？」便拿五可的臉兒顏色頭髮皮肉神氣模樣兒，嘴裏說着，手裏做着；王孫又搖着頭說道：「媽媽不用說了，這個是我心裏不想他的！」翻過身去，對着牆壁不再去聽他了；老太婆看他的心不動。

便出去了。

有一天，王孫害病利害的時候，忽然一個丫鬢走進來說道：『你想的這個人來了！』他歡喜極了，跳着便能夠走起牀來，急急走出屋子去。那美人兒已經在院子裏了，細細的去看他，原來不是閨秀，穿一件松花黃的袍子，細縐的繡花裙子，兩隻小腳兒微微的露出在外面，神仙也沒有他這般美貌。拜着問他的名姓，他回答說道：『我是五可呢。你是狠有情的，卻獨歡喜這個閨秀，叫人心裏氣不服。』王孫認着錯說道：『一生一世不曾看見你的臉兒，所以眼睛裏祇有一個閨秀，現在知道我錯了！』便和他立誓。正拉着手親熱的時候，恰巧母親來撲着他，立刻便醒過來，便是一個夢呢。回過頭去想着他的聲音臉兒笑着的神氣，活像在眼前，暗暗的想：五可果然像夢裏一般美貌，爲什麼一定要那不容易得到的人呢？便拿這個夢告訴母親，母親歡喜他，心裏稍稍改了，急急要替他去做媒。王孫怕夢裏看見的不能夠靠得住，託鄰舍的老太婆一向認識那姓張的，假推說是別樣事體，到張家去，卻叮囑暗暗的覷着五可。

老太婆到了他家裏，五可正害着病，靠在枕頭上，拿手撐着頭兒，那美麗的模样兒，可以蓋得過統天底下。走上去問他：『害什麼病？』那姑娘靜悄悄的弄着帶兒，不說一句話，母親代他回答着說：

道：『不是害病呢，天天和爹娘嘔氣罷了！』老太婆問他：『爲什麼事體？』回答道：『許多人來說媒，都不願意，一定要和王家寄生一般的人纔肯嫁給他，是我做娘的勸得他利害了，使裝腔不吃飯幾天了。』老太婆笑着說道：『姑娘倘配了王官人，真是玉人兒配成對了他，倘然看見了小姐這樣美貌的人，怕又要想死了！我回去便叫他請媒人來說媒怎麼樣？』五可攔住他說道：『媽媽不要這樣子，怕他不成功，越發叫人笑話呢。』老太婆再三說：『一定成功的。』他自己拍着肚子，五可纔微微的笑着；老太婆回轉去回話，樣樣和那媒婆說的話一樣。王孫細細的問他，穿的衣裳鞋子，沒有一樣不和夢裏看見的相同，十分歡喜，心裏便放開了。但仍舊不肯把傍人的話十分相信，過了幾天，慢慢的病好了，偷偷的去喚了于老太婆來，和他商量，要親自去見一見五可老太婆說：『怕不成功。』暫時答應着他去了。

隔了許多日子，不見他來，正要去找尋他，老太婆忽然笑嘻嘻的走來說道：『幸得有機會，可以想法了。』五可一向有一點小毛病，天天叫丫頭老媽子，大家扶着他對門院子裏去走一過，你公子去躲着等他，姑娘們走路很慢，上上下下可以統統看到。』王孫歡喜，依了他的話，到明天，坐着車子，一早跑去，老太婆先在那裏呢，便叫他將馬吊在空地樹上，領他走進一間靠近路口的屋子裏，

放一張櫬子，闔上房門去了。稍停了一回，五可果然扶着丫頭走出來；王孫打門縫裏拿眼睛去細看着，姑娘從門外走過，老太婆故意指點着天上樹上說着，拿這個延挨他，小脚走路的工夫，王孫在裏面張望着，看得十分仔細，好似又到了做夢的時候，歡喜得身體發抖，不能夠自己耐住。不多時候，老太婆來了，說道：『可以替得閨秀嗎？』王孫道着謝，回家去，就把這情形告訴爹娘，打發媒人去說媒。誰知媒人走去，那五可已經許配給別人了；王孫心裏失了望，懊悶得要死，立刻又害起病來。爹娘憂愁得利害，埋怨他自己耽誤自己；王孫沒有話說，祇好天天吃着米湯，一合過了幾個月，瘦得和雞骨一把，睡在牀上，比前又利害起來。

老太婆忽然來了，詫異着說道：『怎麼病得這樣利害？』王孫淌下眼淚來，把這情形告訴他；老太婆笑着說道：『癡公子，前幾天人家來求你，你故意推却他；今天你去求人家，便一定可以成功的嗎？雖說這個樣子，還可以替你想法子；早幾天來和老身商量，便自己許給了京城了的皇太子，我能夠弄他轉來！』王孫聽了十分歡喜，求他想法子；老太婆叫他寫一封信，打發人送去，和他說定第二天等在姓張的家裏。桂菴怕做事體莽撞，吃他們推出來；老太婆說道：『前幾天張先生已經有話說定了，延約了好幾次，便立刻反悔；況且他許配給別人家還沒有寫信去，俗話說的：『先燒

飯的先吃。」有什麼疑惑呢？」桂菴依了他的話。到了第二天，兩個用人跑去，一點沒有兩樣說話，賞給他許多錢，回家來。王孫心裏快活，病又好了，從此想閨秀的念頭纔斷了。

當初鄭子儁回絕了這一頭親事，閨秀心裏十分不快；後來聽說張家的親事成功了，心裏越發不舒服，糊糊塗塗好似害病，一天一天慢慢的利害起來。爹娘盤問他，不敢說出來，丫頭看出他的心事來，偷偷的去告訴主母。姓鄭的聽得了生氣，不給他治病，要聽他死去；二娘生氣說道：「我的姪兒，也實在不壞，怎麼聽着這迂腐的話，害死了我嬌嫩的女兒？」姓鄭的生氣說道：「你生的這種女兒，不如早早死了，免得給別人笑話。」從此夫妻反目，二娘故意對女兒說：要給他依舊嫁給王孫，好似給他做小老婆；女兒低着头不說話，好似很願意的。二娘和姓鄭的商量，姓鄭的越發生氣，悉聽二娘去；丟開女兒，好似已經死了一般，不再去查問他。二娘歡喜女兒十分利害，要依他的話；女兒便快活起來，病纔慢慢的好了。

暗暗的去打聽王孫做親，已經有日子了；到了那時候，推說是姪兒做親，假說是要回娘家去。到一清早打發人去向哥哥要用人和車子，他哥哥和妹子十分要好，又因為他住的村坊在鄰舍左近，

便拿他預備去接新娘娘的轎馬，先去迎接二娘。待到到了二娘家裏，便打扮着女兒坐進車子去，打發兩個男用人，兩個老媽子，管着送了去。到了門口，拿地毯鋪在地上，走進去；這時候吹鼓手已經來了，跟去的用人喝着叫他吹打起來，一時裏人的聲音吵鬧起來。王孫跑出來看，祇見一個女人拿紅手帕兜在頭上；他詫異極了，要逃去。姓鄭的用人走來扶住他，便給他對拜着。王孫不知道什麼事體，便也拜過了。兩個老媽子扶着女兒一直進去，坐在新房裏，纔知道他便是閨秀呢。一家人都慌張起來，不知道怎麼好。這時候慢慢的快晚了，王孫不敢再去行親自迎接新娘的禮；桂菴打用人把這個情形去告訴姓張的，姓張的生氣，要立刻和他斷絕。五可不肯，說道：『他雖是先去，却不曾受過聘禮，不如仍舊叫他親自來迎接。』父親聽了他的話，把這個話去對那打發來的人說了；那打發來的用人回家去說了，桂菴到底不敢依他的話，大家臉對臉看着想法子，歡喜生氣都沒有法子想。

姓張的候了他好半天，知道他不來，也把轎馬送着五可來了；便另外收拾一間新房，在別個房間裏，那王孫在中間兩面招呼着，跑來跑去沒有法子安排。他母親便從中調停，叫他拿年紀排着大小兩個女兒都答應。待到五可聽說閨秀比他年紀稍爲大一點，喚他姊姊，有不願意的樣子；母親

十分耽着憂。待到了三朝，一塊兒在母親房裏見面，看見閨秀的模樣兒長得叫人歡喜，願意讓他做姊姊，從此纔定了。但是做爹娘的都怕他日子隔得長久了，不能夠大家安分；那兩個女人沒有閒話，衣服鞋子替換着穿，大家歡喜得和姊妹一般。王孫纔問起五可回絕媒人的緣故，笑着說道：「沒有別的意思，也算報了你回絕于老太婆的讎呢！從前你不曾看見我的時候，心裏祇有一個閨秀，待到看見了我以後，也刁難刁難你。借着這個，看你心裏歡喜我，比歡喜閨秀怎麼樣呢？倘然你替別人害病，卻不肯替我害病，那也不必硬要你歡喜！」王孫笑着說道：「你報讎也算利害了，但沒有于老太婆，怎能夠見你的美貌？」五可說道：「這是我自己願意，與老太婆有什麼相干呢？走過屋子門外的時候，豈有不知道你在裏面烏溜溜的兩只眼睛看我麼？夢裏頭已經兩個人罰了咒，爲什麼還不相信我呢？」王孫詫異起來問他：「怎麼知道的？」他說道：「我害病的時候，做夢到你家裏認做是假的；後來聽說你也做夢看見我，纔知道我的魂靈一直跑到這裏來了。」王孫聽了詫異，便說出自己夢裏的情形來，時候日子統統都對得的。——父子兩人的好姻緣，都是因爲做夢成功的，也是奇怪事體呢！所以把他一塊兒記出來：

異史氏說道：「父親癡心在愛情上面，做兒子的便險些爲愛情送了性命，所說的情種，是王孫的

這種人了。沒有這個會做夢的父親，怎麼能夠生出這飛出靈魂來的兒子呢？」

〔註一〕和緩，和緩是兩個有名醫生的名字；是

周朝時候秦國裏的人。成王十年的時候，晉侯到秦國去求醫生，秦伯打發緩去瞧病，到昭王元年的時候，晉國又到秦國裏去求醫生，秦伯

打發和去瞧病。召和而緩至這一句，是拿兩個好醫生來比方說：求這個女人，來了那個女人，兩個都是美人兒，隨便得一個都是一樣的。

紉鍼

虞小思東昌人，居積爲業，妻夏歸甯而返，見門外一嫗，偕少女哭甚哀。夏詰之，嫗揮涕相告，乃知其男子王心齋亦宦裔也，家衰落，無衣食業，浼中保貸富室黃氏金，學作賈。中途遭寇，巨艇中顛喪，賞幸不死，至家，黃責償，計子母不下三十金，實無可以準之。黃窺其女，紉鍼美，將謀作妾，使中保責告之。『如其肯，可折價外，仍以女金壓券。』王謀諸妻，妻泣曰：『我雖貧，固簪纓之胄，彼以執鞭發蹟，何敢遂媵吾女？且紉鍼固有堵耳，汝烏得擅作主？』先是，同邑傅孝廉之子，與王投契，生男阿卯，於櫺櫺中論婚，後孝廉官於閩，年餘而卒，妻子不能歸，消息遂絕。是故紉鍼十五，尙未字也。——妻言及此，

王無詞，但謀所以爲計，妻曰：『不得已，其妄謀諸兩弟。』

蓋妻范氏，其祖曾任京秩，兩孫田產尙多也。次日，妻攜女歸告兩弟，兩弟任其涕淚，並無一詞，爲之設處。范乃號啼而歸。適逢夏詰，且述且哭，夏憐之，視其女綽約可愛，益之哀楚。因邀入其家，款以酒食，慰之曰：『母子勿戚，妾當竭力。』范未遑謝，女亦哭伏在地，益惋惜之。籌思曰：『雖有薄蓄，然三十金亦復大難，當典質相付。』母子拜別，夏以三日爲約。

別後百計營謀，亦未敢告諸其夫。三日，未滿其數，又使人假諸其母。范母子已至，因實告之，又訂以次日抵暮假金至，合裹並置牀頭。至夜，有盜穴壁，以火入，夏覺睨之，見一人臂上懸短刀，狀貌凶惡，大懼，不敢復作聲，僞爲睡者。盜近箱，意將發扃，回顧夏枕邊有裹物，探身攫去，就燈解視，已乃入囊囊，不復挾篋而去。夏乃起呼，家中惟一小婢，隔牆告鄰，鄰人集而盜已遠矣。夏乃對燭啜泣，亡何，婢睡去，夏引帶自經於樞，婢覺，天已大曙，始呼人解具懸，四肢已冰。虞知奔至，詰婢，始得其由，驚涕營葬而已。時方夏尸不僵，亦不腐，過七日，乃殮之。既葬，緝賊潛出，哭於其墓，暴雨忽集，霹靂大作，墓發，女亦震死。虞聞，奔驗之，則棺木已起，妻呻嘶其中，抱出之，見女尸，不知其誰。夏審視，始解之，方相駭怪，未幾范至，見女已死，號曰：『固疑其在此，今果然矣！』聞夫人自縊，日夜不絕聲。今夜語我，欲哭於殯宮，我未

之應也。』夏感其義，遂與夫言，卽以所葬材穴葬之。范拜謝，虞負妻歸。范亦歸告其夫。聞村北一人被雷擊死於途，身有字云：『偷夏氏金賊。』俄聞鄰婦哭聲，乃知死者卽其夫馬大也。村人白於官，拘其婦械鞠之，則范以夏氏措金贖女，對人感泣。馬大賭博無賴，聞之而盜心遂生也。乃押婦搜賊，則止存二十數，又檢馬尸得四數。官判賣婦償補責還虞。夏益喜，全金悉仍付范俾償債主。

葬女三日，夜大雷電以風，墳復破，女亦頓蘇，不奔其家，往扣夏氏之門，蓋認其墓，疑其復生也。夏驚起，隔扉問之，女曰：『夫人果生也！我緝賊耳。』夏駭爲鬼，呼鄰媪共詰之，知其更生，喜入內室。女自言：『願從夫人服役，不復歸矣。』夏曰：『得無謂我捐金爲買婢耶？汝葬後，債已代償，可勿見猜。』女益感泣，願以母事。夏未諾，女曰：『兒能操作，亦不坐食。』天明告范，范喜急至，從女意，卽以屬夏。范去，夏強送女歸，女啼思夏，王心齋自負之來，委諸門內而去。夏見之，驚問，始知其故，遂亦安之。

虞至，急下拜，呼以父。虞固無子女，見女依依憐人，頗以爲懂。女紡績縫紉，勤勞臻至，夏病幾殆，女晝夜給役，見夏不食亦不食，面上時有啼痕。向人曰：『母有萬分一，我誓不復生。』夏少瘳，始解顏爲笑。夏愈聞之流涕曰：『我四十無子，但復生一女如緝賊者足矣。』夏自少不育，踰歲，忽舉一男，人以爲行善之報。

居二年女益長。虞與王謀不能堅守舊盟。王曰：「女在君家，婚姻惟君所命。」女十七，慧美無雙。此言出，問名者趾錯於門，夫妻爲之簡對。富室黃某，亦遣媒來，虞惡其富而不仁，力卻之，爲擇於馮氏。馮邑名士子，亦慧而能文，將告於王。王出負販未歸，遂逕諾之。黃以不得於虞，亦託作賈蹟。王所在，設饌相邀，更復助以貲本，漸漬習洽，因自道其子慧以自媒。王感其情，又仰其富，遂與訂盟。既歸，詣虞。則虞昨日方受馮氏壻書，聞王言，頗不悅，呼女出告以情。女佛言曰：「債主，吾讎也！以我事讎，但有一死。」王無顏，託人告黃以馮氏之盟。黃怒曰：「女姓王，不姓虞，我約在我，彼約在後，何得背盟？」遂投狀邑宰，宰以先約判歸黃。馮曰：「王某以女付虞，固言婚嫁不復預聞，且某有定婚書，彼不過杯酒之談耳。」宰不能堅，將惟女願之從。黃退，以金賂邑宰，求其左袒，以此月餘不決。

一日，有孝廉赴都，道過東昌，使人問王心齋，適問於虞，轉詰之，蓋孝廉傅姓，卽阿卯也。入閩籍，十八已鄉捷矣。猶以前約未婚，蓋母囑便道訪王，問其女已嫁否也。虞大喜，邀傅至家，歷述所遭，然婚姻千里，患無質實。傅篋出王當日允婚書，虞招王至，驗之而真，乃共喜。翌日當覆審，傅投刺謁邑宰，其案始消，涓吉約期乃去。禮闈後，市幣帛而還，居其舊第，行親迎禮，進士報已自閩中還，蓋傅又捷南宮矣。復入京，觀政而返。女不樂南渡，傅亦以廬墓在，遂獨往遷父柩，載母俱歸。後數年，虞卒，子纔七八歲，女

撫之，過於其弟。使讀書，早入邑庠，家稱素封。——蓋傅力也。

異史氏曰：「神龍中亦有游俠耶？瘴惡彰善，生死皆以雷霆，此「錢塘陣舞」也。轟轟屢擊，皆爲一人焉。知紉、鍼、非、龍、女、譎、降、者、耶？」

虞小思是東昌地方人，守着家產過日子；妻子姓夏的，從娘家去了回家來，看見門外一個老太婆，帶着一個年輕的姑娘，哭得十分傷心。老太婆抹着眼淚去告訴他聽，纔知道他的男人王心齋也是做官人家的子孫；家裏窮苦下來，沒有穿衣吃飯的地方。託中間人做保，借了有錢人家姓黃的錢，學着做買賣；半路裏遇見了強盜，一根大棍子打在腦殼上面，搶去了錢。幸得不曾死，回到家裏，姓黃的逼着向他要錢，算一算利錢本錢不下三十塊錢，實在沒有法子，可以還他。姓黃的見他的女兒——名喚紉、鍼——長得美貌，便想法拿他來做小老婆；打發那個中人的去催着他，對他說：「若說他肯的，可以抵債外，仍舊把賣女兒的錢抵着借票。」姓王的和他妻子商量，妻子哭着說道：「我雖說窮得利害，是做官人家的子孫；他是做馬夫出身的，怎麼敢便拿我的女兒去做小老婆。況且紉、鍼原是有女婿的了，你怎麼可以擅自做主。」從前同住在縣城裏，傅舉人的兒子和姓王的很要好；生下一個男孩子來，名喚阿卯，在蠟燭包的時候便說定了親。後來那舉人在福

建地方做官，一年多便死去。老婆兒子不能夠回家來，信息便斷了；因為這個緣故，紐鹹十五歲還不會許配給人呢。妻子說到這個地方，姓王的沒有話說了，祇商量想一條什麼計策；妻子說道：『沒有法子，糊亂去和兩個兄弟商量。』

原來他妻子姓范，他的祖父曾經做過京官，兩個孫子田地還很多呢。到了第二天，他妻子帶着女兒回家去，告訴兩個兄弟；兩個兄弟任他吊着眼淚，並沒有一句話替他想法子；范氏便放聲哭着回家去，恰巧遇到夏氏問他；他一邊說着，一邊哭着。夏氏可憐他，看看他的女兒長得苗條，叫人歡喜；再加上他傷心可憐的樣子，便拉他到自己家裏去，請他吃酒吃飯，勸着他說道：『你母子兩人不必傷心，我自然出力幫助你。』范氏連連的說謝謝他，女兒也哭着爬在地下，越發叫人可憐；他細細的想着說道：『雖說有一點點家產，但是三十塊錢，也不很容易，可以拿東西去當了錢來給你。』他母女兩人拜着出去。夏氏和他說定，三天工夫的期限。

分別以後，再三想法子弄錢，也不敢去告訴他的丈夫；三天工夫不曾湊滿這個數兒，又打發人向他母親去借錢。范氏母女兩個已經來了，便把這實在情形告訴他，又約定第二天到了天晚，借的錢拿回來，并在一塊兒，包着擱在牀頭到了夜裏，有一個強盜，挖着牆洞拿着火把走進來。夏氏醒

過來一看，看見一個人臂膀上掛着一把短刀，相貌兇惡，十分害怕；不敢去叫喊起來。假裝着睡熟的樣子。強盜走進箱子邊，他打算打斷鎖門，回轉頭來看見夏氏枕頭邊，有一個包兒，伸進身子去搶着出來。在燈光下面，打開來一看，看過了便塞在腰包裏，不再打開箱子去了。夏氏纔起來叫喊，家裏祇有一個小丫頭，隔着牆頭，告訴鄰舍人家；鄰舍人家跑攏來，那強盜已經去得遠了。夏氏便對着蠟燭火抹着眼淚哭着，隔了不多時候，丫頭睡熟了；夏氏解下帶子來，自己吊死在窗檻上。丫頭知道了，天已經十分明亮了；纔喊着人解下他的繩子來，手脚已經冷了。姓虞的知道了，跑來查問丫頭，纔知道他尋死的原因；又詫異又哭着，給他埋葬罷了。

這時候正是夏天，屍首不僵硬，也不腐爛；過了七天纔收殮他。待到葬過以後，緝賊偷偷的出去在他坟上哭着；很大的雨忽然落下來，霹靂打得狼響，坟墓打破了，那姑娘也打死了。姓虞的聽得了，跑去一看，那棺材已經露出在外面，他妻子在裏面叫喊着，抱着他出來，看見姑娘的屍首，不知道他是什麼人。夏氏細細的一看，纔認識了。正大家詫異的時候，不多時候，姓范的來了；看見他女兒已經死了，哭着說道：「原疑心在這地方，現在真在這個地方了！他聽得夫人自己吊死了，日日夜夜哭着不住聲；今天夜裏對我說：『要來坟上哭他。』我不曾允許他。」夏氏感激他的義氣，便對

丈夫說了，便拿他葬過的棺材墳地埋葬他。范氏拜着謝他，姓虞的背着妻子回家去。范氏也回家去，告訴他的丈夫。聽說村坊北面有一個人被雷打死在路上，身上有字寫着道：「偷夏氏錢的賊。」停了一回，聽得鄰舍女人的哭聲，纔知道那死的是他丈夫馬大呢。村坊裏人告到衙門裏，捉着他的女人，用刑罰審問他。那范氏因為夏氏弄錢來替他贖回女兒，對着人感激得哭着。馬大是一個耍錢沒有行業的人，聽了他的話，便起了搶錢的心呢。便狎着女人去搜他的賊，便祇剩了二十多塊錢；又搜着姓馬的屍首身傍，得了四塊錢。官判定賣去了他女人，補還姓虞的。夏氏越發歡喜，如數的錢統統仍舊給了范氏，叫他拿去還了債主。

葬下女兒三天以後，夜裏打着大雷大電，又加上刮風，坟又打破；他女兒也立刻醒過來，不跑到自己的家裏去，去打那夏氏家裏的門。原來他看見夏氏的坟墓破了，疑心夏氏又活過來了。夏氏驚慌着起來，隔着門問他，那姑娘說道：「夫人果然活了麼？我是緝賊呢。」夏氏詫異起來，認做他是個鬼；喊起那鄰舍的老太婆來，大家問着他，知道他又活了。歡喜着走進屋子裏，姑娘自己說：「願意跟着做用人，不再回去了。」夏氏說道：「是不是因為我拿出錢來，算我買了頭嗎？你葬過之後，債已經代你還了，可以不用疑心。」姑娘越感激着哭起來，情願當他母親服侍他。夏氏還沒有答

應，姑娘說道：『我會做事體，也不會坐着吃的。』天亮了，告訴范氏，范氏歡喜，急急跑來依了女兒的話，便將女兒交給夏氏。范氏去了，夏氏硬送姑娘回去，姑娘哭着記挂夏氏，王心齋自己背着送他來，丟在門外便去了。夏氏看見他，狼驚慌的問他，纔知道他的原故，便安心留下。

虞小思回來，急急拜下去，叫父親。虞小思向來沒有兒子，女兒看見姑娘跟在身邊，教人看了可憐，很歡喜他。姑娘織布做針線，又勤儉又勞苦，樣樣周到。夏氏害病幾乎死去，姑娘日夜服侍。看見夏氏不吃飯，他也不吃飯，臉上常常有哭過的印兒。對人家說道：『母親倘然有個好歹，我一定不肯再活着。』夏氏病稍稍有點好起來，纔喜着臉兒笑出來。夏氏的病好了，聽見他說的話，流着眼淚說道：『我四十歲沒有兒子，但願再生一個和紉緘般的女兒，很心滿意足了。』夏氏從年紀輕沒有生產過，過了一年，忽然生了一個男孩子，人家以為是做好事報應。

住了兩年，姑娘越長大了，姓虞的和姓王的商量不能死守從前的說話。姓王的說道：『女兒在你家裏出嫁的事體，隨你的主意。』女兒到了十七歲，聰明美麗，沒人比得上。這個話傳出去，做媒的人，脚尖碰着脚後跟的上門來。夫妻兩人替他挑揀夫家，黃家也打發媒人來，姓虞的厭惡他有錢沒有義氣，決決絕絕的回報他。替他揀定了馮家。姓馮的，本城地方一個有名氣讀書人的兒

子也聰明會做文章；要去告訴王的，王的出去做生意沒有回來，便一口答應他了。那黃家因為被虞家推却，假說做生意，去尋王的住的地方，擺酒去邀他；又借他做生意的本錢，慢慢的交情深起來，便自己說他的兒子很聰明，便提起兒子的親事。王的感激他的交情厚，又羨慕他有錢，便和他訂約；等到回家去，跑到姓虞的家裏。那姓虞的前一天纔得了馮家女婿的婚書，聽見王的說話，很不高興，叫女兒出去告訴他這個情形。姑娘沉着臉說道：『債主是我的仇人，叫我去嫁仇人，祇有一死便了！』姓王的沒有臉兒去見姓黃的，託別人去告訴他，說馮家的親事。姓黃的生氣，說道：『女兒姓王，不是姓虞的；我的婚約在前，他的婚約在後，怎麼可以背約？』便到縣官那裏告狀。縣官因為他婚約在前，判給姓黃的，姓馮的說道：『王姓將女兒給了姓虞的，向來說定婚嫁的事體，和他沒有干涉；況且我有定婚的帖子，他不過喝酒時候，一句說話罷了。』縣官不能做主，要看姑娘的心裏，情願到那一邊。姓黃的回去拿銀子，去送給縣官，教他幫自己；因為這樣一個多月，沒有判定。

有一天，有舉人到京裏去，路過東昌，教人打聽王心齋，卻巧問到虞家，轉問他那舉人姓傅，便是阿卯，入福建省，十八歲考鄉場考中了。還以為從前的婚約沒有改變，因為母親叮囑他，順路打聽姓

王的，問問他的女兒嫁了沒有，姓虞的很歡喜，邀姓傅的到他家裏，一樣一樣說出以前做過的事體。但是女婿從很遠的地方跑來，恐怕沒有憑據，姓傅的從箱子裏拿出從前答應婚姻的帖子，姓虞的叫姓王的來看了，果然是真的。大家都歡喜。這一天，正應該復審的日子，姓傅的送了名片去訪縣官，這件案子，纔消滅了，揀好娶親的日子，纔去會試過了，買了綢緞回來，住在他的舊房子裏，行了親自迎親的禮。中進士的報子，已從福建來了。因為傅舉人又派在禮部的官職，再到京裏去上了任，回來，姑娘不喜歡到南方去，姓傅的也爲房屋坟墓在此，他便一個人去遷了父親的靈柩，迎接了母親，一塊兒回來。後來幾年，姓虞的死了，兒子祇有七八歲，姑娘待他比他親兄弟還要好，教他讀書，很早的中了秀才。家裏很有錢，都是姓傅的幫助他的。

異史氏說道：『龍裏邊也有俠客的嗎？不歡喜壞的人，歡喜好的人，一個教他活，一個教他死，都拿雷來用。這個好像在那裏作錢塘的跳舞，一陣一陣的雷響了，好幾回，都是爲這一個，說不定，奴才，便是龍女，罰落在世上來的！』

段氏

段瑞環大名之富翁也，四十無子，妻連氏性最妒，欲買妾而不敢，私一婢。連覺之，撻婢數百，鬻諸

河間繼氏之家。段日益老，諸姪朝夕乞貸，一言不相應，怒徵聲色；段思不能給其求，而欲嗣一姪，則羣姪阻撓之。連之悍，亦無所施，始大悔憤曰：「翁年六十餘，安見不能生男？」遂買兩妾，聽夫臨幸之，不問。居年餘，二妾皆有身，舉家皆喜，於是氣息漸舒。凡諸姪有所強取，輒惡聲梗拒之。無何，一妾生女，一妾生男而殤，夫婦失望，漫冀將來而已。

一年餘，段中風不起，諸姪益肆，牛馬什物，競自取去。連譟斥之，輒反唇相稽，無所爲計，朝夕嗚哭。段由是病益劇，尋死。諸姪集柩前，議析遺產。連雖痛切，然不能禁止之，但留沃墅一所，贍養老稚。姪輩不肖，連曰：「汝等寸土不留，將令老嫗及呱呱者餓死耶？」日不決，惟忿哭自撾，忽有客入弔，直趨靈所，俯仰盡哀。哀已，卽就苦次，衆不知其誰，詰之，客曰：「死者，我父也。」衆益駭，客始從容自陳。

先是，婢嫁繼氏，踰五六月生子，懷繼撫之，等諸男，十八歲入泮，後繼卒，諸兄析產，置不與諸繼齒。懷問母，始知其故，曰：「旣屬兩姓，各有宗祜，何必在此乘人百畝田哉？」乃命駕詣段，而段已死。——言之鑿鑿，確可信據。連方忿痛，聞之大喜，直出曰：「我今亦復有兒！諸所假去牛馬什物，可好自送還；不然，有訟與也。」諸姪相顧無色，漸引去。懷乃移妻來，共居父憂。諸段不平，共謀逐懷。懷知之，曰：「繼不以爲繼，段復不以爲段，我適安歸乎？」忿欲質官，諸戚黨爲之排解，羣謀亦寢。

而連以牛馬故不肯已，懷勸置之。連曰：「我非爲牛馬也，雜氣積滿胸，汝父以憤死，我所以吞聲忍泣者，爲無兒耳。今有兒，何畏哉？前事汝不知狀，待予自質審。」懷固止之，不聽，具詞赴邑，宰拘諸段，口對狀。連氣直詞慟，吐陳泉湧，宰爲動容，並懲諸段，追物給主。既歸，其兄弟之子，有不與黨謀者，招之來，以所追物，盡散給之。連七十餘歲，將終，呼女及孫媳曰：「汝等誌之，如三十不育，便當典質釵珥，爲壻納妾，無子之情狀難堪也！」

異史氏曰：「連氏雖妒，而能疾轉，宜天以有後伸其氣也。觀其慷慨激發，呼亦傑哉！」

濟南蔣稼其妻毛不育而妒，嫂每勸諫之，毛不聽，曰：「甯絕嗣，不令送眼流眉者，忿氣人也！」年近四旬，頗以嗣續爲念，欲繼兄子，弟與兄言，兄諾，婦與嫂言，嫂亦諾，然故悠悠之。兒每至叔所，夫妻曲意撫兒，餌以甘肥，而問之曰：「肯來吾家乎？」兒亦應之。兄私囑兒曰：「倘再問，答以「不肯」，如問：「何故不肯？」答云：「待汝死後，何愁田產不爲吾有？」一日，稼遠出行，買兒至其家，毛又問之，兒果對如父教。毛大怒，逐兒曰：「妻孥在家，固日日算吾田產耶？其計左矣！」急不能待，夫歸，立招媒媼，爲夫買妾。時有賣婢者，其直昂，傾資不能取盈，勢將不就，兄恐其遲焉而悔，竊以金付媒媼，僞爲媼所轉貸者。毛大喜，購婢而歸。

稼既還，毛以情告稼，亦忿，遂與兄絕。年餘，妾生子，夫妻共喜，毛曰：「媼不知假貨何人，年餘竟不置問。此德不可忘。豈子已生，尚不償母價耶？」稼乃囊金詣媼，媼笑曰：「當謝大官人，無謝老身矣！身貧如水，誰敢貸一金者？」因以實告稼，始悟，歸與妻言，相爲感泣。遂治具邀兄至，夫婦皆騰行，出金償兄，兄不受，盡歡而散。後稼生三子。

段瑞環，大名地方有錢的入，四十歲沒有兒子，妻子連氏，又狠妬忌，要買小老婆不敢買，偷偷的和丫頭要好了，連氏知道了，打丫頭幾百，賣到他河間地方欒姓的家裏。姓段的一天一天的老起來，他的許多姪兒，早晚來借錢，一句話不合，生氣的樣子馬上做出來。姓段的想：不能常常借給他們，要想承繼一個姪兒，那一羣姪兒不答應，連氏雖然兇，也沒有法子想。纔懊悔，發狠說道：『老頭兒年紀六十多歲，怎麼知道他不能生男孩子呢？』便買了兩個小老婆，隨丈夫和他們去睡，不去管他。過了一年多，兩個小老婆都有了喜，合家歡喜，從此家裏的氣惱慢慢的寬了。凡有姪兒來借錢，便狠兇的聲音回報他，不到幾時，一個小老婆生女兒，一個小老婆生男孩子。不料生下來便死了，夫妻兩個人沒有望頭，祇有望着將來罷了。

再過了一年多，姓段的中風不能起床，許多姪兒，越發沒規矩，牛馬傢伙搶着自各拿去。連氏罵他

們，便翻轉臉來對罵；沒有什麼法子，早晚啼哭。姓段的生病，越發利害；後來死了，許多姪兒立在棺材邊，商量分家產。連氏雖然悲傷，但是不能禁止他們；祇留好房子一所，養活老小。姪兒輩還不肯，連氏說道：『你們一寸地方都不留，要叫老太婆和手抱的小孩子餓死嗎？』天天商量不定，祇有恨着哭着，自己打自己；忽然有客人進來哭弔，一直跑到靈前，哭得很悲傷，哭完了便到孝子的草蓆上。大家不知道他是誰，問他；客人說道：『死的是我的父親。』大家越發詫異。客人就慢慢的自己說出來。

從前丫頭嫁給樂家，過了五六個月生下的，取名叫懷；姓樂的撫養他，和自己的兒子一樣，十八歲中秀才。後來姓樂的死了，許多哥哥分家產，不理他，不當他姓樂的兒子。阿懷問母親：『什麼原故？』回答說道：『既然是兩家姓，各人有各人的祖宗，何必在此地分人家的一百畝田呢？』便叫了車子到段家，那姓段的已經死了，說得明明白白，實在有憑據。連氏正在生氣悲苦，聽了很歡喜，一直出去說道：『我現也有了兒子！大家借去的牛馬傢伙，可以好好的送還來；不送來，有官司吃了！』許多姪兒，都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臉上變了顏色，難爲情避了開去。阿懷領了妻子來，一塊兒守孝。姓段的人氣不過，大家想要法子趕出阿懷。阿懷知道了說道：『姓樂的不認我姓樂，姓段的又不認

我姓段，我到底回到什麼地方去呢？」生氣要去告官，許多親眷替他們解勸，大家的壞心也平了下去。

那連氏因爲牛馬被人搶去，不肯甘心，阿懷勸他隨他們去，連氏說道：「我不是專爲了牛馬的原故，零碎的氣積滿在心裏，你父親是氣死的。我所以忍氣吞聲者，因爲沒有兒子，現在有了兒子，還怕什麼？從前的事體，你不知道，讓我自己和他們理論。」阿懷苦苦的相勸，他不肯聽，寫好了狀紙到縣裏去告狀，縣官派差人拿姓段的來，一一審問，大家辯論。連氏神氣正直，說話痛快，悲傷縣官被他說動了，將許多姓段的統統查辦，追出拿去的東西，回到家裏，他弟兄的兒子，有不和那些壞人做伴的，叫他們來，拿追回來的東西分給他們。連氏活到七十二歲，臨死的時候，女兒和孫媳婦說道：「你們記着，倘若三十歲不生孩子，便可以當去了，欽環替丈夫買小老婆，沒有兒子的情景，實在難受呢！」

異史氏說道：「連氏雖然妬忌，但不能夠馬上回頭，是應該天給他有後代，出出他的氣，着他豪爽有志氣，咳，也算女人當中的丈夫！」

濟南地方的蔣稼，他妻子毛氏，不生產，又妬忌，嫂子常常勸他，毛氏不聽，說道：「情愿絕嗣，不愿叫

妖形怪狀的人來給我氣受！』年紀快到四十歲，很因為傳代的事體耽心，要承繼哥哥的兒子，兄弟和哥哥說，哥哥答應，妻子和嫂子說，嫂子答應，但是有意延宕着他。孩子常常到阿叔家裏來，夫妻兩人很親愛的哄着孩子，給他的東西吃，問他說道：『你肯到我家裏來嗎？』孩子也答應着。他哥哥偷偷的叮囑兒子說道：『倘然再問你的時候，回答他「不肯」。』如果問：『爲什麼不肯？』回答他說：『等你死了之後，不愁田產不是我的。』』有一天，蔣稼很遠的出去做生意，孩子到他家裏，毛氏又問着他，孩子果然回答的說話，和父親叫他的一般。毛氏很生氣，趕着孩子說道：『老婆兒子在家是不是天天算計我的田產嗎？他的念頭想錯了！』急得不能等丈夫回來，立刻教了做媒婆的來，替丈夫要買小老婆，這時候有賣丫頭的，身價很貴，家裏的錢統拿出來還不夠。事體快要不成功，哥哥恐怕他遲了返悔，暗底裏拿錢交給做媒的老太婆，假說是老太婆去轉借的，毛氏很歡喜，買了丫頭。

蔣稼回家，毛氏將情形告訴他，蔣稼也生氣，便和他哥哥斷絕往來。一年多，小老婆生出孩子，夫妻兩人都歡喜，毛氏說道：『做媒的老太婆，不知向誰人借的錢？一年多了，我們也攔着不問，這點好心，不可以忘記他的。豈有兒子已經生了，還沒有還娘的身價的呢？』蔣稼便拿了錢去尋老太婆，

老太婆笑着說道：『應當去謝大官人，不用來謝我的。我窮得一點也沒有，那一個敢借錢給我呢？』便把實在情形告訴他，蔣稼穡醒悟，回家和妻子說了，大家感激得流眼淚，便備了酒菜，請他的哥哥來，夫妻都跪着，拿出錢來還哥哥，哥哥不肯收。很樂了一天纔去。後來蔣稼穡生了三個兒子。

（註一）宗祏家廟北面石壁裏藏木主的地方，——喚做祏宗祏，便是說祠堂。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9 2379B

